

旧参

I512.44

LBX-(2)

灰
色
馬

路卜洵著
鄭振鐸譯



圖書
I512.44
T.B.X-(2)

灰色馬

路
下
洵
著
鄭
振
鐸
譯

俗文學研究會叢書

1933

20025

目錄

序	瞿秋白(一一—二二)
序	沈雁冰(一一八)
譯者引言	(一一—一〇)
本文上卷	(一一—一〇二)
本文中卷	(一〇二—一五二)
本文下卷	(一五三—二〇八)
跋灰色馬譯本	俞平伯(一一—一七)

序

瞿秋白

那偉大的『俄羅斯精神』，那誠摯的『俄羅斯心靈』，結晶演繹而成俄國的文學——他光華燦爛，照耀近代的世界文壇。這是俄國社會生活之急遽的瀑流裏所激發飛濺出來的浪花，所映射反照出來的異彩。文學是民族精神及其社會生活之映影；而那所謂『藝術的真實』，却正是俄國文學的特長，正足以盡此文學所當負的重任。文學家的心靈，若是真能融洽於社會生活或其所處環境，若是真能陶鑄鍛鍊此生活裏的『美』而真實的誠意的無所偏袒的盡量描畫出來——他必能代表『時代精神』，客觀的就已經盡他警省或促進社會的責任，因為他既能如此忠實，必定已經沈浸於當代的『社會情緒』（Настроение）——至少亦有一部分。社會情緒隨那社會動象的變遷而流轉，自然各成流派，自為階段。每一派自成系統的『社會思想』（Идеология）必有一種普通的民衆情緒為之先導，從此漸漸集中而成統系的理論；然此種情

緒之發揚激厲，本發於社會生活及經濟動象的變化，所以能做社會思想的基礎，而推進實際運動；因此，社會生活順此永永不息的瀑流而轉變，則向日所謂有系統的『社會思想』到一定時期，必且漸因不能適應而就漸滅，所剩的又不過是那普通的情緒而已。社會情緒的表現是文學，其流派的分化，亦就隱約與當代文學的派別相應；社會思想的形成是所謂『學說』——狹義的社會理想。此種理想若滲入主觀，則『致其末流』雖或仍不失其為一派社會情緒的動因，然而祇能代表那『過去』的悲哀了。俄國文學史向來不能與革命思想史分開，正因為他不論是頹廢是進取，無不與實際社會生活的某部分相響應。俄國文學的偉大，俄國文學的『藝術的真實』亦正在此。

灰色馬 (Горь Бичаши) 的著者薩文夸夫路卜洵 (Савинов-Ропини) 所處的時代，

正是那放過萬丈光燄的『民粹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註一) 漸起變態日就頹廢的中衰期；他自己又正是民粹派的政黨——社會革命黨——的實際運動者。社會革命黨運動之唯一利器是『恐怖主義』(La terreur)；暗殺劫掠等——最初期此種『恐怖主義』當然有政治上的意義。

然而實行恐怖主義的黨，其所取的手段不能不影響到自己的組織；此等影響能漸漸造成黨員的新環境，因而及於其個人的人生觀。此種時代此種環境，怎能不造成文學作品裏的特殊『派調』(Tint)——如書中之佐治式的英雄呢？

我們且讀這部灰色馬罷。

二

佐治式的英雄自有他佐治式的環境，俄國舊民粹派的派調，是那唯心的唯覺的宗教的俄國舊社會之產兒；——他們反抗實際，反抗那黑暗沉溺的生活，固然他們承斯拉夫派(Славно)之後，在理論上往往愈反抗而對於社會進化的觀念愈沉溺於那舊俄中世紀式思想，然而他們始終還有非常之誠摯渾樸熱烈的心靈，正是恬靜克己的小農俄國之所應有。直到薩文夸夫的時代，資本主義的市僧氣已經無孔不入，尙且還能保存這種『古代之遺風』。請聽那佛尼埃(Baine)——當按俄音譯作『華涅』說——『復活祭終於到了，這是很好的……耶穌起來了，真的，佐治』

佐治却當頭給他一盆冰水，回答他個「那有什麼好呢！不但如此，佐治對於他所『愛』（？）的依黎娜，又何嘗能答覆她半句！她的問題却是很真摯的，却是充滿了『生活』的：

「……但請你告訴我，為什麼你要這樣做？為什麼這里不是很可愛麼？春天到了，鳥兒們都在歌唱。但是你想什麼？你為什麼目的而活着？為什麼最親愛的？」

佐治的生活早已流盡，佐治早已是「活死人」，他何嘗有熱烈誠摯的深情，他何嘗信仰自己？他當然不能答覆依黎娜的問話。當然！在他心目中，他所做的『事』不過是消閒解悶，他所用的，人不過是他的機械，他所愛的人不過是他的『對象』，那裏有民衆的幸福，文化的使命！民粹派的精神其實已經毫無餘剩。他的同伴佛尼埃真是他的『知己』，能洞見他的心肺：

「他對我（佐治）說道：『我們失了費杜爾，真是可悲。』」

——「實在是可悲。」

他悲慘的微笑，說道：

——「你所失的不是費杜爾。」

——「你這話什麼意思，佛尼埃？」

——「你是不是悲傷你失了一同事的人是不是？」

——「自然是的。」

——「你自己已經知道了，他是一個同事的，一個有才幹有膽量的同事，而現在他已經不在了。你對你自己說：我們沒有他，這事怎麼進行呢？」

——「正是如此。」

——「那末，你要懂得……你對於費杜爾本人已經忘記了。你沒有失掉他。」

佛尼埃臨死的時候，從獄中傳遞給佐治一封信，——用香烟紙寫的，還說：「不愛的人，不知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可是佐治的心上，還是盤旋着一個念頭：「誰知道佛尼埃是對的呢？」他本來祇會呼吸秋花消散的香氣，吻他那灰白的花瓣，——最得意的所在，祇是「這事成功了。」那裏看得見絲毫「熱氣」！

誠然不錯，那「成功的」事是社會革命黨政治運動的成功，——是總督被佛尼埃刺死，然而

佐治的指揮這事，是否真正爲着社會革命黨呢？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對佐治說：

「但是似乎太慢些……你們現在就可以攻擊了……最方便的時候……」

中央委員說話時，祇看這紙上表示的許多「……」，就可見他怎樣對於佐治慄慄危懼的可憐樣子。漢譯已經走了神味，若把俄文原本念，尤其可以明顯這種口吻。而佐治却說「委員會如此議決，我是十分歡喜的……但是我不要以爲我們的進行應該比我現在所做的還要激烈……你們自己去試一試看。」中央委員立刻陪笑臉——因爲佐治是英雄，其他都是庸衆。佐治可以對中央委員會說：「你們……你們想要把我免職麼……委員會要怎麼議決都可以。但是我一方面……」中央委員會如何還能問他的行止？

佐治是冷酷深沉的祕密暗殺黨的領袖，他不能顧及什麼理想及大局。他不問政治主張，不問原則，因此祇是一個專斷的嚴酷的「大師父」，他雖在政黨，何嘗知道有什麼中央委員會，何嘗知道有什麼同志結合。他很得意的在日記上寫道：

「亨利契對我說道：『什麼事都完了，佐治。』
我全身的血都衝到臉上來。

——閉口……」

他驚駭了，退身縮去。

——「佐治，你怎麼了？」

——「不要這樣無意識！什麼事也沒有完，你說這種話應該自羞。」

依黎娜說得好：——佐治的全生命都集中在死上。他是鐵做的；太陽照不到他……她要他
「接吻罷，不要思想了。」而他，——沒有勇氣享受生活，中心念念鬱抑，——怎能不想。想的結果，便
是殺依黎娜的丈夫。

又爲什麼不可以殺？

無目的無原則無生趣無理想的「厲鬼」既可以無所爲而殺人，何獨不可以「爲自己」而殺人。他是「不願意做一個奴隸，就是自由的奴隸也不願意做。所有的生活都在衝突之中。沒有這

個，他便不能生活。但是他的衝突有什麼目的呢？他亦不知道。他的意志就是如此。他飲他的酒，並不滲淡他。」

他是「最後的虛無主義者（Ничегист）」——就是民粹派末流一種頹廢強厲的，並且虛偽欺罔的派調，然而他又何能自己呢？

三

不能！佐治式的英雄實在也不能自己。此中自有社會時代的潮流。

我請先說那恐怖主義的政治意義。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俄國還是方脫農奴制度的小農經濟的國家。農民的小資產經濟一方面不能驟冀資本主義式的發展，一方面又留戀着中世紀式的自給均產制度。此外再加以政治上的壓迫，農民雖說解放而實在更受壓迫，城市智識階級及貴族青年又無從得有精神上的舒展，於是社會思想裏發現所謂「俄國的」社會主義。土地與自由社（Земля и Воля）的結合，革命思想的宣傳，都導源於此。後來「往民間去」（Ходящие в народ），「宣傳」暴動」都失敗。

土地與自由社就分成兩派：一黑分派（Черный Перек），——主張繼續「宣傳」社會主義，僅僅做經濟運動；二民意派（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主張實行暗殺，以為純粹的政治運動。黑分派漸起分化，而其中份子拋棄那俄國式的所謂「民粹派」的糊塗社會主義，——平民自動手分地（故稱黑分）等類學說，——而入馬克思主義，在思想上成就極廣義的社會理想，在政治上隨後就組織成社會民主工黨（一八九八年）。民意派中經不少波折，伏流雖時起，而始終消滅，直到二十世紀初方組織成社會革命黨。

社會革命黨承民粹派之後，雖已承認政治運動的必要，却祇見個人的英雄式的奮鬥，而不見羣衆；雖以為農民應當革命，而實不能與農民羣衆接近。所以他能在當時得着光榮的聲譽，也僅僅因為他們的暗殺主義，——他們本來自命為民意派的繼起人。

然而暗殺運動在此小資產階級式的政黨手裏，也呈一種奇特形式。當初的民意派力求破壞俄皇的政府組織，紊亂治者階級；他們始終還有些信巴枯寧主義，——始終還以為平民羣衆將不由自主的奮起解放自己，成一種創造力量，而後能造就那所謂「公共勞作社」式的社會主

義。這「也許是很稚氣的，然而始終很偉大的。」——馬克思都有時爲此種奮鬥精神所興發，每每以爲他們或者有所成功；不過馬克思所預料的俄國文化發展，當然不與民粹派相同。〔魯納察爾斯基之過去的人。〕

至於社會革命黨成立時，俄國的經濟發展其實已經大非昔比，資產階級的政黨（立憲民主黨）都已經形成。所以社會革命黨的恐怖主義，却往往祇能做立憲民主派恐嚇政府的口實而已。最著名的社會革命黨員葛爾書尼（Гершун），號稱「革命之虎」——的確是一個偉人，而且辦理暗殺機關非常之能幹的。——他在受審時的答辯辭中說：「政府不讓平民能以和平方法爭民權。」於此可見暗殺在實際上的政治意義。——所謂「立憲民主派對政府說，「對我們讓步罷，不然社會革命黨要開鎗了。」政府若真讓了步，社會革命黨也就不放鎗了。所以不論她，革命祖母白萊史夸白萊史夸夫斯嘉（Белая-Белковская），說什麼「恐怖主義是平民對於專制魔王的審判，「什麼」克己犧牲的暗殺運動足以增進社會革命黨同志的道德，」都不足以證實暗殺運動確是爲真正平民服務，亦就不足以掩藏此種恐怖主義的真性質。——以手鎗

炸彈恐嚇政府，迫令行施較自由的政策而已。社會革命黨在帝國議會（Дума）裏的議員爾壽（Прехин）於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二日公然發言說，『我敢斷言，若是我們得有政治自由，國家生活得依據法律，實行普通選舉，得由平民管理國家，那時，當然談都不必談什麼暗殺運動。』於此可見，暗殺運動並非社會主義的反對資本主義，而不過是極端的自由派的（Либерализм）反對君主政體而已。

難怪樸練哈諾夫（Пуханов）要說，社會革命黨的『革命』無論如何連不上社會主義，他們的『社會主義』也無論如何連不上『革命』。總之，概括而論，社會革命黨的暗殺運動，純由政治意義上立言，尙且不通如此。

四

暗殺是什麼事情？個人的冒險的陰謀的殘忍的行動。他能不能對於羣衆的平民的政黨祇有好影響而沒有惡影響？當然不能。

社會革命黨的確曾經是偉大而且富有人才的革命黨。然而暗殺主義毀壞了他，何等的可

惜！固然，小資產階級政黨，因為他的本性是騎牆的，他的階級地位是可左可右的，政治道德上本來就處處可遇危險。而在俄國當初環境之下，此種政黨無路可走，他不得不分一部份精力作有系統的有組織的暗殺運動，竟使他自己的崩壞來得更快。我們不妨借路卜洵的書而敍一敍俄國暗殺運動中的幾件軼事，一則證實暗殺的性質，二則談一談著者的遭遇。

暗殺運動要極秘密的，要有適當的敏捷的人才，——專任技術上的事，來不及問政治理論。這不能於奮發的勇往直前的羣衆運動中去求。——譬如葛爾書尼，他既急功近利，僞造羣衆運動，就不得不趕製人才，以便雙方並進。他祇得利用意志薄弱的智識愚鈍的稚年小子「如葛黎郭聯夫（Григорьев）及尤爾夸夫斯嘉（Юрковская）」簡直施以暗示，激以虛榮，使其成其機械。於是專選能幹人才，——當然適用的材料很難尋到，然而他竟尋着了亞柴夫（Этно-Авер）！亞柴夫同時入祕密警察局及社會革命黨兩機關，他雙方的哄騙，他居然能破壞不少計畫，報告過不少次消息與警察；同時，他又故意幫助暗殺彼利夫（Пелиев）的謀畫到底，甚至於幫着設法刺尼古拉第二，——以此取信。等到發覺他的奸狀，人已經被他害死不少，而葛爾書尼還是相信他，

在會議中竭力替他辯護。後來中央委員會要告發人蒲爾切夫（Бурцев）和亞柴夫對證，同時却公然宣言『若是蒲爾切夫不能證明亞柴夫的罪狀，中央委員會要反坐他以死刑。』明明白白的事實，偏要信幾個辦暗殺的人的庇護。此種殘酷猜忌的空氣裏，幸而蒲爾切夫僥倖得着機會設法與警察局長洛甫興（Лопухин）同坐一火車艙裏，強迫他自承與亞柴夫的關係，那纔救了蒲爾切夫，救了社會革命黨。（洛甫興因洩漏消息而遠戍苦役，蒲爾切夫事後要逃出警察勢力範圍並急急做死亞柴夫，已經廢盡九牛二虎之力。）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對此反輕易視之。

社會革命黨，直到後來再明白過來，委員會曾有一決議案說『黨內的組織，本來對於辦理暗殺事務的人在本黨成立之時就付與過分的權力。一則組織了一特立的全黨之上的軍事機關，他的要求往往可以以黨中其他機關做犧牲；二則對於能做此等軍事的黨員，過分的看重；一因此，亞柴夫得以偷天換日的做奸細。』

薩文夸夫自己在黨中的地位也是如此。他是亞柴夫最親近的助手，然而竟沒有看出亞柴夫的好謀。魯納察爾斯基與薩文夸夫是相識的。他說，薩文夸夫的爲人，確是非常之有才幹，而且

勇敢自負，好冒險的人，真是神經質頹廢派的智識階級的代表。他那自信過度以慘劇自喜的神氣，一看就知道他是喜歡故意做些奇特的事駭人耳目的。誠然不錯！薩文夸夫以為『事業』比一切所謂原則都高，所以他後來竟認此種『事業』是可以『無原則』的。真是中國話說，『男兒不能流芳百世，也當遺臭萬年』。不知道爲什麼，那時候不但社會革命黨裏的人，就是社會民主黨裏也有些人，總還稱許他是『能幹人』呢。

五

薩文夸夫的『遭遇』還不止此。社會革命黨的領袖，負政治責任的中央委員會，往往不負責任的。以前有一與中央委員會很接近的黨員韃靼洛夫（Tarapov），——最後固然也激而反動，——然而他最先也是告發亞柴夫的，中央委員會以為他誣告，就叫薩文夸夫去殺他。薩文夸夫居然在韃靼洛夫的年老的親屬之前，生生把他刺死。在那時，中央委員會以為韃靼洛夫是兩罪俱發（誣告與反動），然而外間知道的很少。因此，當時革命界的輿論裏大家以為薩文夸夫殺死自己的親同學——韃靼洛夫是不應當的。薩文夸夫於是堅請中央委員會發表相當的宣言，而

中央委員會竟不肯。

此種環境——互相推諉互相欺罔，積久已成自然，社會革命黨員，尤其是像薩文夸夫一類的人的人生觀，不期然而然，弄得冷酷無情，祇知道各謀自利以提高位置於黨裏。他在回憶錄上寫道：『警察局長臘慈夸夫斯基（Рачковский）請路登倍爾同志（Рученберг）做賣黨的奸細，——是以夾朋（Лалон）做牽線人的，路登倍爾得此消息，報告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就教他答應夾朋。路登倍爾却大愕，——他明知這事長久下去，同志之中漸漸的要把他當做真的奸細的。』薩文夸夫接着批評道：『路登倍爾以為他若答應夾朋，明明是說謊。他不知道，暗殺運動不但完全靠犧牲，而且也完全靠欺罔，——這是不能免的，必然的。』既如此，久而久之，薩文夸夫自己也漸漸連究竟什麼是真什麼是妄都忘了，——一些兒分寸都可以沒有的了。就是我們讀他的灰色馬，心靈上也的確可以受着這種教訓。

灰色馬出版之後，薩文夸夫已經真正與實際運動脫離關係，却又在赤爾諾夫（Чернов）——社會革命黨現時的首領所辦的雜誌上登了第二部小說『莫須有的事』（„То, чего не было“）。

這兩部小說，文藝上的天才是的確有的，是『個中人語』是他自己的供狀，他自己的懺悔。然而社會革命黨那時始終還保存民粹派一些真精神，未必見得個個都是薩文夸夫。薩文夸夫把個個同志描寫成『鬼臉』。當時黨的聲譽上大受影響：『呵，原來你們社會革命黨殺人是鬧得好頑的，並不是爲什麼政治理想的！』薩文夸夫這種行爲，一意孤行，却是政治道德所不許的。——其實讀者還是可以對亨里契，費杜爾，愛爾娜表同情的，對於佛尼埃更不必說。——雖然如此，到第二部小說發表，傳遍全歐，黨裏的重要人物大抱不平：於是許多黨員署名向赤爾諾夫提出抗議。『與此雜誌的編輯脫離關係。』署名的人裏面，我們可以看見鼎鼎大名的社會革命黨，如亞夫克新欠夫（Авсентьев），臘克德尼夸夫（Ракетников），美諾爾（Минор）等。赤爾諾夫沒有法子，就做了一篇文章批評灰色馬：

『大家對於那佐治都是崇拜敬畏，就祇除出佛尼埃……佐治每次遇見別人或與人衝突，尤其是與同黨的人，必定是佐治奏凱的……祇有佐治是偉人，騎着灰色馬南征北剿，得意非常。其餘同黨的人，何以剛剛湊巧挑着一班沒出脣的東西。不知道著者何必一定要

畫得個個黨人都成鬼臉？

赤爾諾夫其實始終還是庇護他。直到後來（約在戰後）薩文夸夫決然的背叛社會革命黨，纔把他除名。

不是！薩文夸夫不是一個真實的反抗者——譯者鄭君振鐸說的不錯。然而他却能做到『藝術的真實』。社會革命黨確是如此呵！

六

社會革命黨何以有這種頹廢派任性派的智識階級傾向——有這種佐治式的英雄、暗殺運動的反應作用，反應於黨員之『心的變化』。不但如此，同時亦是舊民粹派的唯心論、領袖熱、個性主義、『智識階級崇拜』等理論在事實上之邏輯的自然結論呵！此等理論根本對於社會的觀念就不切事實；他的所以能發旺於一時，僅因當時情勢祇有小資產階級能做革命運動，能有革命情緒；等到時過境遷，——新革命力的無產階級發展，當年的小資產階級早已順流而下；所以祇剩得這『過去』的悲哀，垂死的哀鳴了。

最好略引笈列夫斯基 (Терещук) 的正直批評，以說明暗殺手段以外的種種『惡化墮落』的原因——

社會革命黨最早成立時，就是自上而下的組織，祇知道指派所謂『靠得住的好人』往各地暗中組織地方機關，——絕無以一種高尚主義相號召相研究的辦法。理論上思想上，造成一種老黨員的『正統觀念』——以致於極少數的首領壟斷學說，而絕對沒有批評的精神及個性的發展。正與他們自己的個性論相反『盲目的服從』不期然而然成爲牢不可破的原則。這是『英雄論』、『人才論』的結果。『再則老黨員』差不多看着黨務是自己的私事，可以任意安置親信的心腹，——不問他對於主義是否了解，而祇要他能諂媚，甚至一家妻兒男女都混入黨務機關。這是『秘密方法』、『猜疑不信』等原則的影響。因此兩層，黨中組織顯然分出高級下級的職員，上司屬吏的形式，——高級老黨員不能受絲毫委屈，否則便可發生絕大危險；其次還有一層，就是金錢問題。社會革命黨既不肯做成較公開的組織，勢必至於從事於純粹的『沒收辦法』 (Зачислывание) ——暗規，以取得一切暗殺運動的費用。往往他們能取得極大的數目。於是

除權力慾高的人想增高自己在革命界中位置的人，所謂「革命的升官主義」(Резалионизм Карьеризм)之外，又有一種人——敗落的智識階級的「貴族」青年，既不能爲舊社會所容，又不能爲職業的勞動者——專在黨務機關鑽營以求取得「飯碗」——黨中有報酬的位置。

自民粹派至社會革命黨，此中外國社會生活的變遷，內部組織關係的演化，都足以使那些高尚奮勇的革命青年——既無切於實際的社會觀念，因此不能理智地自信其所爲事業，當年所僅有的一種宗教式的情感「信仰」——可以漸漸消磨，墮入上述的那種秘密結社裏，請問此種環境，怎能不發生佐治式的英雄呢？

七

「凡是「地底下的」革命黨裏，四圍都是仇敵，不能不採取半軍事式的組織，——因此那(爰列夫斯基所說的)種種弊病本亦是很可能的危險。有些這類的弊病往往在共產主義者之間也會發見，當然弊病的程度要淺得多。然而共產主義的羣衆的大黨，自有其可驚的「德謨克拉西性」的「大會之全權制」(„Полноблагочиние везион“)，自有其內部的健全的本能，既有意

志堅強誠摯忠實的老「將」，亦有四方八面納流於此的青年精進的新人才——很容易防止此等弊病。至於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裏，此等弊病不但使薩文夸夫一類的人，甚至於確是誠摯的白萊史夸、白萊史夸夫斯嘉及實在出色的亞夫克新欠夫，都變成意志薄弱猶豫不定的反革命者。真正正直的份子，凡是明白社會革命黨的性質及其歷史的人，都願意此等號稱「社會革命」的政黨快些留下他歷史上的革命成績及健全份子，而自己同着那些「畸形的子孫」一齊消滅罷。」（魯納察爾斯基）

社會革命黨也應該要說他最後的話：『我的手槍已在我身旁了。』

誠然不錯，一九二二年後，社會革命黨差不多已成歷史上的陳蹟。（註二）薩文夸夫的灰色馬真是此「社會革命黨陳列館」裏很優美的成績——真正盡了他「藝術的真實」之重任。他確實能代表俄國社會思想史——文學史裏一時代一流派的社會情緒呵！

「那「罪惡欺罔的祭師」

我們用真理之聲罰他；

那睡昏昏的夢中人，

喚醒他們到戰場去打。』(樸列史赤葉夫——Иттенев)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

【註一】『民粹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是俄國社會學說中的一學派，其義甚廣，他並涉及文學的範圍。——與文學中之馬克思派相似，此種文學中的分派當然與社會主義之中的方面不同，民粹派思想的代表最顯著的可推美海洛夫斯基(Михайлович)，赤爾納塞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等。歷時數十年，民粹派的思想，大有變遷，然總述其義可以說，民粹派主張：一、個性能創造歷史英雄論；二、農村公社(密爾)為社會主義的基礎，在俄國可以引用舊有制度，中雖實為原始自給經濟，現世已不可能，而他們不顧；三、俄國可以不經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立達社會主義；四、智識階級為社會運動的原動力，而羣衆不過附和其高尚理想而已。民粹派處處與馬克思主義相對

待，而實亦受其影響不少。俄文 народ 之意為平民，平民精神在於密爾為俄國所特有，故譯為『民粹派』。

【註二】一九二二年審判社會革命黨員郭諾樸列華（Кохотера）女士暗擊列寧一案時，社會革命黨右派及中央派等之通白黨，通協約國，在巴黎受法國銀行界外交界的供給，辦理暗助波蘭軍火以侵俄等等事實的人證物證完全，收集發露，此案的開始，本是由於郭諾樸列華及其同事謝米諾夫（Семнов——非西北利亞之白黨將軍）自己的自首。因此，社會革命黨之反革命罪狀顯然，其中許多份子轉入共產黨，一九二三年二三月間，大多數社會革命黨之『下級黨員』已知前此受首領之侮辱，遂開大會正式宣告自行解散了。前此本來真正的農民黨員，所謂『最大限度派』（Максималисты），因社會革命黨首領禁止他們在鄉村間對地主施行羣衆的所謂『農村的』恐怖運動，早已宣告獨立，後來與多數黨同時舉行十月革命，亦已陸續有一大部分加入俄共產黨了。

序

沈雁冰

灰色馬裏的英雄，——喬治——的個性是極惹人注意的；我們讀完了灰色馬後，對於這個暗殺黨首領喬治，總不能漠漠然視若無睹。我們恨他也好，愛他也好，敬他也好，可憐他也好……但決不能漠然無關的對他。是的！這位暗殺黨底奇特的品性和思想，像尖針似的刺到我們腦裏，要求我們必須對於他取一種態度呀！

我們的親愛的讀者，自然會從這薄薄的一冊書內，體會著書中英雄的品性和思想。他們如果會留心近數十年的俄國政治史及思想史，一定能夠恍然於「喬治式」人生觀之所以發生的原因。再進一層，我們的親愛的讀者，如果是一向喜歡讀俄國文豪們的「革命紀事小說」如斯底普涅克(Stepniak 本名 S. M. Dragomanov)所描寫的九十年代的革命人物，和阿爾志跋綏夫(M. Artsybshev)所描寫的「初十年」的革命人物（像他的短篇集革命小說及長篇小說人類的潮流所寫的），而且曾經以之與灰色馬中人物作過比較的，他們一定又會知道灰色馬

不僅是俄國暗殺黨——即所謂恐怖黨的實錄，並且是革命者心理變遷的寫真，有俄國近三十年來思想界的混亂與劇變，做牠的背景。

斯底普涅克所描寫的革命黨是：人格清白，敢作爲，勇於犧牲，富於冷靜的理性，以革命爲唯一信條的人物。阿爾志跋綏夫所描寫的，便已不同：革命的目的已經模糊，革命的信念亦不復堅定。那些革命者已經失了他們的冷靜的理知的頭腦，而惟恃熱烈的感情的衝動；他們尋仇好殺，對於他們以外的人（不論是反對他們的，或是中立的）有普遍的憎恨；他們已不信世界上會有「愛」這件東西，綏惠略夫說：「我不想到愛……我不要聽這個……我只有憎！爲什麼我應該愛你們人類呢？因爲他們豬一般的互相吞噬，或者因爲他們有這樣不幸，怯弱，昏迷，自己千千萬萬的聽人趕到桌子底下去，給那凶殘的棍徒們來嚼吃他們的肉麼……我對於你們不幸者，倘他們還沒有非常慘苦或者還沒有自己隕滅的時候，在別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的一樣的報仇……」（見魯迅譯工人綏惠略夫頁一四一）這一段話，正可代表阿爾志跋綏夫書中的革命黨的思想；然而灰色馬裏的喬治的思想，又不同了。

灰色馬裏的喬治是一個暗殺黨對於革命並沒有目的，也沒有信仰。他的職務在乎實行暗殺；他所不懷疑，不否定的，也只有這一項。除此以外，一切學說，一切主義，他都以為不過是「白紙上的黑字」罷了。他不愛任何人，他不顧任何人；人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苦痛或幸福——與他毫不相干，他覺得一切事都不足以引起他的快感，唯有暗殺成功的一剎那間，他始感到了愉快。他的不怕死，並非因為他對於死有所欣羨，或對於生有所憎恨，却全因為他未嘗把生死看作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他不知生之可樂，也不知死之可悲；並且他亦沒有一定的宗旨要求實現，故又不覺生之可貴。他後來的自殺，並非因為他更沒有勇力去生活，却因為他已經不願做事。陀思妥以夫斯基在卡拉瑪淑夫兄弟中曾說明殺人與自殺的關係，以為凡殺人者終必自殺，都因他早就認定生活是無意義的；這個意思，灰色馬中也明明的有著。

我以為上面說的俄國革命黨心理變遷的三段落是極可注意的。社會革命本不能恃暗殺而成功；至若喬治式的暗殺黨非但不能成事，反足以引起一般社會對於革命黨的憎惡。俄國社會革命黨之終於不能成事，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們把革命的手段弄錯。灰色馬的著者路卜洵是

社會革命黨執行部首領，故灰色馬即使算不得是他的自敘傳，大可看作社會革命黨活動的實錄，俄國的革命小說中間若缺了這部灰色馬，那就失却了一段極重要的革命的人生實錄了。灰色馬之所以能在俄國文學史上占重要的地位，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灰色馬是描寫一個靈魂在特殊環境中所起的變態。一個人常在偵探警察的嚴重監視之下，處處是危險，時時不能不以滅除對手爲自全之道，時時要防備自己以外的一切人，那麼，他的對人對己的觀念自然要大變了。他最先感到的是孤獨；他覺得自己是鼠，而自己以外的一切人都是貓，永遠是和他作對的；他覺得自己的生活 and 別人沒有一點共同的地方，他簡直是人類以外的人，他的喜怒哀樂和衆人漠然不相關。在這樣的孤獨的境地的人，怎能不激而入於「不愛任何人，不顧任何人」呢？其次，他又感到生死之無常，他不但不知自己的生命究竟盡於何時，他並且不能擔保別人的生命，爲了逃命的緣故，他或許要殺幾個本可不殺的人。既感生死之無常，故不愛生，不畏死，最後便是否定一切，視一切事都無意義，所以喬治的品性思想是他的特殊環境所造成的。灰色馬雖用了第一人稱的體裁（日記體），然而作者的高強的藝術手段恰好

描出了一個靈魂在特殊環境內所起的變態，言外的背景，很明白的顯示在讀者的眼前，在這一點上，這部書便不能僅視作革命的記錄；除革命的記錄外，尙別有其偉大者在！

第三：灰色馬又是俄國民族性的文學。俄國的民族性是怎樣的呢？有一個比喻說得很好：譬如走路，俄國人是只取了直前的一點作爲目標，一意的向前，不到盡頭時決不同顧；而當他既到了盡頭已見「此路不通」的時候，他的第二個計畫就是取了和從前反對的方向。鮮有取左右道的（見 Sregjan Pl Tracie 斯著斯拉夫民族第二章。）所以俄國的民族性是一往直前，非貫徹到終極點不止；所以同時的兩種思潮或後先嚙接的兩種思潮，往往是正相反對，各走極端的。緊接於七十年代的利他主義之後而有狂縱的唯我主義，當託爾斯泰主義盛行之時而有恐怖主義。這兩端已儘夠說明俄國民族的極端性了。灰色馬裏的喬治便是暗殺黨的極端的代表。不，我們應該說灰色馬中的革命黨便是二十年前斯底普涅克時代的革命黨趨於極端的代表。從斯底普涅克到路卜洵這一條革命的路——可說是專以狙擊官僚爲手段，想把幾個志士的熱血作爲換取自由的代價——俄國的革命家已經走到盡頭，發見了「此路不通」，不得不另行設法了；

而他們的第二步就是和從前全然相反的一步——不從事於秘密的暗殺，而從事於公開的組織民衆。這革命手段的變換，事實上自然不是前後界限井然不紊，但就革命者的思想而言，則確有此向前無路的一時，灰色馬是他們的尾聲。似乎路卜洵自己後來亦已改變了思想，所以他的第二部小說決不能有的事裏的英雄鮑洛託夫便成了一個韓列德（Hamlet）式的懷疑者了；鮑洛託夫雖然也從事於暗殺官僚的實際活動，但一面做的時候，一面却不絕的自問：「我這辦法是不是應該的，是不是有效的？」

總上三項，灰色馬所以成了俄國文學中的一本傑作，當得起彌里支考夫斯基（D. Merezhkovski）那句「今世紀最偉大之作」的讚語了。

灰色馬第一次在俄文報 *Kuskaj's Myol*（俄羅斯思想）上出現的時候，大驚動俄國的批評家和讀者，一時評壇上有所評論，皆評灰色馬喬治的品性和思想，曾在青年的腦中不絕地來往，起了絕大的精神上的攪亂。這種情形，在俄國是屢見不一見的；當屠格涅夫的洛丁，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罪與罰，安特列夫的阿娜席瑪，阿爾志跋綏夫的薩寧出版的時候，都有過同樣的現

象，我們從此可見俄國青年對於人生的一切問題是怎樣的熱心注意了。

至於我們中國現代的青年，近年來似乎已經倦於注意各種巨大的問題——至少已經厭聞「革命」這兩個字，而日惟耽耽以幻美自陶醉，以精神解放自解嘲而已；所以振鐸的灰色馬譯本去年在小說月報始登時，並未曾 Create a sensation。我老實說，直至灰色馬在小說月報上登完後，我們不會收到一封青年們的討論灰色馬的來信！

現在灰色馬改印單行本了，我不知青年們看着這再來的「灰色馬」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淡漠？耶方今國內的政象，日益反動，社會革命的呼聲久已沉寂，憂時者或以爲在這人心麻木的時候，需要幾個「殺身成仁」的志士，仗手槍炸彈的威力，轟轟烈烈做幾件事，然後可以發聾振聵，挽既死之人心；所以灰色馬在這個時候單行於世，或者能夠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以爲灰色馬如果能夠在這時候引起現代青年的注意，則希望他們一併牢記一句話：

社會革命必須有方案，有策略，以有組織的民衆爲武器，暗殺主義不是社會革命的正當方法。

灰色馬序

一九二三年十月，於上海。

譯者引言

「這書不僅僅是『文學』——這是人生的悲劇，寫牠的人對於其中的事跡，一件件都是親身經歷過來的。」

——Z. Vengerova.

「這是這時代中一部最好的俄國書。」

——D. Mereshkovky.

「俄羅斯的靈魂表現於她的文學中的，甚至於比表現於實際生活上的還明顯些呢。」（一）
「俄國精神生活的每一個時代幾乎都表自在幾本極有文學價值的書中，所以要研究俄國人的生活，俄國人的內部的精神的變化的，至少也要對於她的文學有很深切的接觸。」

灰色馬 譯者引言

自前世紀的九十年代中期起至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止，這個時期，在俄國史上可以稱爲革命的時期。這時期開始於一八九六年的大罷工。以後各城市中，繼續的湧起政治的暴動與大學生的擾亂。一九〇二年，農民的反動又起，其勢如野火似的，立刻蔓延於全國。於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又有不幸的日俄戰爭發生。到了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可怕的革命運動遂繼戰爭之失敗而爆發。這運動雖不久平定，而影響極大。人民經過了短時期的昏暈，立刻又鼓起新勇氣，向新的方向走去。蘊釀又蘊釀，遂歸結而爲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勞農革命。在這個時期中，所謂恐怖黨，也不斷的活動於其間，專以暗殺政治上重要人物爲務。現在所介紹的路卜洵的灰色馬，就是描寫這個時代的俄國內部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赤裸裸的表現出所謂恐怖黨的一部分的『心的變化』的一本最好的作品。以前在英美出版的許多講俄國恐怖黨的事的，都不是真實的紀載。惟這部書纔是眞切的敘述。馬沙里克 (Masaryk) 說：『當我讀這書時我覺得我是一個新式樣的恐怖黨相識了，相識的是一個眞實的恐怖黨，而不是一個想像出來的。』所以無論那個研究俄國革命運動的人都必須要讀這部書。

(註一) Vengerova 的灰色馬英譯本序。

(註二) 見馬沙克里『俄國的精神』(The Spirit of Russia) 第四四五頁

這書中的英雄是佐治(George)，他是一個恐怖黨的執行委員，同了其他四個同伴，到N地方法暗殺一個總督。這日記便是佐治自記其暗殺事件的經過與他自己的感覺的。這次的暗殺，共試了三次：第一次是完全失敗的；第二次炸彈雖爆發，且殺傷了十個人，但總督却沒有受害，這次的暗殺執行者費狄爾則自殺以避追捕；到了第三次，這暗殺纔告成功。

佐治不惟是一個實行的革命者，而且是思想上的革命者。他是一個極端反抗者。他不信仰宗教，不信仰上帝及一切超自然的神，不信仰人間的一切法律與道德，甚且連他自己所從事的事業也不信仰，連他們黨中的標語：『土地與自由』的一句話，也不信仰。佐治以為信仰上帝的人是快樂，信仰社會主義的人是快樂的，但是他沒有宗教的熱忱的，而所謂共產社會每人十五畝土地的分配，在他看來，又是極無謂的。十五畝地便能使人人快樂麼？他是一隻無舵的舟，在生命的海上飄泊着的，生命如果是『如綠草似的生活着』，也不發疑問，也不有知覺，也不有思想，是

多少的好呢！思想便是困擾之源。『祇要生活着，如綠草似的生活着』便是了。他如尼采式的僅僅任性而動，本能叫他怎麼做，他便怎麼做了。他同愛爾娜住了一起，但他還戀着依梨娜。他抱了愛爾娜坐在膝上，而心裏却想着依梨娜。依梨娜對佐治說道：『接吻罷，不要思想了。』這便是佐治所要生活着的生活了。

但佐治究竟不能不思想，不發問。一切的疑問如後浪趕前浪似的陸續在他胸中湧着。

『人爲什麼要去殺人呢？爲什麼謀害的事在某種情形是正當的，在別種情形，又是不正當的？人家自然有理由說出來，但是我却不知道人爲什麼不該殺人；我也不明白爲什麼用這個或那個名義殺人是正當的，而用其他的名義却是不對的……』

在佐治看來，便殺人也算不了什麼。打獵時殺了一隻兔子，歸來時便忘了。殺人與殺兔子又有什麼分別呢？

他的憎厭與懷疑到了極點，便領受了尼采的超人主義。『我是孤獨的。如果沒有什麼人保護我，我便是我自己的保護者。如果我沒有上帝，我便是我自己的上帝。』他如此的在人間孤獨。

地遊行着便成了一個冷酷而忽視一切的人了。

一切事情，在他看來，都是可笑而無謂的。生命，他覺得是可厭的，他說道：『一切都是虛無，都是謊話呀！』於是，最後手槍便同他在一起了。

他的殺人，不是爲了主義，也不是爲了愛，僅僅是不願意生活着和平的生活，而欲以流血爲娛悅的。殺了總督，與殺了總督是一樣的，殺依梨娜的丈夫也是一樣的。打獵殺了一隻白兔子，不是僅僅的爲了自己的娛悅麼？

這完全是生的厭倦與生的懷疑的歸宿。不惟佐治的思想是如此，便是近代的人也至少有一部分是充滿了這懷疑與厭倦，帶了佐治式的冷酷與忽視一切的色彩的。所以這實是近代的問題，不獨是佐治的——一個恐怖黨的——心理的分析而已。

在這個地方灰色馬便有了普遍的價值了，便與沙寧同樣的有研究的必要了。

灰色馬中所敘的英雄，與 Stepniak 在九十年代所描寫的是完全不同的。九十年代的革命家是堅定的，理性的，是以異常的忠實，赴他的理想之召，爲了人民與自由而戰的。路卜洵所寫

的革命家則完全與之不同。Stepniak之書，離路卜洵此書之出版，不過二十年，而思想則已如此懸殊。由 Stepniak 書中的阿特里與佐治與路卜洵之佐治的性格與思想裏，我們可以看出九十年代之革命運動與離此十數年後之革命運動，其表面的目的雖同，而其骨子裏的精神則已全異。灰色馬中之佐治已不復應為社會主義，為農民而戰的呼聲，且不復有忠實之信仰心了。

不過有一層我們是應該注意的：佐治的情緒與思想，祇可以代表那時代一部分的重要的革命精神的變遷。當時帶有佐治的性格的革命家自然是不少，然而有異常的忠實之心的却也未嘗沒有。且看與佐治同事的幾個人：『亨里契宣言革命是我們的義務，費杜爾之所以加入運動是因為他的妻子被謀害了，愛爾娜說她是因為羞於生活之故，佛尼埃呢……』他是一個托爾斯泰的黨人，他之所以出來是爲了上帝，爲了愛，爲了爲人類的愛的。這是如何複雜而不同的動機呀——雖然他們都爲了同一的目的向前做去，所以灰色馬在表現俄國革命的精神的地方，祇可算是一部分重要的恐怖黨的敘述。

就藝術方面講，這書的成就也是很可驚駭的。路卜洵的文字，句法短勁而美麗，敘述活潑而

深入，帶有很强的感動力與吸引力。O. G. 說：「路卜洵是一個天才的作家……他的著作除了他們的內容以外，都具有文學上的價值。」在灰色馬中，有許多地方，我們是很受他的美麗的文字所感動的。

『便是鳥也不歌唱了，祇有溪流的低吟之聲。我凝視水的漣波，日光照在淙淙流去的水面，我靜聽那水聲。』

『露水凝結在綠葉上，我的肩頭偶觸了一條樹枝——閃耀的露點便如陣雨似的落了下來。』

像這詩的描寫，無論什麼人讀了都要為之怡悅的。

這書出版的年日是一千九百零九年，當初登在『俄羅斯思想』(Russkaja Mysl)雜誌1九〇九年的正月號上，立刻便引起讀衆的注意，批評的言論紛然充滿於各報中。

這書的作者，自署名為路卜洵(V. Ropsin)，是一個從未有入知道的作家，大家都猜不出他是什麼人，到了他母親薩文夸華(S. A. Sowinkova)做了一篇一個母親的回憶登在

“Byloe”雜誌——一個專注意革命運動史的雜誌——上，這個作者的眞姓名與生平纔有人知道。原來路卜洵是他的假名，他的眞名字是蒲里士·薩文夸夫（Boris Savinkov），生於一八八〇年。當一八九七年時，他與他的哥哥一同到彼得格拉大學讀書。他的父親是波蘭的法官。他們兄弟二人因爲參預 Khazan Square 的羣衆運動，被捕入獄。因此使全家都陷入不幸的境地。他父親因此而死。他哥哥則被流於西伯利亞，竟在那裏自殺了。他則越獄而逃。自此以後，他遂從事於革命的生活，爲執行恐怖主義的職員之一。彼利夫（Pleve）和修格史（Bergins）公爵的暗殺案都是他做首領去執行的。一九〇六年，他被警探捕獲，判決死刑。在這判決定期執行的前幾天，又被他設計逃走了。自此留居國外，仍爲社會革命黨的黨員。一直到了一九一七年克倫斯基政府成立，他纔回國，然而已不能做黨裏的工作了！

他是詩人烏史潘斯基（Uspensky）的女婿。除了灰色馬以外，還做了許多作品。最著名的是一九一二年出版的莫須有的故事（The Tale of What Was Not），敘述一九〇五年墨斯科的大擾亂極爲活潑，是一部敘寫羣衆運動最好的著作，與灰色馬有同樣的價值。

他也寫了許多短篇小說，又是一個著名的新聞記者。他從西歐戰線寄來的戰事通訊，登在當時報紙上的，充滿着細膩的敘寫與可感動的色彩，尤為許多讀者所讚賞。

但在他許多作品中，灰色馬究竟是最重要的。因為在這部書中，路卜洵的藝術與他的對於人生的態度都已完全顯露出來了。

我的這部書的譯文，是根據 N. Vengerava 的英譯本重譯出來的。據我所知道的，這部書在英國或美國，尚沒有第二種的譯本。

我所以譯這部書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我自己讀這書時，極受他大膽直率的思想與美麗真切的藝術所感動，便起了要把他介紹過來的心。第二是我覺察得佐治式的青年，在現在過渡時代的中國漸漸的多了起來。雖然他們不是實際的反抗者，革命者，然而在思想方面，他們確是帶有極濃厚的佐治的虛無思想的——懷疑，不安而且漠視一切。這部書的介紹，也許對於這一類人與許多要了解他們的人，至少有可以參考的地方。

灰色馬 譯者引書

一〇

一九二二，六，十九，譯者

上卷

「……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傲死……」

——啓示錄第六章第八段。

「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裏，且在黑暗裏行，也不知道往那里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約翰第一書第二章十一段。

三月六日

我在昨夜，來到了N地方。這裡的情形還是同我前次見他時一樣。十字架在禮拜堂的屋頂上放光，雪纒滑過脆硬的雪上，軋然有聲。早晨有霜，冰花結在窗上。寺殿裏的鐘聲鏗然而鳴，正在召集羣衆。我愛這個城鎮。我是生在這裡的。

灰色馬 上卷

我有一張護照，護照上蓋着英王的紅印和藍斯頓公爵的簽字。這張護照證明我名佐治奧白蘭（George O'Brien），英國人氏，現在往土耳其和俄羅斯旅行。在俄國的警局裏，我被登記爲旅客。

旅館的喧嘩，使我厭倦極了。他的穿着藍衫的侍者，他的鍍金的鏡子，以至他的地氈，我都看熟了，在我房子裏還有一張壞的沙發，幾條齷齪的布簾。我擺了四啓羅格蘭姆炸藥在桌子底下，這是我從國外帶來的。炸藥發放臭味，好像一間藥房。夜間我覺得頭痛。

我剛才出去散步。路上很黑，白雪正在飛下；鐘聲在遠處響着。我祇有一個人，在我眼前，躺着這城裏的和平的生活和他的懶惰的人民；在我靈魂裏，反覆響着這神聖的字句。

『我要給你們以晨星。』

三月八日

愛爾娜有一雙蔚藍色的眼睛和多而重的頭髮。她靠着我，向我道：

『你有一點愛我麼？』

不久時候以前，她像王后似的把她自己貢獻給我；她不要求什麼東西做報酬，也不蓄什麼希望。現在她却向我求愛，同一個乞丐一樣。當時我眼看着窗外覆蓋着雪的街道，向她說道：

『你看這雪多末潔白呀！』

她把頭低下，並不回答我。

於是我又說道：

『我昨天到城外去，看見過比這個更好看的雪景。那雪帶些玫瑰色。樺樹的影子却是青的。』
我在她眼睛裏看出她要說的話了。

『爲什麼你不帶了我回去呢？』

我又說道：『看這里呀，你也曾深入過俄國的鄉村間麼？』

她答道：『沒有。』

『是的，在初春的時候，當那新草開始出現於田野中，虎耳草在森林中開花時，白白的雪還

積在山谷中呢。看來真是奇怪：白的雪同白的花。你會看見過這種景致麼？沒有？你能想像出這是怎樣奇怪的景色麼？

她低聲說道：『不能。』

而我這時正想念着依梨娜。

三月九日

總督住在一所古屋中，在守衛隊與偵探隊的雙重保衛之下。

我們是五個人的一個小團體。費杜爾、佛尼埃和亨里契都改裝爲雪橇的御者。他們偵察總督的一舉一動，把他們的觀察的情形報告給我。愛爾娜是一個化學技師，她要預備炸彈。

我坐在我的房間裏，正研究在這城裏應取的計劃。我畫出我們必須跟隨的幾條路線。我想把他的生命，他的日常習慣，重新改造過。我心裏在想，彷彿我現在正在他的客室裏；同他在門後的花園裏一同散步；在晚上，我也躲在他身旁，當他脫衣去睡時，我爲他禱告。

我今天瞥見他一次了。我在路上等候他，在冰凍的便道上走來走去，走了許久。天色黑了，氣候極冷。我正要失望了，突然看見站在街角的警官舉起手來。警士聚精會神的站住，偵探到處的跑。街道上充滿着似死一般的沈默。

一輛車很快的由我面前經過。駕車的馬都是黑的。馬夫是有紅鬚子的。我注意的看那車門上的彎曲的扶手和車輪上的黃斑點。一部雪橇緊接的跟在這輛車後邊。

我不能認識清楚他的面貌，因為那輛車很快的經過了我的眼前。他也不注意我。在他看來，我不過是街道上各物的一部分。我徐徐轉步回家。我覺得快活。

三月十日

當我想到他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恨呢還是怒。同時，我也不替他可憐。在他個人，我並不恨他。但我却要他死。力量可以折斷一根蘘草。我不相信什麼話。我不願意我自己做奴隸，也不願意別的人做奴隸。

一個人爲什麼要殺人呢？爲什麼謀殺的人在某種情形底下是正當的，在別一種情形底下却又是正當的呢？人家自然有理由說出來，但我却不明白爲什麼一個人不應該殺人；我也不明白爲什麼用了這個或那個名義殺人便算是正當的，而用了以外的別的名義却是不對的。

我記起我第一次去打獵的情形了。收穫已過的田野，顯出紅色，到處張着蛛網，森林中沈寂無聲。我站在森林外邊，靠近被雨水衝壞的路中，樺樹正在微語，黃葉上下飛舞。我等着，忽然草中亂動。一隻兔子，看過去像是一個小小的灰色團，由樹林中跑了出來，後腳很謹慎的蹲了下去。他四面的察看，我顫顫的放了一槍。槍聲遠遠的在森林中反響着，一縷青煙繚繞在樺樹林中。那受傷的兔子在被鮮血沾濕了的暗草中滾着哀叫着，如一個嬰兒似的。我替他發愁，又放了一槍。兔子不再叫了。

回家以後，我把兔子的事情忘得干干淨淨，好像他是永沒有生存在這世上過似的，好像我也並不會從他那里取了他的最可寶貴的東西——他的生命——似的。我會問過我自己，爲什麼當我聽見他哀號時，我心裏會覺得不自在。但是我爲了自己的娛樂而殺了他的事實，却並沒有

有在我心上引起什麼情緒。

三月十三日

依梨娜已經嫁了，也住在這個地方——我所知道的關於她的事情盡於此了。每天早晨，如有暇的時候，我必往路上散步一會，看看她的房屋。白色的霜很柔軟的鋪着，我的足步踏在雪上，軋軋有聲。我聽見鐘塔上的徐鳴的鐘聲，這時剛是十句鐘。我坐在長椅上，很忍耐的一分鐘一分鐘的數着。我自語道：

『我昨天沒有遇見她，但今天也許可以遇見。』

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是在一年以前。我在春天之時，經過N城，有一天早晨，到大公園裏去走走，地上是濕的，高大的橡樹，和細弱的白楊，陰沈沈的臨於路上，四面都沈默無聲。就是鳥兒也不叫一叫。祇有那小溪流低低的吟着。我凝視着溪水的漣漣小波。日光在水面上閃耀着，水潺潺的流着；我靜聽那水聲。當我偶然抬起眼時，我看見一個婦人站在河的對岸。她並沒有注意到我。

但我却知道我們正是在靜聽這水聲呢。

這婦人就是依梨娜。

三月十四日

我坐在自己房間裏。在我房間上面的一間房裏，有人在那里彈鋼琴。我聽得見琴聲，但却聽得不大清楚。他們足步的聲音，則爲柔輕的地氈所吸收。

我對於革命黨的不穩定而寂寞的生活，已習慣成自然了。我不想到我的將來，我不願意去想到他。我且想把過去也忘了。我沒有家，沒有名字，也沒有親族。我自己說道：

偉大的甜熟的睡眠，

來臨於我的生命裏。

睡吧，一切的希望，

睡吧，一切的幻想。

但是希望却永遠不會死了呢。什麼希望？希望得到『晨之星』麼？我十分知道：我們昨天曾殺過人，我們今天也要殺人，到了明天我們還是要繼續的去做殺人的事。『第三位天使把他的小瓶擲到河上和泉水裏時，他們更變成血了。』你不能用水把血消滅掉，你也不能用火把血燒去了。永遠是血，一直到了墳墓。

我看不見什麼東西，

我失了我的記憶，

一切好的與壞的。

唉，悲痛的歷史呀！

相信耶穌的復活，相信拉曹魯斯（Lazarus）的復活的人，他是快活的。相信社會主義，相信將來的地上的樂園的人，他是快活的。這些舊故事在我看來似乎祇是可笑的十五畝的均分的田地，決不能引誘我。我會對自己說過了：我不願意做一個奴隸。這就是我的自由麼？真是一個窮迫的自由呀！我爲什麼要追求他呢？我是用了什麼名義出去殺人呢？祇是要求流血，更多的血麼？

……

我是一隻搖籃，

有一對柄子

擺在天井裏的空處，

靜呀……靜呀……

外邊有人打門了。一定是愛爾娜來了。

三月十七日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要擔任了這個工作。但是我知道別人一定會有理由說出來。亨里契聲言這是我們的義務。費杜爾所以加入我們的團體，則因爲他妻子之被害。愛爾娜則以爲她是羞於活着的。佛尼埃呢……不讓佛尼埃自己說罷。

最近的時候，我們費了一天的工夫在這城中一同走着，他做了我的車夫。我是在一個旅館

裏叫了他來的。

他來時穿着長統的皮靴和藍色的短衫，如下流階級中人所穿的一樣。他長了鬍鬚，頭髮剪成圓形。他說道：

『現在告訴我，你也會想到耶穌麼？』

『想到誰呀？』

『耶穌，那「神的人」的耶穌？你難道都不會問過你自己你應該信仰什麼，應該怎樣生活着麼？在我住的地方，在車夫的場中，我常常讀那福音書，我得了一個結論，人們祇有兩條路走，除此以外，再也沒有別的路了。一條路是相信什麼事都可以做的，請明白我——無論什麼事，沒有例外的。那條路就是造成像杜思退益夫斯基督書中的史美狄可夫（一）那樣一個人物的路，這種人遇事祇是往前做去，決沒有退縮的心腸。於是其結果則有這種傾向的論理出來了：上帝是沒有的，耶穌不過是一個凡人，世間也沒有什麼愛；你要做什麼就做去，沒有一件東西可以阻止你的。那第二條路就是耶穌的路，引導到耶穌那里去的路。告訴我，如果一個人的心裏有愛——我說

的是真正的深遽的愛——在着，那末，他還去殺人呢？」

（註一）史美狄可夫是喀拉馬助夫兄弟書中的一個男僕的名字。

我答道：「他可以去的，無論如何。」

「不，無論如何都不能去。殺人是一件大罪惡。祇要你記住：一個人爲了他的朋友們而把他的生命犧牲了，沒有人有比這更偉大的愛了。」而且他還必須犧牲他生命以上的東西——他的靈魂呢。他必須提高他自己的武士精神，除却爲了愛——祇是爲了愛——以外，不要妄用他。如果爲了別的動機，那末又要使他回到史美狄可夫的路上去了。取了我自己的生命去。我爲了什麼而活着呢？誰也不知道，祇等到我最後的時間到了，也許可以證明我的全生命到底是爲誰活着的。我向上帝禱告道：主呀，讓我爲了愛而死罷。現在，難道一個人真要爲了殺人的事而去禱告麼？一個人可以殺人，但他不能爲這事禱告……我也知道：我心中並沒有充滿着愛。我覺得我的十字架真不容易佩戴着。」

「你不要笑。」他過了一會兒又說：「這沒有什麼可笑的。我講的是上帝，是上帝的話，而你

似乎以爲我是妄言。現在，你真以爲我是在這里妄言麼？請告訴我。」

我沒有回答他。

「你要記住聖約翰在啓示錄裏說的話。在那些時候，人們尋求着死，而却找不到她；他們想去死，而死却離開了他們。當你要求死時，而她却離開了你，有什麼事比這更可怕的麼？你也許也在尋求着死，我們大家也都是如此。我們怎樣敢去流血呢？我們怎麼敢去破壞法律呢？而我們竟去流血，竟去破壞法律了。你是不承認法律的。在你看來，血是同水一般的。但是記住呀，總有一個時候你會回想到我所說的話，你要等候着結局，而結局却不來。死却離開了你。我信仰耶穌，我是實在的。但是我却不是與他在一起的。我不配，我是已被泥與血沾污了的。然而耶穌是慈悲的，他會到我這里來。」

我很注意的着他的眼睛，答道：

「那末，爲什麼要去殺人呢？你很可以自由的離開我們呀。」

他的臉色變得十分慘白。

『你怎麼敢這樣說呢？我的靈魂正忍受着苦悶呢。但是我不能夠……我愛。』

『這都是極無謂的，佛尼埃，不要再去想他了。』

他不回答我。

我離開他，一到了街上，我已把這事忘記得干干淨淨了。

三月十九日

愛爾娜哭着，帶着淚對我說道：

『你不再愛我了。』

她坐在我的靠椅上，雙手蓋在臉上，真是奇怪，我向來沒有注意到她的手竟是如此的大，我非常注意的看着她，說道：

『不要哭，愛爾娜。』

她抬眼看着我，她的紅色的鼻子，她的翹起的嘴唇，使得她顯出醜狀。我轉身離開了她，向窗

口走去。她從靠椅上站了起來，很羞縮的牽住我的袖口。

「我很憂愁，親愛的，」她說道：「我以後不再哭了。」

她是常常哭的。最初她的眼圈紅了，其次她的兩頰開始緊張，後來幾粒大而明顯的眼淚，便開始流下她的兩頰了。這淚真是沈默的淚呀！

我抱她坐在我膝上。

「聽我說，愛爾娜，」我對她說：「我也曾說過我愛你麼？」

「沒有。」

「我也曾騙你麼？我沒有告訴你我已愛上了別個女人麼？」

她不答我，她祇是全身顫戰着。

「回答我呀，請。」

「是的，你告訴過我了。」

「現在聽呀：我如厭了你的時候，我必先告訴了你，我答應決不瞞你，你相信我麼？」

「呵，是的我相信你。」

「好了，那末事情都解決了。現在你不要哭了。我除了你以外，沒有別人了。」

我同她接吻。她很快活的說道：

「呵，我是如何的愛你呀！」

但我却禁不住要注意她那雙大手。

三月二十一日

我連一個英國字也不懂。我在旅館裏，飯舖裏，以至於在街上，只說着一種破碎的俄國話。因此時時引出不快的事來。

昨天晚上我到戲園裏去。一個短胖而臉紅多汗的商人坐在我身旁。他鼻子裏呼吸得十分沈重，在看戲的時候，已經半睡着了。戲演了幾幕後，他向我問道：

「請問你的國籍？」

我不答他。

「你不聽見麼？」他又問道，「我要知道你是那一國的人。」

我眼不看他的答道：

「我是英王陛下的百姓。」

這句答語似乎不能滿足他。

「你說你是那一國人？」他又問。

「我是英國人。」

「呵，英國人……你是麼？那末你是屬於世界上最壞的一個國家了。他們幫助了倭奴，把我們的旗艦擊沈在沖島（Tsushima），（一）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事了。現在你恰到俄國來旅行，好像沒有事一般。我要阻止這種行動！」

別的人開始注視我們。

我低聲說道：「我必須要求你停止對我說這一類的话。」

『我要把你送到警署，這是我所要做的，』他提高語聲，繼續說下去。『請看這個人呀！據我所觀察的，他算不定就是一個日本人的偵探，或者是別一類的騙子也不一定。一個英國人，實在的！我很奇怪，爲什麼警署裏不嚴重的監視他。』

我的手觸着衣袋裏的手鎗。

我向他說：『我再要求你一次，不要開口。』

『不要開口，你說不，先生；我們要同到警署裏去，你同我，他們會找出真相來的。我告訴你吧，偵探是不容於我們國裏的！不，我說，三呼俄國萬歲呀！』

我站了起來，直望着他的圓而有血點的眼睛。

『我第三次警告你：不准說話！』

他聳聳肩，沈默的坐下了。

我離開了戲園。

(註一) 冲島在對馬海峽。日俄戰爭時，兩方海軍曾大戰於此。俄國艦隊大敗，幾於全部

燬滅，其旗艦亦被擊沈。

三月二十四日

亨里契祇有二十二歲，當他在學生時代，他常常在會場上演說。那些日子，他是戴着眼鏡，披着長髮的。現在他變成十分粗率，同佛尼埃一樣了：他很消瘦，頭髮也不常修剪。他的馬也是很瘦的，馬上的鞍飾是破舊的，雪橇也是舊貨。他現在是普通的最下階級中人，出來當驅雪橇的了。

有一天他在雪橇上載了我和愛爾娜出去，當我們出了城門後，他回轉頭來說道：

『前幾天，我同一個牧師鬧了一會麻煩。他給我一個地址，是在圓場（Round Square）那地方的，說明車費十五個科比。我並不知道那個地方在那里，祇驅了車在大街上打圈子，到了後來，他生氣起來，開始罵我了。』你這無恥的人，』他說道，『你不認識路呀。我要送你到警署裏去。』「一個趕車的人，」他又說道，「應該熟知城內的各處，如他自己袋裏的麥子一樣。你一定是用了假冒的手段，把你的車證詐來的。你必是用了一二個盧布賄賂了別人，因此他們竟讓你不經考

驗而得了憑證。」我那時費了十二分的困難，把他的氣消平。「我懇求你的原諒，先生。」我對他說，「請你看了上帝的面上寬恕了我！」但他的話真是對的，我確沒有經過應受的考驗。我叫浪人喀波沙(Karpersha)代我受考驗，給他五十個科比做報酬。」

愛爾娜幾乎不聽他，但他還是十分自在的說下去：

「我在最近的時候，還有一段冒險的事。一個老人和他的妻子叫了我的車，他們似是上等階級中落的——是很老的一對。我把車子橫過長街，這時電車正從停車處開行。我毫不注意他，驅着車直衝過電車軌道。老人在車裏跳了起來，舉足重重的在我背上蹣了一下。「你匪徒！」他叫道，「你是不是想把我們壓在電車底下？你這樣驅着車同瘋子一樣，到底是什麼意思，你狗！」

「我說道，「先生，請你不要驚駭。這樣越過軌道，是極普通的事。在電車駛到以前，還有許多充裕的時間呢。」那時我聽見那婦人用法國話對他說道：「我希望，約安，你不要這樣暴怒。這於你的身體是有害的，而且，車夫畢竟也是一個人。」她實在是這樣說：車夫畢竟也是一個人。他用俄國話回答道：「那也許是實在的，但是這個東西實在是一個畜生……」

「唉，約安，」她說道，

「你說這種話，自己也應該覺得羞恥。」於是我覺得老人拍拍我的肩頭，「我很憂愁，我的朋友。」他說道，「我希望你不要記在心上。」他給了我二十個科比的報酬……他們必定是自由黨人……向那邊坐一坐，老女兒！」

亨利契鞭了他的困苦襤褸的馬一下。愛爾娜偷偷的挨近了我。

「我說，愛爾娜，約加夫梨娜，你喜歡在這裡麼？你已經習慣了那工作了麼？」

亨利契問這問題時，覺得十分羞慚。愛爾娜很厭惡的答道：

「我十分滿足。自然我現在是還沒有十分習慣於那工作。」

在我們右邊的是許多株赤裸裸的樹木的黑骨架，在我們左邊的是鋪在地上的白雪。城市在我們後面伸展着。禮拜堂在日光中閃耀着。

亨利契不說話了。除了雪橇經過雪上的軋軋之聲，四面完全爲沈默所籠罩。亨利契戴了我們回到城裏，當我走下他的雪橇時，我擺了十個科比在他手裏。他取下他的覆蓋着冰霜的帽子，他的眼光跟隨了我們很久很久。

愛爾娜微語道：

「我今天晚上可以到你那裏去麼，親愛的？」

三月二十八日

那位總督顯然預先覺得有人要收拾他的生命。他昨夜突然到波格諾(Podgoonoe)住去。我們跟了他到那個地方。佛尼埃、費杜爾和亨里契各守一個地方，在那里觀察一切。我則在各街上走來走去，這責任是規定了給我做的。

我們現在知道他的事很多了。我們不會失敗，不久我們便要決定日期了。佛尼埃是第一個去……

三月二十九日

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在這里。他是中央委員會的一個委員，以多年流配在西伯利亞，在礦山

中做苦工的原故而得了信用；他的生活是一個老革命家的生活。他眼光憂鬱，鬍鬚已斑白了。我們一同到酒館裏去。

『你要知道，佐治，』他開始用一種難於說出的態度說道，『有人商議要把那工作停止多少時期，你的意見如何？』

『茶房，』我叫道，『把康尼威之鐘（The Bell of Comertle）那張片子擺在留聲機上。』安得留，彼得洛威慈把眼低下。

『你並沒有聽我的話，』他說道，『但是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們現在的戰略怎麼纔能與國會和協呢？我們必須取得一個有定的堅固的地位。這個或是別一個。我們必須採取議會政策，運動進國會中去，不然便爽快快的起來反抗，於是，自然……唔，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什麼？』

『但是，請你立定心意。事到臨頭，也許竟要解散你們——我的意思是說你的組織。』

『什麼？』我銳聲的問道。

「解散實在不是確當的字眼，但是——是的，我要怎麼說法呢？……自然我們知道，佐治……我們明白……我們覺得我們的同人是怎樣的失望。我們出了這麼高的價值……而結果一件事也沒有解決。」

他的臉色是檸檬黃的，眼睛中都是紋路。他實在是生活在貧苦的附郭的住宅中的。飲着酒精燈上預備出來的茶水，全個冬天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他的時間全消磨在計劃與討論之中。他是在「工作」呢。

「看這里呀，安得留，彼得洛威慈。」我對他說道，「儘管繼續的通過議案，你們是十分相宜於那種工作的。但是不管你們的議決案如何，我們總是依舊的做我們的工作。」

「你的意見如此麼？你拒絕執行中央委員會的議決案麼？」

「是的。」

「但是，我說，佐治……」

「這是我最後的話了，安得留，彼得洛威慈。」

「我們的黨怎麼樣呢？」他問我。

「我們的工作怎麼樣呢？」我答道。

他嘆了一口氣，伸出手來給我。

他說道：「我現在去把你所告訴我的話訴給他們聽。我希望各事將來都能順利些。你不會氣我麼，會不會你？」

「不。」

「再會，佐治。」

「再會，安得留，彼得洛威慈。」

天上密密的佈着星點，這是冷天將近的記號。狹小而荒涼的街道似有陰氣。安得留，彼得洛威慈急急忙忙要去趕火車。可憐的老人，可憐的長成的孩子……然而他們的是天國。

三月三十日

灰色馬 上卷

我在伊梨娜家宅左近往來散步，這房子是一所很大很莊嚴的大建築，房主人是商人克波羅沙夫。伊梨娜怎麼能住在這樣的一座屋裏呢？

我知道站在霜雪中，在嚴閉着的門口走來走去，而等着不能遇見的事，是很傻的。假使我真是遇見了她，又有什麼不同之處麼？實在是沒有。

我昨天在大街上遇見伊梨娜的丈夫了。我起初見他在遠處，立在一家店鋪的窗外，在那里看照相。他的背朝着我。我慢慢的走近，立在他身旁。他是一個長而瘦的美髮的人，約有二十五歲，是一個軍官。

他回頭一看，立刻認識我。我在他眼睛裏看出他的惡意和嫉妒，他的眼睛灰暗了。我不知道他所看見的我的眼睛是怎樣的。

我並不嫉妒他，也不憎惡他。但是他立在我的途中的。這又當別論了，當我看着他，立刻又記起那幾句話了！

如果一個時在你衫上

譏笑你說：「你是一個蛋！」

那末你就出去殺吧！

今天很暖和小河從山坡上流下，漣漪的水波在日光中閃耀着，雪正在融化，鄉間空氣中生出一種春的氣息，一種從森林中出來的有活氣的潮濕的氣息，夜間仍然結冰，但是在午晝時，地上都變了滑溜溜的，屋簷也滴瀝的滴個不住。

我去年的春天是在南方消磨過去的，夜間黑如墨，祇有 Orion 星在天上放光明，早晨的時候，我常常走下沙岸，向海濱走去，海杉花（Hoather）是一種常綠灌木，其花甚似薔薇，在林中盛放，白蓮花也燦爛如錦，我爬上小山，焦熱的太陽晒在我頭上，我可以看見那海水的透明的綠波，遠遠的在我足下，蜴蜥在石上跳躍，蚊子在空中嗡嗡飛鳴，我愛躺在晒熱的石頭上，靜聽海中波濤之聲，時間過去了，所有的一切都突然的消融到我視線以外去——所有那海，那森林，那春天的各種花，全宇宙成了一個混全體，充滿着生命的無限祝福……

而現在呢？

我的一位朋友，一個比利時的軍官，剛纔對我描述他在剛果（Congo）辦事時的生活情形。他獨自一個人在那邊，有五十個非洲黑兵受他管轄。他的兵營駐在一條大河的岸邊，那個地方太陽是沒有什麼熱氣的，黃熱病是非常流行的。河的對岸，住着一族獨立的尼格羅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王，有他們自己的法律。白天完了，夜便來了，於是接着又是白天。早上，正午和晚上，他所看見的祇是同樣的渾濁的河流，和他的河岸，同樣的光亮的綠色的攀緣植物，同樣的說着不知其意的說話的尼格羅人。有的時候，爲了消遣渡懶的光陰，他拿起槍向森林中藏着的獸類打去。

當他的黑兵從對岸捉到一個尼格羅人時，他們必定把這俘虜縛在一根桿上，他們用他來做射鵠，以消度時光。反過來說：當他的部下有一個人被河對岸的人捉住了呢，他的雙足和二隻手臂便被他們割下，並且把他身子擺在河裏，留在河中一夜，祇有他的頭露出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的頭也被割下了。

我很奇怪，白人和黑人到底有什麼區別？區別在什麼地方？我們必須有一個選擇：或者是

『你們不要殺人』——就這方面說，我們都是謀殺者，正同他們黑人一樣，或者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就這一方面說，要分曲直也是不可能的。這種就是我的志願，我要怎麼做，我便怎麼做去。說着要求公道，並且在在顧到別人的意見，這不是含有怯懦的元素在內麼？爲什麼一個人總怕人稱他爲謀殺者，而總願意人家叫他做英雄？歸根結底的說來，別的人說什麼話，我要管他做什麼呢？

拉斯加尼加夫 (Raskolnikov) (1) 殺了一位老婦人，他自己却因了她的血而暈亂了。然而佛尼埃却出去殺人，他快樂而且祝福。他是這樣麼？我奇怪着他自己說，他殺人是爲了愛的原故。但是愛到底存在麼？耶穌死後三天真個復活起來麼……這都是空話，沒有什麼意思……不然的。

如果一個蟲在你衫上

譏笑你說：『你是一個蟲！』

那末你就出來殺吧！

灰色馬 上卷

(註二) 拉斯加尼加夫是杜思退益夫斯基所著罪與罰中的主人翁。他因不平與窮乏殺了一個放債爲生的老婦人。因此，他心靈起了許多的不安與懺責。

四月六日

聖節(The Holy Week)已過。今天喜悅的鐘聲鏗然而鳴。正是復活祭日(Easter Sunday)。夜間在歡笑中，讚頌耶穌的聲中過去。街上一早就擠滿了人；連一個蘋果落下的空隙也沒有了。頭上戴着白巾的農婦，兵士穿着破衣的乞丐，穿着制服的小學生，他們全都親嘴，吃向日葵子，喋喋說話，高聲談笑。紅色的『節蛋』(Easter eggs)在架上出賣，姜糖菓和“Amennun oeris”也擺在那邊，紅綠各樣顏色的輕氣球則繫在鈕上。羣衆喧嘩，如羣蜂之在巢。

當我是孩子的時候，我們家裏常於『令特節』(Lent)之第六星期內預備聖典。全個星期內，我們都持齋，在聖餐那一天則無論什麼食物都不吃，一直到了聖典日期過去纔罷。然後，“The Passion Week”又到……呵，我們跪拜的熱忱；我們對於救主莊嚴的熱烈的歸依心，充塞於教

堂之中了！『主呀，赦免了我的罪。』復活祭的早禱，給人以天國的感想：燭光的熊熊，蠟油的氣息，牧師的白衣，金色的神座……其激昂之態，簡直把一個人的呼吸都取去了。耶穌不久就昇上天麼？我們不久便帶了復活祭的聖糖回家麼？

我們在家中每天都穿着慶祝的鮮衣，全個『復活祭星期』中，大家都有放假的神氣。

今天我却覺得無論接觸到什麼東西都是討厭的。鐘聲祇是擾亂我的腦筋，笑悅的羣衆祇是使我厭煩。我願意我能夠離開，到無論什麼地方，除開這裡都可以永遠不回來。

『試試你的運氣，先生。』一個小女孩拿出一個信封遞在我手裏。

這女孩赤着足，穿着破衣。她相貌上並沒有一毫慶祝之意。我從她那里買來的美麗的一片紙上，印有下面的話：

『如果「不幸」追到了你，請不要喪失希望，不要讓失望占據了你。你會戰勝那最大的困難的，你會追着「幸運」移轉她的車輪向你走來的。你的事業會「冕」以完全的成功。一個比你所敢預算的更偉大的成功。』

現在，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復活祭的紅蛋給我的麼？

四月七日

佛尼埃同別的一班人同住在車夫住的車場中。他同他們肩對肩的一同睡在睡凳上。他的飲食都是公用的鍋中弄出來的。他自己動手收拾他的馬。洗刷他的車子。他終日在街道上驅車載客。他並不訴苦。他對於他的工作是十分滿意的。

他今天穿上新衣，頭髮新用油膏塗過，皮鞋踏地也格外沈重而輕快。

他對我說道：

『復活祭終於到了。這是很好的……耶穌起來了。真的，佐治。』

『唔，那有什麼好呢？』

『唉，你真是……你心裏毫無快樂。你並不承認世界之真相。』

『你呢？』

「我麼？那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很代你憂愁我親愛的佐治。」

「憂愁麼？」

「是的……你不愛一個人，連你自己也不愛……我們住的車場中，有一個車夫，名狄汗——這樣的一個黑皮膚，捲頭髮的農人，他狠惡如魔鬼，他以前家裏很有錢，但是——一場大火把他燒得干干淨淨，有人因為恨他，就把他屋子放火燒了。」

「他不能忘記這件事，因而他咒罵一切人，一切物，他咒罵上帝，咒罵學生，咒罵商人，連小孩子，他也要咒罵，他憎惡所有的人。」他們是狗，他們全都是。」他說道，「他們吃基督教徒的血，而上帝從天上看下時却喜歡看見這種事……」有一天，我離開茶館，走到車場裏去，看見狄汗正立在車場當中，他兩腿離開的站着，袖口捲了起來，他的大手掌裏拿着馬韁繩，鞭打他的馬，當着眼部打去，可憐的疲馬，慄慄一息的，想要抬起頭來躲避他的鞭子，但是他却儘管繼續下去，當着馬眼，一鞭接着一鞭的打去，「你老屍體，他很粗暴的嚷道，「你畜生！我打你，我要教訓你……」我問他道：「狄汗，你爲什麼打這可憐的畜生？」不要你說，你不潔的僕子！」他回答道，並且更憤怒的鞭

打這馬。

『車場中非常醜惡，有一股不潔的馬糞氣息，所有的車夫都成羣的跑出來，圍在那裏笑着。他們似乎喜歡這種舉動。』狄汗出氣了。他們說道……這正是你所做的事呀，佐治。你要用馬鞭當着每一個人的眼部打去，我可憐的朋友。』

佛尼埃咬了一小片的糖，慢慢的吃着茶說道：

『不要打我，佐治，也不要發笑。你知道我想什麼麼？我們都是缺乏精神的，所有我們都是。我們生命的前進力是什麼呢？憎恨，祇不過是憎恨。我們不愛，我們不知道怎樣去愛。我們壓迫人，殺人，燒燬人，我們也受別人的壓迫，絞殺，燒燬。這是用了什麼名義去做的呢？請告訴我。』

我聳肩答道：

『去問亨里契罷，佛尼埃。』

『呵，亨里契！他是相信要使人類自由，給他們全體以麵包的。但是那是馬莎（Martha）一方面的。但是馬梨亞（Maria）那方面呢？我十分贊成一個人可以為自由之故而死，然而不僅僅

祇爲了自由，乃是爲了求一點的眼淚。我也向上帝禱告道：讓地球上沒有一個奴隸，沒有一個挨餓的人。然而這不能包括一切的事。佐治，我知道人的生命是建築在「不真實」上面的。但是真實在那裏？要是你能夠，請告訴我這一層。」

「什麼是真實？你是這個意思麼？」

「是的，什麼是真實？你記住：我們生出是爲這個目的，我們到世上去也是爲了這個原因，就是我們要帶了智慧繪真實。每一個人，如果他，是真實的，都會聽見我的話。」

「佛尼埃，耶穌說過：你不要殺人。」

「我知道，但是不要講到流血吧。告訴我別的事。歐洲給了世界兩個偉大的字眼，已把她的痛苦黏貼在他們上面了。第一個是「自由」，第二個是「社會主義」。但是我們所給於世界的是什麼字眼呢？爲了自由這個名字，許多許多血，已經流過了。然而有誰相信自由呢？爲了社會主義這個名字，許多許多血已經流過了。然而你真的以爲社會主義是地上的天國麼？誰會爲了愛之故，誰會拿了愛這個名字到柴堆裏去過？我們中的任何人敢說：使人們自由，使小孩子們不飢餓，使

母親們不哭瞎了眼，並不能算是滿足麼？還有甚於此的，他們的相愛十分是必須的，上帝必與他們同在，而且在他們的心裏。然而確確實實的他們已把上帝與愛忘記了，但是馬沙祇是有一半真理。其他半是馬梨亞。我們的馬梨亞在那裏呢？現在一個大原因已找到了，我強烈的相信了他。這是農民們的原因，是所有基督教徒的原因；且不僅此，他還是耶穌的原因。他是爲了上帝，爲了愛之故而找到的人類要自由，要有飯吃，於是他們的生活才是一個愛的生活。我還相信：我們的百姓是上帝的百姓。他是受愛的感動的，耶穌是住在他當中的。我們的話是復活的話：主出來了……我們的信仰是細小的，我們又是柔弱如小孩子的。這就是我們所以拿刀劍的緣故了。不是因爲我們有力量，所以我們執持刀劍，乃是因爲我們的柔弱與我們的恐懼，所以才拿他們。但是請等着後來的人：他們是純潔的，他們要不用刀劍，他們是強壯的，然而在他們走來以前，我們已經消滅了。我們孩子的孫子會愛上帝。他們要依上帝而生活，依耶穌而快樂。世界之表現於他們前面的是新的世界，他們要在世界發見一切我們現在所不能看見的東西……呵，佐治呀！今天，是復活祭的禮拜日，耶穌出來了！所以讓我們忘了我們的憎恨，祇要在今天一天，並且讓我們停

止互相用鞭當着眼睛打去的舉動……」

他說至此處，突然停住了，好像有一個新的思想忽然刺激他似的。

「怎麼了，佛尼埃？你似乎要說什麼話？」

「我告訴你，打破練子是不可能的。沒有路給我走出去，一條路也沒有。我出去殺人，然而我是相信愛，我是崇慕耶穌的。唉，這真是苦惱！」

旅館中充滿了飲酒之人的喧聲，他們在慶祝這祭日。佛尼埃低了頭，看着桌布，等着。我怎麼辦呢……但是用馬鞭當着他眼睛打過去麼？

四月八日

我們第二次見面時，佛尼埃說道：

「我要告訴你，我什麼時候才第一次相信耶穌，才第一次覺到有上帝麼？我那時是一個西比利亞的流民。有一天，我出去打獵。獵場是奧琪河口，就在奧琪河流入大洋的地方，河流浩闊如

海。天空低下而帶灰色，汹涌的河水也帶灰色。河岸已隱沒不見，就好像沒有一樣。我坐一隻小船到一個小島上去。我已同我的朋友們說好，天色一黑，他們便到島上來接我回去。我在島上四處奔走，槍擊野鴨。那個地方所有的是泥潭，枯楊樹，小小的草地，及翠綠色的石苔。我只管向前走，一直到了完全看不見河岸。我打落了一隻野鴨，不知落到什麼地方去了，徧找他不得。我正在尋找時，黑夜已來包圍大地了：天色漸黑，薄霧瀰漫河上。我決意要回到河岸上去，於是，以風的方向，做路程的指導。但是我一舉足，第一步便陷入泥潭中了。我想把一隻足踏在土坡上，但是，不——已經是不可能了。我知道我現在正沉入泥潭裏去。我沉的速度很慢，一分鐘約沉入半吋。

『天氣漸漸的冷了，雨又淅瀝的落下來。我拔起一隻足，想把他拔出泥中，但這却使我更深陷一吋下去。於是，我絕望了，只舉起槍來，向空射放。我希望有人聽見槍聲，跑來救我……』

『除了虎虎的風聲以外，四圍靜寂若死。那時我站在泥潭裏，泥已到了膝蓋頭了。我想：這泥潭不久便要把我沉陷到裏面去了，不久便會有水泡在我頭上發出。那個地方，不久便要同從前一樣，什麼東西也沒有，只有青青的草地依舊青青着罷了。我心裏苦痛之極，幾乎要失聲號哭。於

是我又把足拔了起來——結果却更壞，我覺得寒冷如冰，渾身戰慄，如風中之楊樹；這就是要死滅的情況了——在世界的末日……死在一個泥潭裏……如一個蒼蠅……我感得我心中似乎突然的空無所有了，沒有什麼要緊；我正要死去，我以齒咬唇，血都咬出來，我又極力把一隻足拔了起來，這一次却成功了，一隻足自由了，我十分快活，皮靴還陷在泥中，足上都是血，我想立一隻足在草地上；於是靠着槍托，把第二隻足也拔了出來，我兩隻足站在那里，一動也不敢動；因為怕如果一動，便要再陷入泥潭裏去，因此我整夜都站在那個地方不動，一直到了天亮，就是在那個時候，在漫漫的長夜裏，站在泥潭的中間，——雨浙瀝的落着，天空黑漆漆的，風虎虎的吼着——我在心的深處，感得上帝實是臨在我們頭上，潛在我身裏了，一切的恐怖都沒有了，心裏空洞洞的，只感着快樂；一塊大石頭從我心上下落，第二天早晨，我的朋友來了，便把我救出去。」

「許多人都是在死期將近時知道上帝，佛尼埃，那是恐怖的感覺使他們相信上帝呀。」

「恐怖麼，你說的也許是那樣的，但是你以為能夠在這個齷齪的地方看見上帝麼？當接近死之邊界時，人的靈魂都是很喜悅的，這就是許多人在死時看見上帝之故了，當死走近時，我也

能看見上帝。」

歇了一會，他又說道：「我告訴你吧——沒有東西比之感得上帝使你更快活了。在你不知道他的時候，他永遠不會到你的思路中來。你能想到所有的東西，却永不會想到上帝。有的人，他們腦筋中得了超人的思想。請想一想：超人！他們真確確的以爲他們發現了那位哲學家的石塊，便算是已解決了人生的問題了。以我的眼光看來，他們都似史美狄可夫。他們說道：「我們不能愛那些最親近的人，所以我們改而去愛那些最遼遠的人……但是你如果不愛你四周圍的人，你怎麼能愛那些離你很遠的人呢？爲了別人而死，把你的死給了他們，這是容易的事。但是爲他們而生着，却是極困難的事。我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的生命的一日，乃至於一分鐘時，都要爲愛而活着；我們愛一切的人，同上帝愛他們一樣，我們愛一切有生的——忘了自己的存在，我們創造生命不是爲自己，也不是爲那些遼遠的人。不過我們現在已成暴戾之人，如野獸似的了。去看人類顛倒是非，看他們尋求而不能得到之苦，豈不是一件苦惱的事？他們信仰中國的鬼神，信仰木頭，却不能信仰上帝，敬愛耶穌！我們都是從少時便受這毒藥的消蝕的。看亨里契吧，他向來

不單單稱一朵花爲一朵花的；他必要加了許多說明：這花是屬於這一族或那一族的，這一種或那一種的，花瓣是什麼樣兒的，花蕊又是什麼樣兒的；這些說明竟使他把這花的本身忽視了。我們因爲無益的論述竟把上帝也不得看見了，正是與此相類。我們心上都是數學和理性，但是當我那夜站在小草地上，在泥潭中間等死時——我才感覺得理性不是完全可以應百變而不窮的，其實還有些東西超越在他上面呢；但因我們眼中有東西遮蔽着，所以不能看見，不知道，你爲什麼笑，佐治？

「呵，你滔滔不竭的說着，倒似一位牧師。」

「不要管他，告訴我：一個人沒有愛能夠活在世上麼？」

「自然你能夠。」

「但是他的是怎麼樣活着的？是怎麼樣的？」

「你只須蔑視世界一切就是了。」

「你是誠誠實實的說出的麼，佐治？」

『是的，真是的。』

『唉，佐治！唉，我的親愛的朋友！』

四月十日

我今天看見總督了。他是一個身材高大，面貌和藹的老人，短而濃的一部鬍子，眼上戴着眼鏡。街上都是溼的，昨天還有雪蔽蓋在上面呢。河水已融化了，河水在太陽底下亮晶晶的耀着。麻雀啾啾而鳴。

一輛馬車站在一座屋門口。我立刻辨認出來——黑的馬，黃色的車輻。我橫過街，向這座屋走去。我走近時，門正呀的一聲，大開起來，站崗的警士舉槍致敬。總督徐徐的走下石階。我不動的站在街上，向他看着，眼睛不能離開他。他抬頭望望我，我脫下帽子，向他深深的鞠了一個躬。他微笑着，舉手到軍帽邊答禮：那時，我憎他了。

我漫步向公園走去。我的足印在小路的柔輓的泥地裏。烏鴉在樹林中飛來飛去。

四月十一日

暇時到公共圖書館看書。在那所大而沈靜的閱書室裏，大多數的閱書的人都是生鬍子的學生和剪短頭髮的女學生。我臉上修剃得十分整齊，戴着高領子，在他們當中看來非常特別。我讀的是古代的書籍，讀得很有趣。他們生在古時，還沒有帶意識；他們不去尋求真理，他們只是活着——如綠草之長成，如小鳥之歌囀似的，神聖的純樸——是不是承受生命的唯一道路，而不會反叛他（生命）呢？他們祈求他們的神佛來保護他們……而那些神佛便來保護他們。阿勒修士（Ulysses）在同估盜他家產的人戰時，柏勒士（Pallas）是站在他身旁的。

我向什麼神祈禱，求他不要棄我呢？我對誰祈求幫助保護呢？我是孤獨的，但是因為沒有一個人來保護我，所以我必須保護我自己。因為我沒有什麼上帝，所以我便要我做我自己的上帝。佛尼埃告訴過我的是什麼話呢？想想看，一切東西都是有向史美狄可夫路上走去的可能……但是史美狄可夫也不會比別的一切人更壞。

四月十三日

愛爾娜對我說道：

『我覺得我這個人似乎完全爲你而活着一樣。我在睡夢中也看見你。所有我的禱告也都是爲你。』

『你忘了我們要做的事了，愛爾娜。』

『我們同爲此事，死在一起吧……唉，我愛，我和你在一塊兒時，我覺得像一個小女兒。像一個小孩子了……我知道我沒有什麼東西好獻給你……沒有什麼東西，只有愛情而已。取了他去罷……』

她說時哭了。

『不要哭呀，愛爾娜。』

『我是快樂得哭了……但是這已過去了。你看，我現在已不哭了。現在聽我說：我有事情要

告訴你，亨里契……」

「他怎麼樣呢？」

「請，請不要生氣……亨里契昨天告訴我，他愛我。」

「唔？」

「是的——我並不愛他。你是知道的。我所愛的祇有你一人。你妒忌麼，親愛的？告訴我呀！」
她附着我耳朵說。

「妒忌麼？這是什麼一個觀念呀！」

「你千萬不要妒忌。我一點兒也不愛他。但是他是很可憐的，我很替他憂愁。然而我並不會想到我應該靜聽他的話。我覺得似乎我已欺瞞了你……」

「欺瞞我麼？但是，愛爾娜……」

「我愛你深入心底，但是我也可憐他。我告訴他我只能做他的朋友。你不要多心，是麼？」
「當然不的，愛爾娜。我不多心，我也不妒忌。」

她低下眼，她受傷了。

『唉，我知道了，你是不注意的。』

我說道：『愛爾娜，看我這里。有的婦人是忠順的妻子，熱烈的戀人，忠實的朋友。但是他們却不能同那些高一等的婦人比——那些婦人是天生的女王。她決不把她的心給什麼人。她的愛是光榮的賜品賞給特選的人的。』

愛爾娜聽我說着，眼中帶着恐怖。她說道：『我知道——你是毫不愛我的。』
我回答她：『一個接吻。她把頭倚在我胸上，微語道：』

『我們能死在一塊兒麼，我愛？』

『也許我們能夠。』

她在我臂裏睡着了。

四月十五日

我坐着亨里契的車出去。

我問他道：「嘎，你覺得怎麼樣？」

他搖搖頭。

他說道：「這不是一種快活的工作，終日在街上，在雨中驅一輛車。」

「我十分同意。」我對他說，「但是更不快活的還是陷在愛情中的人呢。」

「你怎麼知道？」他迅快的回頭問我。

「我怎麼知道麼？我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知道。」

「你對於什麼東西也要開玩笑，佐治。」

「並不是的。」

我們經過公園，晶瑩的水珠從濕的樹枝上落到我們身上。空場上鋪着新綠的草氈。

「佐治。」

「什麼事？」

「佐治，製造炸彈時，會不會有危險的事發生？」

「當然會有的。危險的事是常常要發生的。」

「那末愛爾娜會被炸了麼？」

「她會的。」

「佐治？」

「什麼事？」

「你爲什麼要把這個工作委託給她？」

「她是一個專家。」

「唉，她是麼？」

「是的。」

「沒有別的人代她去做麼？」

「我並不這樣想。但是你爲什麼對這件事這樣熱心？」

「不是的，我不過要知道。」

在歸途中，他又回頭向我問：

「佐治，他說道。

「什麼事？」

「事情快要辦了麼？」

「是的。」

「什麼時候？」

「大約在兩三星期之內。」

「你確信你實在不能找到了什麼人到這裏來代替愛爾娜麼？」

「我可以確信。」

他在車夫的藍衣內戰縮了一下，但是不說什麼話。

「書安，亨里契，不要自苦。振作起來罷！」

『我精神很好。』

『不要把你的思想牽係在某一個人的身上。我告訴你吧，你如此必可以快活許多。』

『我知道的，不必你告訴我，再會。』

他慢慢的驅車走了。這一次是我的眼光跟在他後邊好久好久了。

四月十六日

我問我自己道：『我仍舊還愛着依梨娜麼？我愛她不是僅如影子似的，僅是以前的舊情麼？佛尼埃的話真的麼？我真的不愛什麼人——不能愛什麼人麼？誰知道呢。爲什麼人又終久要愛一個人呢？』

亨里契戀愛愛爾娜，終生只愛她一個。但是他的愛情，並不使他快活。反過來說，這愛情還使他痛苦呢。然而我的戀愛却是充滿了快活的。

我又坐在我的房間裏了。坐在沈悶的旅館的沈悶的房裏。幾百個人和我同住在這屋頂底

下我對於他們是一個陌生的人。就在這石頭的城牆以內，我也是一個陌生的人。我在什麼地方也是一個陌生人。愛爾娜把她自己全都給了我，她對於自己則絕不念及，但我却並不留意於她。我所能報答她的情愛的——是什麼呢？是友情麼？或者也許是一種假面目的友情麼？一邊想着依梨娜，一邊却去和愛爾娜接吻，這是多們不對呀——然而我所做的就是這樣。不過，歸根結底的說來，即如此，又有什麼要緊？

四月十八日

總督回到城裏去了，我們所有計劃又都破壞無餘。我們又要重新考察他的行動了。在這個地方，這種事更難得做去。他的住屋是常在哨兵衛護之中的；暗探立在街上和門口。他們對於走過街上的每一個人，都要細細的察看。他們對於每一個馬車夫都要生疑心。

他們自然不能知道我們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我們是誰，但是謠言却已在城裏流傳得很盛了。

我昨夜在旅館中聽見二個人在那里說話……一個人看來很像一個做生意人，其餘的一個，是一個十八歲左右的孩子，似乎是那人的助手。

那個年紀大的人用一種堅決的口氣說道：「無論什麼事都是有上帝的意志在裏邊的，無論什麼人都不能逃出他的運命。現在據他們說，那種事是這樣發生的。一個年輕婦人，走去看她，她帶了一個寫好的稟帖，要面呈給他。他允許她到他的公事房裏來。當他正在看她的稟帖時，她突然拿出一管手槍，對他放去。她向他放了四粒子彈。」

那孩子熱心的舉起雙手。

「呵，呵……我想他一定是被殺死在那個地方了。」

「他却沒有死——那是很奇怪的。」

「那末，後來怎麼樣呢？」

「他們把她絞死了——當然的，但是後來又有一個年輕的婦人要求同他說話——她也帶了稟帖要面呈。」

「他們也許她見他麼？」

「當然是不許的。她堅執着要見，說了許多理由。但是他們在廳上搜索她身上——你想怎麼樣？他們在她頭髮裏搜出一管手槍來。那一次真是上帝救了他的生命。」

「他們怎麼對待她呢？」

「他們送她到絞架上去——除了這一手，他們還有什麼呢？但是現在這事却到了最奇特的地方了。」他用手勢加重他的對於運命的工作的驚奇。「過了不久，他在他的花園中散步，同平時一樣，警士很謹慎的保護着他。突然有人伏在那邊，對他放了一槍，槍彈直貫過他的胸口。他連叫喊的時間也沒有了。」

「唉，這種慘事……祇要想像一下！」

「是的，暗殺的人被絞殺了——當然的——但是那個人也死了，都是一樣的，沒有人能夠逃出他的運命……」

我昨天竟遇見依梨娜了！我有好些時候沒有想到她了。我幾乎忘了她是住在同城的。我正

在街上走時，突然聽見有人叫我。我四面一看——我看見依梨娜。我看見她大而灰黑的眼珠，她的黑頭髮。我們並肩走着。她微笑的對我說道：

「你忘了我了。」

閃耀的光亮照在我們臉上。街上映照着夕陽，路石發光如金。我臉紅得如罌粟花似的。對她說道：

「不，我沒有忘記你。」

她掖了我的手臂，低聲問道：

「你在這里久不久？」

「我不能告訴你。」

「你在這里做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唉，你不知道麼？」

「不知道。」

她臉色通紅的說道：

「但是我知道，我告訴了你吧。」

「好的，請吧。」

「你……！」

「唔，也許。」

道：

晚照現在消沒了，空氣冷而變成灰色，我有許多話要告訴她，但是一句說也說不出，我僅說

「你爲什麼住在這里？」

「這里是我丈夫駐紮的地方。」

「你的丈夫？」

我忽然想起關於她丈夫的一切事情了，她誠然有一個丈夫，我不會遇見過他麼？

『再見』我說道，一面很粗率的把手伸出。

她問道：『你一定要走麼？』

『我必須走。』

『但不要就走。』

我向她的眼睛望着，眼睛中有戀愛的火星在着，但是我記起她的丈夫。

『再會』我說道。

什麼東西都顯得黑暗而荒涼。我走到『鐵孚里』(Tivoli)戲院裏。我聽那喧嘩的樂隊，聽那些婦人們的無恥的笑聲……我感得十分寂寞。

四月二十五日

總督離城到X去。我跟他到那邊。我看見闊大的河水，晶耀的屋頂，覺得快活。在這些地方，春天十分可愛：像一個處女，又如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似的快活。

總督坐火車到一個最近的郊鎮。我也坐了這一次列車的頭等車到了那裏。一個衣服華麗的女子搭進我的房裏。她的手巾落下。我把他拾起。

「你不是一個俄國人，是不是？」她用法語問我，很注意的看着我。

「我是英國人。」

「英國人？我可以問你的名字麼？我想我們以前似曾見面過。」

經過瞬間的猶豫後，我取出名片給他，名片上刻着：「佐治·奧勃林，工程師，倫敦。」

「那末，你是一個工程師。我很喜歡能看見你。我希望你能找我去。我也要找你去。」

在一個車站上食堂裏，我看見她同一個猶太人在吃茶。這人看去很像一個奸細。我到她旁邊說道：

「我很喜歡能再見到你。」

她笑一笑。

我同她在月台上走來走去。

我們又上車了，車守走來收票，她遞給他一個灰色信封，我在這信封下面能夠清清楚楚的看出『祕密警視局』這幾個字。

『我知道，你買了月季票。』我對她說。

她臉紅得利害。

『噢，不是的，』她回答道……『我的意思是，這不是甚確的，這是一個朋友送給我的……我遇見了你真是快活，我很愛英國人。』

汽笛叫了一聲，火車停了，我們到站，我向她告辭，但是偷偷的遠遠的跟着她。

我看她進了憲兵司令部。

我想道：『唉，事情已是這樣了。』

我又在旅館中時，我決定必須做去，或者我現在是被人監視——那末，當然的，我是要死亡了。不然則我與那個婦人在車上相遇，完全是偶然的事，完全是蠢然的遇合，我想，無論如何，我必須知道真切，所以我決意要與命運宣戰，我戴上高帽，坐了一部美麗的車，到她住的地方去，我按

了一下門鈴。

「夫人在家麼？」

「是的，請進來。」

我被請進一間房子，看來如一個香美的匣子似的。屋角一張桌上，擺了一大球黃玫瑰花——顯然的，這是她的一個奉承者送來的。有許多屋主婦的肖像，姿態種種不同，有的擺在桌上，有的掛在牆上。

「噫，是你呀……你來此真是歡迎。請坐。」我們仍用法語談話。我燃了一根香烟，把帽子擺在膝上。

她問道：「你喜歡俄國女子麼？」

「我以為他們是世界上最有趣的。」

門上有人敲了一下。

「進來。」

二個人進來：他們頭髮極黑，短鬚濃濃的。他們看來似是鬪牌的騙子或是那些靠婦女爲生的人。

我們拉拉手。

那婦人和他們一同走到窗前。

我聽見他們中的一人低聲問道：『他是誰？』

『噢，是一個工程師——英國人。很有錢的。你們可以放膽說話——不要理會他。他一句俄國話也不懂。』

我從椅上站起來。

『對不起，我必須走了。晝安，夫人。』

我依舊和他們三個人握手。到了街上時，我覺得很有趣。謝謝上帝，他們以爲我是一個英國人。

四月二十六日

總督又要回到N城去了。離開車時，還有一點鐘工夫給我自由使用。我無目的在鎮上散步着。天色漸黑了。閃耀的紅色的夕陽光照在河上，天空橫有一條界限清楚的曲線。監獄門前，有一個哨兵站的三色的崗位——獄房的黑口正位在那白牆的裏面。足步的回音在石板上響着……黑暗，有鐵條攔着的窗……塔上的鐘，顫戰的和諧的鳴着……全地球上滿是廣漠無涯的悲哀呀。

我能夠看見低的獄室，灰色的牆。我們太軟弱了……太軟弱了！然而大憤怒的日子，就會到的……誰能夠抵擋得住呢？

四月二十八日

公園裏還是很冷。菩提樹還是赤裸裸的，但是那些灌木們卻已青而有葉了。鳥兒在新枝上唱着歌。

依梨娜停步擷花。她回頭向我笑道：『這外邊不是很可愛麼？我覺得非常快活。你呢？』

我也覺得快活。我望着她的眼睛，想要告訴她說，她就是那快樂，就是那太陽的光……我二期然而然的也和着她笑了。

她說道：『我許久沒有看見你了。你這些時候都在什麼地方住在那里？你看見了些什麼，學到了些什麼？你以為我怎樣？』

不等我回答她，她又臉色紅紅的說道：『我覺得非常的想念你。』

實在的，今天早晨是再好也沒有的了。谷蓮花盛開，空中充滿着一種春的氣息。毛毳似的雲片，互相追逐，在天上融消了去。我心中充滿着快活。她有深切關心我的意思呢。

依梨娜說道：『你知道不知道，我似乎在過毫不牽掛的生活。我現在看着你，我起了一種感想，似乎你實不是你，而是一個陌生的人……然而又有些是我所親愛的……總而言之，你是一個陌生人。我知道你了麼？你知道我了麼？但是我們不要互知道麼？我們如不互知道，倒是快活的，是不是？』

停了一歇，她又微笑的說道：『呵，請告訴我你所做的是什麼事；你是爲什麼而活着的。』

『你知道我是爲什麼而活着的。』

她垂下眼來。

『唉，那末，那是真的了。』

她臉上有些陰鬱，她執了我的手，沈默了一會。

她最後又開口了：『看我這里，對於這種事，我自然什麼也不明瞭……但請你告訴我，爲什麼你要這樣做？爲什麼這里不是很可愛麼？春天到了，鳥兒們都在歌唱，但是你想什麼？你爲什麼目的而活着？爲什麼，最親愛的？』

我有許多許多話要同她說……但只是不能找出話來說，我知道所有的話，在她看來都不過是『話』而已，她是不能捉摸得他們的意思的。

而她又堅執的問道：

『爲什麼呢，最親愛的？』

露水凝結在綠葉上，我的肩頭偶觸了一條樹枝——晶瑩的露點便如陣雨似的落了下來，我一聲不響的站住。

「爲什麼不只是爲『生』而生着呢？或者我誤會了你麼？或者你是對的，這種事是必須去做的麼？……不，不，」她回答她自己的問題道：「我可以決定你是錯的。」

我像一個小孩子似的畏縮的問道：

「那末，什麼是對的呢，依梨娜？」

「我不知道，我怎麼能知道呢？爲什麼你要問我？我是什麼也不知……我也不想去知道什麼……但是我們今天是很快活的……」

她又笑着去擷花，而我卻想着，她離了我之後，不知我要怎樣寂寞，又想到，她離了我之後，她的天真的笑聲，要不向着我而向着別人了。

熱血衝到我臉上來，我直率的朗聲說道：

「依梨娜！」

『什麼事，最親愛的？』

『你不是問我在做什麼事麼？……我在想念你。』

『想念我麼？』

『是的……你不知道……我愛你。』

她低頭說道：

『不要對我說這話。』

『爲什麼不能？』

『唉，上帝……請不要說再見。』

她很快的走開了。她的黑衣還在白樹枝中隱現着，過了一會，纔不見了。

四月二十九日

我寫了一封信給依梨娜：

灰色馬 上卷

「我覺得我似乎有好幾年沒有見你一樣。你我不在一起的時間，我連一點鐘，一分鐘都數得出來。我常常看見你親愛的眼睛在我面前，不論日夜，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如此。」

「我信仰愛情，信仰我戀愛的權利。我在我的最深處，覺得萬分堅決的相信着——這是預告我必須怎樣做的預兆。這將會如此的。」

「我愛你，我很快活。願你戀愛而且快活，如我一樣。」

我接得一封簡短的回信：

「明天六點鐘在公園相見。」

四月三十日

依梨娜對我說道：

「我現在非常快活，因為你又同我在一塊兒了……但請你不要向我講戀愛。」
我沈默不言。

『不然，你必要答應我不講你的愛情……也不要不高興，不要想念什麼。』

『我在想念你。』

『想念我？不要這樣……』

『爲什麼？』

在她未開口之前，我又接下去說道：

『是不是因爲你是已嫁了的？是不是爲了你的丈夫之故？是不是爲了忠實的妻子的義務之故？呵，當然的……請寬恕我……我卻敢訴說我的愛情，卻敢要求你的愛情！有德行的妻子，所得的只是她們家庭的安靜和他們心中的清靜……請寬恕我。』

『你自己不害羞麼？』

『我不害羞的。唉，我知道了：戀愛與義務的悲劇；戀愛與結婚禮服的，合法的結婚，與夫妻間合法的接吻的悲劇……不，依梨娜，我不害羞——你卻應害羞呢。』

『不要說了！』

我們沿着公園裏小路走了一會，不說一句話。她的臉上仍有怒色。

她向我說道：「我奇怪你到底承認不承認一點法律？」

「不要問我，且問你自己。」

「不……但是實在的……你活在世上有什麼目的？爲什麼要像這樣的活着？」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麼？」

「不知道。」

「那末，我可以告訴你，這就是你的法律。你對你自己問道：『生命是必需的。』」

「不然，我對我自己說道：『我要生命。』」

「那末，你要他麼？」

她很驚奇的直望着我的眼睛。

「你要他麼？」

『唔是的。』

她突然的把雙手擱在我肩上。

『佐治，最親愛的！』

她迅速而穩重的親我的嘴唇。這是久而熱熾的接吻。我把眼睛睜開時，她已經走了。她在那裏？或者這都不過是一個夢麼？

五月一日

今天是五月一日——一個節慶日。我愛這一日——多末光明，多末快樂呀。今天是一切日子中的……但是我今天沒有看見總督。

他近來都在警探衛護之中。他住在家中，我們尋他不到。我們所看見的是暗探與兵士。而他們也看見我們。現在似以暫行停止偵察爲上策。我已知道他在本月十三日要到戲院裏去。我們把所有的門都守起來。佛尼埃站在第一個門裏守着。費杜爾站在第二個門裏。亨里契站在第三

個門裏，我們都忍耐的等候着……

我預想我們這攻擊成功後的快樂，我能看見禮拜堂的黑色的圓屋頂，看見燃着的燭光……我能聽見禱告的人的歌頌之聲，爐香的窒息的氣味……

五月二日

我這幾天有一種熱症，我的全意志都集中在一個思想上，我每天很謹慎的考察到底我有沒有被人監視着，我很怕我們不能收穫得我們所種下的東西，但是我決不肯在活着時罷手，我現在住在『愛丁堡旅館』裏，我把護照拿去註冊，昨天晚上又送回到我房裏，那個送回護照的人還站在門口不動，躊躇了一會，開口道：

「請你原諒，先生，但是那警視官長要知道你是屬於什麼教會的？」

一種十分奇怪的問題，我的護照上明明白白的寫着我是一個新教徒，我頭也不回的问道：

「什麼？」

『你的宗教，先生——你的宗教是什麼？』

我把我的護照從桌上拿起，高聲讀藍斯頓公爵等人的稱號道：

我們，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 Fitz-Maurice, Marquess of Lansdowne, Earl

Wycombe 等，因為我不懂英文之故，讀時一字一字的徐徐的拼出。

那人非常注意的聽着。

『知道了麼？』

『是的，先生。』

我用強硬的外國口音說道：

『走吧，告訴那警視官長：我立刻就打電話給公使去，你知道了麼？』

『是的，先生。』

我背向着他立着，眼看窗外，高聲說道：

『你現在可以去了。』

他鞠躬走出。我一個人在房間裏。我真能被監視了麼？

五月六日

我們在城外靠近鐵路旁相見——我，佛尼埃，亨里契和費杜爾。他們穿着高統皮靴，戴着帽子——同農夫一樣。

我對他們說道：

『總督要在本月十三日到戲院裏去。我們現在必須解決我們的崗位，誰要做第一個下手的？』

亨里契非常擾亂不安。

他道：『我要做第一個下手的人。』

佛尼埃頭髮很實，眼色灰黑，前額白而無血色，我疑問似的看着他。

亨里契重復說道：『我堅執的要做第一個下手的人。』

佛尼埃很熱切的微笑着。

他道：『不，亨利契。我等這個機會，已經等得很久很久了。這一次是輪到我了，我必須做第一個人。我希望你不要爭執。』費杜爾淡然的在那里喫他的香煙。

我問他道：『你呢，費杜爾，你要說什麼？』

『噯，你是知道的，我已預備好了。』

大家沈默了一會。

鐵路的狹軌道，蜿蜒的向遠處沒去，電報柱子也逐漸的隱沒不見。四圍沈寂，可聽見電線接觸之聲。

佛尼埃道：『聽我說，我剛纔想到我能夠很容易的殺死他。如果照下面那個方法擲炸彈，必不能決定能中與否。例如，我只向那輛車的後輪擲去。』

亨利契擡起頭來，十分不安定。

『那是實在的……我們要怎麼辦呢？』

費杜爾很注意的聽着。

佛尼埃道：「我以為最好的方法是我們自己跑到他的馬前去。」

「爲什麼？」

「這樣纔可以使他必死。」

「而你也必死。」

「是的，我也必死。」

費杜爾輕視的聳聳肩。

他道：「我以為無須那樣做。只要跑到車窗旁邊，把炸彈望玻璃上擲去，這就可以了。」

我望着他們。費杜爾仰躺在草地上，太陽曬在他的黑頰上面。他眯着兩眼。春天使他感到快樂。佛尼埃臉色灰白，很憂鬱的向遠處觀看。亨里契走來走去的，噴吐的吸着煙。在我們上面的是青色的天空。

「我要告訴你們什麼時候把你們的馬和車賣去。費杜爾扮做一位軍官；你，佛尼埃，假裝一

個旅館的侍者，你，亨里契，仍舊穿着農夫的衣服。」

費杜爾向我心滿意足的笑道：

「我不是高陞做軍官了麼？……又做上等人是很好的。」

我同他們三個人握握手，離開了他們。亨里契在路上追上了我。

他說道：「佐治！」

「什麼事？」

「佐治……想想看……是不是佛尼埃去做這事呢？」

「當然是他去。」

「那末，他是去了。」

他向足下望着：我們的足印很清楚的印在嫩草上。

他直率的說道：「我不能忍受。」

「你爲什麼不能忍受？」

灰色馬 上卷

「唔，他是去死去了……」

他停了一會，接下去很快的說道：

「讓我去做第一個人，我毀滅了比他好的多他……」

「是的，一定的。」

「不，佐治，聽我說……你能想像佛尼埃的去麼？我們淡然的決定一件事，而其意思就是使佛尼埃去死……結果的悲慘是必然的，不爲上帝的緣故，不要……」

他摸摸他的鬍子，他的雙手顫戰着。

「聽我說，亨里契，我向他說道，『不是這樣就是那樣，成者你做去，那末，就不必這樣無謂的辯論着，不然，就繼續的討論着；回去——回到你的大學裏去。』」

他沈默不言，我挽了他的手臂。

我道：「記住，日本的東鄉元帥（General Togo）曾對日本人說道：『我只憾我沒有兒子可以同受你們的運命。』唔，我們也只憾一件事——我們不能同受佛尼埃的運命，這不是什麼可

流涕的事。」

我們現在近城了。遠處窗口，映着太陽，閃耀有光。亨里契擡頭說道：

「你的話很對，佐治。」

我笑道：

「你等着吧，各人做各人應做的事。」

五月七日

愛爾娜到我房間裏來，坐在房隅，吸着香煙。我不喜歡見女人吸煙，也時常告訴過她的。她問道：「事情快辦了麼？佐治親愛的？」

「很快了。」

「什麼時候？」

「十三日。」

灰色馬 上卷

她用她的溫暖的圍巾包圍她自己。只有她的藍眼睛可以看見。

『誰去擲第一個炸彈呢？』

『佛尼埃。』

『佛尼埃麼？』

『是的，佛尼埃。』

她的大手，她的感動的聲音，她的紅色的雙頰，使我憎怒。我離開她。

她坐着吸了一會煙。後來她站了起來，在房裏沈默的走來走去。我看她的頭髮。她的頭髮如麻線似的，在額上和鬢角彎捲起來。我怎麼會和她接吻呢？

她立住了，很畏縮的望着我的眼睛。

『你相信這件事會成功麼？』

『當然的。』

她歎氣道：

「上帝幫助我們。」

「你不相信我們會成功麼，愛爾娜？」

「呵，不，我是相信的。」

我道：「如果你不相信，你還是離了我們去好些。」

「但是，佐治親愛的，你爲什麼這樣說？我是相信的。」

我又重復的說道：

「是的，離了我們。」

「你怎麼樣了，佐治。」

「唉，沒有請離開，不要騷擾我吧。」

她回到房隅的椅上，又拿圍巾把她自己圍起來，我恨這些圍巾，我一句話也不說。

鐘在火爐架上的嗒的嗒的走着，我覺得有些氣餒，我等候着罵聲和哭聲。

「佐治！」

『什麼事，愛爾娜？』

『沒有什麼。』

『唔，再見。我覺得有些疲倦了。』

在門口時，她很憂鬱的低聲說道：

『再見，我愛。』

她的兩肩低垂，她的嘴唇顫戰着。

我可憐她。

五月八日

有人說過，世間如果沒有法律，便也不會有罪惡。如果這句話是真的，那末，我和依梨娜接吻有什麼錯處呢？為什麼我不管理愛爾娜時，便要自責呢？我把這些問題問我自己，我不能找出回答的話來。

如果我承認有法律呢，我便不應當去殺人；便不應當和愛爾娜發生戀愛，也不應當再去求依梨娜的愛了。但是我的法律是什麼呢？

他們又說道：你要愛你的同伴。但是如果我心中沒有愛存在呢？他們說道：你要尊敬你的同伴。但是如果我心中沒有尊敬別人的思想呢？我現在是站在生與死的界線上的。討論罪惡的話，在我是聽之不聞。我自己對自己說道：『我擡頭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做死。』這匹馬的四蹄無論踏在什麼地方，這個地方的綠草便要枯槁了；而綠草枯槁了的地方，一切生命便都沒有了，因之，一切法律便都沒有了。因為死是不認識什麼法律的……

五月九日

費杜爾在馬市中把他的馬和車賣掉。他現在是一位官長，一位馬隊裏的軍官。他的靴上的刺馬距囊囊的響着，他的指揮刀拖在地上，也嗒嗒的響着。他穿了軍衣，覺得高了些，走路也有神氣多了。

我和他坐在露天咖啡店的一張桌子旁。樂隊裏的凡烏林鳴鳴的奏着。穿着軍服的人，和穿着白衣裙的婦人，都在我們眼前很快的走過。兵士們都向費杜爾致敬禮。

他向我說道：

「你猜猜看那種衣服值得多少錢？」

他的手指着隔壁桌邊一個穿着華麗衣裙的婦人。

我聳了一聳肩。

「我不知道。我想大約要值兩百個盧布。」

「你說值得兩百盧布麼？」

「是的，我想大約是這樣。」

他不回答我。

過了一歇，他說道：「聽我說。」

「什麼？」

高深

「我當車夫時，一天可掙一個盧布。」

「唔？」

「唔，沒有什麼。」

電燈亮了。一盞白光的燈，很低的掛在我們頭上。黑的人影映在白的衣上。

「我說……」

「什麼，費杜爾？」

「是的，爲什麼不做去……對於這些人？」

「做什麼事？」

「你自己知道的。」

「但是爲什麼？」

「要讓他們知道……」

「知道什麼？」

『知道那些作工的人是像蒼蠅似的死去的？』

『但是，費杜爾……我們不是無政府黨。』

他問道：『什麼？』

『那是無政府主義，費杜爾。』

『無政府主義麼？……什麼一個名辭！……我所知道，就是那件衣服值得兩百個盧布，而許

多小孩子卻在街上乞求辨士……你叫他什麼？』

他穿了白色的軍衣，釘着銀的肩章，頭上戴着白色邊緣的軍帽，而嘴裏卻發出這種論調，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我問道：『費杜爾，你爲什麼那樣痛苦？』

他答道：『人生是沒有正義的。我們終日在工廠裏作工，我們的母親哭泣着，我們的姊妹們在街上走着……而這些人呀……兩百個盧布……唉，他們所有這種人都應該掃出人類以外……這是毫無疑義的。』

樹枝消滅在暗中不見了，林中覺得很空闊。費杜爾雙肘支在桌上，沈默不言。他眼光中含有憎恨之意。

「他們這種人都應該掃出人類以外——這是毫無疑義的！」

五月十日

還有兩天……在這兩天內……

依梨娜的影像朦朧的現在我眼前。我閉了眼睛，想把這影像復活起來。我知道她有黑的臉毛，和美麗的雙手，但是我這時實在沒有看見她。我所看見的祇是一個死的面具。然而我的靈魂上卻有一個祕念存着：她將要是我的。

我現在覺得什麼事都是一樣的。昨天下了一陣大雨，我聽見本季第一次的雷聲。今天看見草色鮮綠如新浴，蓮花也都已盛開。夕陽斜時，杜鵑一聲聲的啼着。但是我並不感得春意。我幾乎忘了依梨娜。好吧，讓她愛她自己的丈夫，讓她不要變成了我的吧。我是孤獨人，要永遠維持孤獨。

的生活。這是我現在自己對自己說的。但是我知道：過了幾天以後，我又會想着她了。我的生活又要成一鐵圈，如前一樣的轉動。這是說，如果這幾天過去而……

我今天在大街上散步。空氣中還有雨的氣息，但是鳥們已在枝頭跳躍了。我忽然看見有一個人在我右邊溼道上走着。他是一個猶太人，頭戴球帽，身披黃色的長外套。他停在轉角時，眼光跟着我很久。

我又自問道：我現在是否被他們監視着呢？

五月十一日

佛尼埃還是一個馬車夫。他穿了假日衣同我相見。我們坐在草場木椅上，正對着禮拜堂。

『嘎，佐治，結果到了。』

『是的，佛尼埃，結果到了。』

『我很快樂。現在我覺得我的一生正如一夢似的。我覺得我之出生似乎是祇爲死而來的。』

……
白寺的尖塔似欲貫穿天空，下面的河水，在日光底下燦亮着，佛尼埃十分舒服。

他說道：「一種奇蹟，是很不容易相信的，但如果你一相信，那末什麼問題，都不會有了，不必用暴力，不必用刀槍，不必流血，也不必說：『你不要殺人』。但是我們沒有信仰——這就是很苦惱的地方。我們常說，一種奇蹟不過是講給孩子們聽的故事而已。現在，請你聽我說，告訴我底下的一件事到底祇是一個童話呢，還有別的意思在內？」

「也許這完全不是童話，而是真理。」

他從衣袋裏拿出一本黑皮面的，有一個金色的十字架印在上面的聖經來。

「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拿開，那死人的姊姊馬太對他說，主呀，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四天了。」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上帝的榮耀麼？」

「他們就把墓上的石頭拿開，耶穌舉目望天說，父呀，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

「我也知道你常聽我，我說這話，是爲周圍站着的衆人，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

「他」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

「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足裹着布，臉上包着手巾。耶穌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譯者註：

此數段見新約『約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九節至四十四節。）

佛尼埃閉了聖經，我不說話。他深沉的思想着，重復說道：「主呀，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爲他死了已經四天了。」燕子在青空中打圈子，在河對岸禮拜堂裏，鐘聲鏗然，正在做晚禱。佛尼埃低聲說道：

「你聽見了麼，佐治：四天……」

「怎麼樣？」

「這真是一件大奇蹟。」

『薩洛夫 (Sarov) 的聖賽拉勞 (Seraphim) 也是一個奇蹟麼？』原註：聖賽拉勞是俄國的一個聖人，在亞歷山大三世時被推舉的。）

佛尼埃沒有聽見我的話。

他說道：『佐治。』

『是的，佛尼埃。』

『靜聽。』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裏看，就看見兩個天使穿着白衣，在安存耶穌身體的地方坐着，一個在頭，一個在脚。天使對他說：婦人，你爲什麼哭？她說：因爲有人把我主拿了去，我不知道放在那里。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里，都不知道是耶穌。耶穌問他說：婦人，爲什麼哭？你找誰呢？馬利亞以爲是看園的，就對他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那里，我便去取他。耶穌說：馬利亞。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譯者註：以上引聖經的話，見新約『約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一節至第十六節。）

佛尼埃不讀下去了，我們沈默了一會。

他回道：「你聽見了沒有，佐治？」

「是的，我都聽見了。」

「這都不過是一個童話麼？告訴我。」

「但是你，佛尼埃，你相信這事麼？」

他繼續下去，把下面的話默背出來：

「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爲低士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那些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住。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多馬說，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穌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譯者註：上文見新約「約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九節。）

「是的，佐治，「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黃昏來了，帶了新寒回來。佛尼埃有力的搖頭。

「再見，佐治，永遠的。要你快活。」

他的忠實的眼光裏含有憂意。

我問道：「你不要殺人」這句話怎麼樣呢，佛尼埃？

「不對，佐治，不對……」

「你這樣說麼？」

「我這樣說。我們去殺人是要叫此後沒有人再會被殺；是要叫人類永遠依着聖律而生活着，是要叫愛永遠在人類的運命裏光耀着。」

「這是侮辱的話，佛尼埃。」

「我知道，但「你不要殺人」麼？」

他伸出雙手給我，很光明的微笑着。於是他如兄弟似的親了我一下。

「要快活些，佐治！」

我也親了他一下。

五月十一日(同日)

今天我還同費杜爾約會在一個茶館裏。我們詳細的討論我們的計劃。

我先離開那個地方。走到街上時，我覺到有三個暗探站在鄰屋門口。我所以知道他們，是由他們的詭祕的眼睛與凝注的視線裏看出來的。我站在一家商店窗前，站在那裏不動。我自己成了他們的一個偵探，在那里監視他們。我很奇怪，不知道他們究竟是不是在追蹤我們。

隔了不久，費杜爾由茶館裏出來，很鎮靜的走過街上。一個身材長大，紅頭髮，穿着白膝褂，戴着醜醜的帽子的暗探，立刻跳在一部馬車上。其餘兩個人也跟了跳上去。但是有一部空的上等馬車，馳過街上。費杜爾雇了坐上。他們三個人——一羣獵兔的獵犬——便跟了費杜爾這部車跑去。我想費杜爾是失去了。

我自己也不是沒有人在那里監視。我看見很奇怪的人走在我身旁。有一個人穿了一件外

套，這件外套顯然不是他自己的。他低垂着頭站着，他的一雙紅手負在背後。我又看見一個穿着破衣的跛子，他是一個從市集上來的乞丐。忽然我又注意到近來新相識的那個猶太人，他戴着高頂帽，額下蓄着一部黃而短的鬚子，我知道我是快要被他們逮捕了。

鐘鳴了十二下。在一點鐘的時候，我同佛尼埃約會在一條巷裏相見。佛尼埃還沒有把他的馬賣掉。他還是一個馬車夫。我暗下的希望他能夠把我快快的拉走。

我轉到大街上。我希望能夠混入人羣中。但是那個雙手負在背後的人總還在我前面走着，他的雙足裹在太長的外套中，走得不大方便。那個戴着高頂帽的猶太人也緊緊的跟隨在我身邊。我見他眼不轉睛的注視我好一會。我轉身到那條巷裏去。佛尼埃還沒有在那裏。我把這條巷走盡，又突然的回轉去。有一個人，他的眼光如釘似的釘在我身上。有一個人用他的尖銳的眼睛監視着我，還有一個人快快的跟在我後邊，我走一步，他也走一步。

我回到大街上去。我知道在第二個轉彎，就有一個小街，街裏有一個門，可以通到那條小巷裏去。我跑進這個小街，躲在街口的門後，我把背貼在牆上，一動也不動的立在那里。時間一分一

分的過去，遲得如一句鐘似的。我知道那個黑猶太人正在近旁。他監守着等我出來。他是貓，而我是鼠。通到那條巷的門，約有四步路便可走到。我突然的用力一跳，便跳到那條巷裏。我看見佛尼埃在我前面驅着馬車徐徐的走着。我向他那邊跑過去。

「盡力驅趕這車，佛尼埃！」

車輪壓在石路上，彈簧在轉彎時，摩擦作響。我們轉了一個彎。佛尼埃鞭了他的可憐的馬一下。我回頭看，彎過去的街上，沒有人立在那里。現在是沒有人跟着我了。我們平安了。

但是我們已被監視這件事，卻是千真萬確的。然而我並不灰心。我們之引暗探的注意也許只是偶然的事？他們也許還不知道我們是誰。我們也許還可以在他們把我們捕去以前實行了我們的計劃。

但是我忽然想起費杜爾了。他現在怎麼樣了呢？他已經被捕了沒有呢？

五月十二日

我到費杜爾約我相會的酒館裏去。我要看他的遭遇如何，而決定我們的計劃。如果他已被捕，那末，我們的計劃更失敗了。如果他已安然逃脫，則我們明天便可以實行這計劃，然後……

我坐在窗旁的一張桌子上。我能夠看見街上，警察穿着他的溼外套，車夫坐在車門緊關的車座上。過往的行人都張着雨傘，雨點打在窗櫺上，雨水潺潺的流下屋脊。天氣灰黑而且沈悶。

費杜爾進來了，他的靴釘嗒嗒的響着。他同我握手，幾個相識的人，仍在街上現出，他們都立在雨中。有二個人，把濕臉藏在大衣領中，看守着大門。還有兩個人，同着巡警立在街隅。其中的一個人是我昨天看見的跛乞丐。我眼光在那里搜尋那個猶太人。他正站在酒館門口。

我說道，『費杜爾，我們被監視了。』

『真的麼？』

『是的，我們真被守着了。』

『不能夠的！』

我牽牽他的衣袖道，『你看！』

他凝神向窗外望了一望。

『呵，那個跛子……淋濕得像一隻狗……是的，真的……懲罰他……我們怎樣辦呢？佐治？這酒館是被包圍了，我們逃脫的機會極少，我們走到街上就會被他們攔阻住了。』

『你的手槍裝好了沒有，費杜爾？』

『有八顆子彈。』

『那末，我們走吧。』

我們走下石階，穿着制服的侍役很恭敬的開了前門讓我們出去。

我們並肩走出，費杜爾的刀拽在後邊，嗒嗒的響，我知道費杜爾已預備好了，我自己也已預備停當。

費杜爾忽然用肘輕輕的觸我，急聲低語道：『看，佐治，看。』

祇有一輛上等馬車站在街角。

『先生，這匹馬很快……』

『快跑，快跑……給你五個盧布賞錢。』

那匹好馬跑得非常快。一點一點的泥點飛濺到我們臉上去。雨點織成的網從天上掛下來。後面有人大叫道：『停車！』

馬沈重的噴着氣。我用手推車夫的肩膀道：

『快些跑，車夫！再賞五個盧布給你！』

又到公園裏了。我們跑進樹林中。草是溼的，樹枝也被雨水壓而垂下。雨水把路衝了許多窪洞。我們在泥水裏跑着。

『再見，費杜爾。今天晚上離開此城。』

他的軍衣在綠枝中隱現了一會，便看不見了。我黃昏時回到城裏，但是不敢回到旅館裏去。我們的計劃完全失敗了。不知佛尼埃，亨里契，愛爾娜他們現在怎麼樣了？

我沒有地方好住，就在各大街上走來走去，以消磨這個長夜。時間過得真慢。我覺得又倦又冷，我的足在痛楚着。但是我還不會灰心。我心裏還存有希望。

五月十三日

我寫了一封信給依梨娜，約她來會面。她到公園裏來會我。她有晶瑩的眼珠和黑色的鬚髮。我對她說道：『大水不能消滅愛情，川流也不能把他衝去。愛情是比死還強的……說一句話，依梨娜，我便把什麼事情都收拾起，專做你的奴隸。』她望着我，微笑了一下，然後她輕輕的答道：『不。』

我靠近她，低頭微語道：

『你愛他麼，依梨娜？……你愛不愛？』

她沈默不言。

『你不愛我麼，依梨娜？』

她突然的很迅速的伸出她的長而美麗的兩臂抱着我。她微語道：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我聽見她的聲音，感到她身體的接觸。一陣強烈的愉快，在我心裏燃了起來。我用力說道：『我就要走了，依梨娜。』

她臉色變白了，我直望着她的眼睛。

我說道：『聽我說，依梨娜，你並不愛我，你並不明白我。如果你真愛我，你一定會替我焦急。我現在正被他們所追捕；我的生命懸在一線上。但是因為你不愛我，這於我都沒有什麼要緊。』

她很擾亂的問道：『什麼？你不是說他們在追捕你麼？』

晚風乾燥的吹來，空中猶有一種雨的氣味。公園中看不見一個人：只有我們兩個人。

我高聲說道：『是的，我正被他們追捕着。』

『親愛的佐治，快些走吧！……快些！快些！……』

我笑起來。

我說道：『不要再回來，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說呢？』

她說道：『唉，不是的，我愛你，佐治。』

「不要同我開玩笑，你怎麼敢說愛情呢？難道這就是所謂愛情麼？你同你丈夫住在一起，你怎麼同時又能夠愛一個別的人呢？」

「我愛你，佐治。」

「你愛我麼？……但是你是已有丈夫的。」

「唉，我的丈夫……請不要提到他。」

「但是你是愛他的，你不是？」

她仍舊不回答，我又繼續下去說道：

「我愛你，依梨娜，我要回來，而你是我的了，你必是我的。」

「我同你在一起，最親愛的，我是你的……」

「並且也是他的，你的意思是這樣麼？並且是他的？」

我離了她，黃昏過去了，燈光顯出黃暈，忿怒幾使我窒息。我連連的反覆的自語道：他的和我的，我的和他的，而且是他的，而且是他的，而且是他的。

五月十五日

今天的報紙上說，暗殺總督的計劃已被發現，因此，這班罪人不能使他們的惡計成功，但是這些暗殺黨已想法逃脫，現在還未受捕。官廳已設法搜捕他們。

「官廳已設法搜捕。」但是我們不也曾設過法麼？我們這次雖然沒有成功，然而也不能便說是失敗。費杜爾，愛爾娜和亨里契都已經走了；佛尼埃和我，今天也要走了，我們仍然是要回來的。

中卷

七月四日

六個星期過去了，我又回到N城去。這六個星期我是住在一所屬於一家貴族的老屋裏過的。在白色的門外，有一條路可以看見，在郊外，立着許多綠色的古樹，樹上生着許多新枝。在那條路的兩旁，卻是一片黃色。稻稈微微的作響，雀麥低垂着他們的沈重的頭。中午時候，天氣很熱，我常常走出去，躺在柔泥地上；稻稈立着，似一陣軍隊，芥子顯出一片紅色。一陣陣的苜蓿和香甜的豌豆的氣息充滿在空中。天上的雲片寧靜的融散開去。一隻禿鷹閒暇的在雲端翱翔着。他嚴肅的伸開雙翼，停在空中，不飛不動的。一切自然界的各物，似乎也都和他一同停着不動；祇有熱氣和上面的黑點。

我的視線凝注在這禿鷹身上。

但是現在城裏的空氣又是沈鬱，又是充滿了腐敗的灰塵。一長行的車馬，在塵土飛揚的街

上走着，車輪重濁的響着，苦馬極力的掙扎走着，車都不停不息的往來不已，還有街上風琴的聲音，車鈴的高朗的響聲，人的語聲也極喧擾。

我等候夜的來臨，在夜裏，這城便睡着了，人類的怨恨便可以銷沈下去了，在深夜裏，希望仍舊照耀着。

『我要給你們以晨星。』

七月六日

我現在不是一個英國人了，我是一個商人的兒子，名字羅爾，西門諾夫，狄托夫（Frol Semenov Titov），是從烏拉河（Ural）來的一位木材商人。我住在廉價的住宅裏，禮拜六我還到禮拜堂裏做禱告，即使最熟的人也不能辨認出我就是以前的佐治·奧白蘭。我屋裏的桌上蓋着齷齪的白桌布，桌邊放了一張跛椅子，一球已乾枯的葵花擺在窗台上，皇帝的肖像掛在牆上，齷齪的酒精燈上的水壺，一到早上便噏噏的響起來，走廊旁的各家門也被打得逢逢作響，我只有

個人住在自己的籠中。

我們的第一次失敗使我增痛苦，我心充滿了怨毒，我的一切思想都集中在他，就是那個總督身上。我晚上不能熟睡。我時時微語他的名字；到了早晨，我的第一個思想便是想到他。我能夠看見他在我面前，那個灰白色的老人，無血色的唇邊，帶着慘笑。他是十分侮蔑我們的。

我憎恨他的白屋，他的車夫，他的衛兵，以至於他的馬。我憎恨他的金邊眼鏡，他的尖銳的雙眼，他的深陷的兩頰，他的身材，他的懶惰的生活，以至於他的清潔而吃得好，着得好的兒女們，我憎恨他的自私的保護，及他的對於我們的憎惡。我憎恨他。

愛爾娜和亨里契都已回來了。我正在等候着佛尼埃和費杜爾。城裏很平靜；他們已忘了我們了。在十五日，總督要到戲院裏去。我們要在路上捉着他。

七月十日

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又來了。我看見他橢橢色的臉，看見他三角形的鬍鬚。當他調治茶時，

他臉上帶着煩惱的神氣。

「你讀完了沒有，佐治？」

「讀完了。」

「那末……事情就是這樣……」

他穿着老式的衣服，繫了一條黑帶，口裏銜着一根廉價的香烟。

「事情進行得怎麼樣了，佐治？」

「什麼事情？」

「呵，你是知道的……」

「事情進行得很順利。」

「但是似乎太慢些……你們現在就可以攻擊了……最方便的時候……」

「如果我們做得太慢了，安得留·彼得洛威慈，那末，請你自己快些做去好了。」

他臉上現出很煩惱的神氣，手指頭在桌上敲着。

「聽我說，佐治。」

「唔？」

「委員會已經議決要激烈進行。」

「唔？」

「我說，大家已議決，照現在的情勢看來，必須激烈進行。」

我不回答他。我們坐在一所醜陋的旅館名叫「進步」的屋裏，留聲機很粗率的響着。侍役的圍裙，在青烟中顯得很白。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很親熱的說道：

「你滿意了麼，佐治？」

「我爲什麼要滿意，安得留·彼得洛威慈？」

「呵，不是因爲已經議決要激烈進行之故麼？」

「什麼？」

「唉，上帝……但是我不過告訴你而已。」

他很真誠的願意給我些快活，我笑起來。

『呵，你們已經議決要激烈進行了麼……很好。』

『但是你對於這事，意見如何？』

『我沒有意見。』

『這話什麼意思？』

我由椅子上站起來。

『委員會如此議決，我是十分喜歡的，安得留·彼得洛威慈，但是我不以為我們的進行應該比我現在所做的還要激烈。』

『但是爲什麼，佐治爲什麼？』

『你們自己去試一試看。』

他很驚異的把雙手放在桌上，他的手是黃色的，他的手指頭染滿了煙渣。

『是說笑話麼，佐治？』

『不是的，我並沒有說笑話。』

我離開他，他大概坐在那里有好久工夫，飲啜他的那一杯酒，在想那些問題：我到底有沒有同他開玩笑，他自己到底有沒有觸怒了我。我又自語道：可憐的老人，可憐的長成的孩子！

七月十二日

佛埃尼和費杜爾都已經到了。我已經同他們討論過所有的事。我們的計劃還是與前次一樣。三天以後，在七月十五日那一天，總督要到戲園裏去。

在七點鐘時，愛爾娜便要把炸彈帶來給我。她在她的旅館裏，她的住屋中，製造炸彈。她把水銀放在酒精燈弄乾燥了，她把玻璃管塗上白蠟，把導火管擺了進去。她十分熟悉她的工作。我不會想到她會有什麼危險發生。

在八點鐘時，我便要把這些炸彈分配給他們。佛尼埃站守在第一個門口，費杜爾站守在第二個門口，亨里契站守在第三個門口。我們現在不會被他們監視着。這是我十分確信的。這一層

不啻給了我們以權力——以一把尖銳的刀。

七月十四日

我想起我以前在北方的時候了，那時我住在北極圈旁，在一個挪威的漁村中。在那個地方，一株樹木也沒有，也不見有小花木，甚至連草也沒有。除了赤裸裸的山岩，灰色的天，灰色而沈鬱的海洋以外，什麼也沒有。漁夫穿着皮毛的短衣，在那里拉溼網。有一股魚的和鯨魚脂肪的氣息。我覺得對於一切景色都看不慣——對於天，對於海，對於山岩，對於鯨魚油，對於那些沈鬱的人，對於他們聽不懂的談話。我失了我自己。我對於我自己也成了一個陌生的人了。

今天我又覺得自己對於什麼東西都不慣了。我到 Tivoli 花園裏去，在露天戲台前面占了一位座位。禿頭的指揮者正向前後面鞠躬；樂隊裏的叫笛吹出很淒慘的聲音。走繩的人穿着桃紅色的緊身褲，在燈光很亮的平台上出現。他們爬上柱子，像一羣貓，又向下滑溜下地；他們在空中轉來轉去，跳到這邊，跳到那邊，在黑夜的燈光裏，雙手很堅固的握住了木竿。我看着他們

的強壯而有彈性的身體，毫不起感觸。他們看我是什麼樣的人。我看他們又是什麼樣的人……擁擠的人羣在身旁走過，頭髮鬢曲的商店伙計和肥胖的商人懶惰的在花園裏走來走去。他們發狂似的喝着白蘭地，互相譏刺，互相笑語。婦人們的眼光，貪婪的在搜尋着什麼東西。

傍晚的天色，漸漸的大黑了，晚霧瀰漫在天上。明天是我們的時候了。我心裏起了一種清清白白，如鋼刀之尖銳的思想。沒有愛，沒有世界，沒有生命。所有的祇是死，死是冠——是荆棘的冠。

七月十六日

昨天終日悶熱。公園裏的樹木沈鬱的靜默着。有一種雷雨將近的記號。雷聲的第一響，從一片白雲後發出來。黑影掩蓋在大地上。松樹的頂，開始呻吟起來。黃塵在空中飛揚着。雨點喧嘩的落在樹葉上。第一次電光，壓抑的吞出他的青舌。

在七點鐘的時候，愛爾娜到約定的地方會見我。她的裝扮，像一個下等社會的婦人；她穿了一身綠裙，圍着一條絨線織的圍巾。她的倔強的髮髮，在圍巾底下露出來。她帶了一籃櫛櫛來。

我很謹慎的從她手裏把她帶來給我的東西接過來把他放在我的大皮包中。這個東西很重，把我的手壓得很痛。

愛爾娜嘆了一口氣。

「你倦了麼？」我問道。

「不倦，佐治，我精神很好。」

「那末，你爲什麼嘆氣呢？」

「佐治，我可以同你一同去麼？」

「不能，愛爾娜。」

「唉，佐治，我求求你。」

「不，不能夠的。」

我看她眼中含着一種覷怯的請求。

我對她說道：「你回去吧，等到夜裏十二點鐘時再到這個地方來。」

『佐治……』

『時間已經到了，愛爾娜。』

天氣還是潮溼的，樹枝在顫動着，但是夕陽的餘光已經現在天空。我離開愛爾娜，讓她獨自坐在板凳上。她在中夜以前，沒有人和她作伴。

在八點鐘時，大家都已立在自己的崗位上了。我在總督住宅左近走來走去。我等候他的車出來。

馬車的燈突然照耀到黑暗中。我聽見玻璃門碰的一聲開了。一個灰色的人影出現在白色的石階上。黑馬慢慢的轉出門外，向外邊走去……

總督已經到了第三個門旁了……

我等着。

一分鐘之過去，如一日之久，如一年之長。

我等候着。

黑暗更濃密了，方場上更黑了，塔燈更亮了，四圍益益沉默起來。
我等候着。

塔上的鐘聲響了。

.....
我慢慢的走到第三個門口，看見亨里契站在那裏不動，他穿着青色的農民衣服，戴着帽子。

『亨里契！』

『是你麼，佐治？』

『亨里契，總督已經走過去了。』

『在什麼地方誰走過去？』

『總督他的車經過你這個地方。』

『經過我麼？』

他的臉色變白了，他的眼睛睜大着，射出強烈的光。

「經過我麼？」

「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是的，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到什麼地方去麼……我在這裡……在這門口。」

「你沒有看見麼？」

「沒有……」

我們站在朦朧的路燈下面，燈光很平靜的燃着。

「佐治，費杜爾道。

「什麼事？」

「我不夠……我要把他擲掉了，快些把他拿去。」

我們站在煤氣燈下面，彼此眼對眼的望着，我們不說話，鐘聲第三次又響了。

「我明天要見你。」

他（亨里契）失望的揮着手道：

『明天……』

我回到自己的屋裏，走廊裏人聲喧嘩，我聽見有醉人的聲音。我最後便獨自一個人在黑暗中了。

七月十七日

亨里契很激動的說道：

『我起初是站在門口的。我在那里約站有十分鐘……那時，我覺到我已被人看見。我走到街上去……後來我又回來，再站在那里……一點也不見總督的蹤跡。我走開去……大約恰當那時，他的車便過去了……』

他把雙手蓋在臉上。

『真可羞……真可羞！』

他昨夜沒有睡覺，他眼皮下有青影，兩頰上有紅斑點。

灰色馬 中卷

他問道：『佐治，你相信我麼？』

『相信你。』

我們靜默了一會，後來，我說道：

『聽我說，亨里契，你爲什麼去做這件事？如果我是你，我便要去做和平的工作。』

『我不能夠。』

『爲什麼？』

『唉，爲什麼……這件事要做不要做呢？你知道這是必要做的。』

『那末，怎麼樣呢？』

『那末，我怎麼能夠脫身不做這事呢？我有什麼權力不去做這事呢？我怎麼能夠一面承認這事有必須做的理由，而一面又脫身逃避，不去做這事呢……我怎麼能夠？』

『爲什麼不能？』

『爲什麼不能……那我說不出來，別的人也許會這樣做……我不會……我不能夠……』

他又把雙手蓋在臉上；他又如入夢似的低語道：

「唉，上帝！唉，上帝……」

我們沈默了一會。

後來，他說道：「佐治，同我說實話；你到底相信不相信我呢？」

「我已告訴你，我是相信你的了。」

「你能給我第二次機會麼？」

我不說話。

他堅執着。

「是的；你必須讓我……」他徐徐的說道。

我仍舊不說話。

「唉，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那末……」

他的聲音裏帶着恐怖。

『你自己靜定些，亨里契，』我說道，『你所要求的，我都答應你。』
他低語道：『謝謝你。』

在屋裏時，我自己問道，他爲什麼在這里？這件事是誰的過失？是我的麼？

七月十八日

愛爾娜問道：

『這件事什麼時候才告結束呢？佐治什麼時候呢？』

『什麼事告結束，愛爾娜？』

『我不能夠以謀殺爲生活，我不能夠。』

我們四個人這時坐在一家酒館的雅座裏。灰塵佈滿的鏡上，寫上了好些人名；窗旁放一隻久已壞了的鋼琴。薄薄的板壁外面有人在彈“Matchiche”。

雖然這屋裏很溫熱，愛爾娜還用圍巾圍着。費杜爾喝着皮酒。佛尼埃把一隻灰白色的手放

在桌上，把頭靠在手上。大家都沈默着。後來，費杜爾的足輕踏地板，開口說道：

「這是太匆促的結果——我們自己騙了自己……那個亨里契獸類把我們的事弄糟了……」

佛尼埃抬頭望他。

「你怎麼能夠，費杜爾？」他說道，「你為什麼說這種話？我們不要責備亨里契。我們大家都要受責備。」

「為什麼我們大家……我所說的話就是：如果一個人已自號為恐怖黨，那末，他就應該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就應該受其結果。」

沈默了一會，然後愛爾娜低聲說道：

「唉，上帝……誰對誰不對，那有什麼要緊呢？我不能忍受了。我不能夠。」

佛尼埃親切的吻她的手道：

「你現在很痛苦，親愛的愛爾娜。但是試想亨里契，他更要怎樣的苦呢……」

「Matchiche」還在隔壁奏着，醉漢在那里高聲唱着樂歌。

「唉，佛尼埃，不僅是亨里契……我也不能夠忍耐這種生活了……」

她開始哭了。

費杜爾皺着眉頭，佛尼埃不說話。我很奇怪：爲什麼痛苦，爲什麼要求安慰？

七月二十日

我閉上眼睛，躺着。街上的喧聲，從開着的窗口送了進來；這石頭的城裏，氣息十分沈悶。我半醒半睡的看見愛爾娜在我面前。

她正把門鎖了，我能夠聽見尖銳的落鎖之聲。她徐徐的走到桌邊，徐徐的把酒精燈點起來。一種灰色的火藥散佈在鐵板上面——這就是輕酸汞，火焰的青舌——如蛇類之舌——在舐那鐵板，炸藥乾了，許多小粒閃耀發光，發出小爆聲。那微小的鉛色的東西在玻璃裏轉動。這些東西，就是去打破那洩出管的。我有一位同事，就是因爲做這個工作死去的。他的屍身——或者，寧

可說他是屍身的碎片——在屋裏找出來：濺出的腦髓，塗滿紅血的胸部，破碎的腿和手臂，所有這些身體的碎片，都被收集起來，放在車上，拉到警察區裏去。愛爾娜也有同樣的危險。

如果她真被炸了，便怎麼樣呢？如果毀了她的如麻的頭髮，和奇怪的青色的眼睛，而祇有一堆紅色的血肉餘下，便怎麼樣呢？……那時佛尼埃便要代替她做這個工作了。他也是一個化學家，這種工作做得很好。

我張開眼睛，一線日光射進窗幃，照在地板上。我又墮入幻想中去。同樣的思想又回到我腦筋裏去。爲什麼亨里契「離開了」？亨里契並不是一個懦夫，然而一個粗心的人較之一個害怕的人尤壞。或者這不過是偶然的事麼？唉，偶然的？

這對於我都是一樣的。對於我都是一樣的。也許亨里契之加入我們，我應負其責任。也許總督之至今日尚活在世間，是他的過失。也許愛爾娜會被炸了，也許佛尼埃和費杜爾會被他們絞了。但是總督總要殺死，這就是我的志願。

我起床，窗外的方場上已有許多人如黑蟻似的在那里忙碌了，每個人都專心顧他自己的

事，顧那日常的小事。我蔑視他們。

七月二十一日

我今天偶然的走到依梨她的住宅旁邊。這所住宅立在方場上，大而醜，看去很沈鬱。習慣的勢力迫我在路旁樹蔭下找凳子坐。習慣的勢力又使我在低語：我今天要見她的時間。去一分鐘一分鐘的計算時間。當我想到她時，我有些回憶起一種奇怪的南方植物，一種熱帶產的植物——炎熱的日光與灼熾的山岩所產的。我看見仙人掌的堅硬之葉，他的彎曲的幹，在他的尖利的刺叢的中央，生了一朵大紅色的花。有人會想到是一滴紅色的血放射出來，凝結成紅紫色。我在南方，在一個奇異而富麗的花園裏，在棕樹與橘樹叢中，看見過這樣的花朵。我摸摸他的葉片，他的尖刺戳進我的手裏；我在刺人的針刺與醉人的香氣中呼吸著。海水晶熠的發光，太陽昇在中天，一種神祕的咒語正在工作。這朵紅花迷誘了我，使我靈魂苦楚。

但我現在沒有要求依梨的心。我不願意想到她。我不願意回憶到她。我心中占滿了奇異

的怨恨之感情。我也不再問問我自己：究竟值得怨恨不呢？

七月二十二日

他每星期必要坐車到他的辦公處兩次，約在禮拜三與禮拜五之間。他總不走同一的路徑，行期也不在同一的日期。我們要記下他走的時間。在一二天內，我們便要把我們的人佈置在各條街上。佛尼埃在郵街等待他，費杜爾在 *Crooked* 巷等待他，亨里契在別一條遠些的街上等待他，我們這一次不會失敗了。

我如果不擔任這個工作，我便要怎麼辦呢？我不知道。這是很難說的。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決定：我不願意過和平的生活。

吸鴉片煙的人有幸福的夢境；他們看見樂園裏靜穆的綠林。我不吸鴉片，我沒有幸福的夢。但是如果我不蔑視人生的法律的存在，不生爭擾的快樂的情感，那末，我的生命會有什麼價值呢？我也許還要說：『推動你的鐮刀，收割秋稻；因為你收穫的時候已到了。』——現在是脫離那

些非我們之友的人的時候了。

七月二十五日

「你，費杜爾，在 Crooked 巷守看著。總督大概是要經過佛尼埃所守的那條街。但是你也必須要預備攻擊。還要記住：我是完全信託你的了。」

他久已不穿他的馬隊軍官的制服了，現在戴的是司法部官員戴的制帽。他臉上修剃得很干淨，他的黑髭向上翹起。

「我們這一次可以得手了，佐治。」

「你能決定麼？」

「十分。他不能逃走。」

我們在郊外公園裏。

「費杜爾！」

「唔？」

「如果你要被審判時，你千萬不要忘了去叫一個顧問，替你當辯護。」

「一個顧問？」

「是的。」

「你的意思是指律師麼？」

「是的，當然的。」

「我不要律師，我憎惡他們。」

「好的，隨你的意思做去吧。」

「不會有審判的……我爲什麼要被他們審判呢？我要把最後的一粒彈丸留給自己用……」

……這就解決了。」

我從他的語聲中知道：他的最後的彈丸必是爲他自己用的。

七月二十七日

我有時想到佛尼埃，想到他的愛，想到他的深摯的信仰。我不相信他的話。我不明白一個人怎樣能夠相信愛，能夠愛上帝，能夠爲愛之故而生活著。如果這種話不是佛尼埃說的，我便要大笑了。但是我却不笑他。佛尼埃他自己能應用普希金的下面的話：

『我爲一種精神上的飢渴所苦，疲倦的經過荒蕪的沙漠。一個六翼的天使出現在十字路口，我的面前。』

他又說：

『他拿刀戳進我的胸前，把我的顫動的心取出——把一塊熊熊燃着的煤炭，放進我的空腔裏。』

佛尼埃是會死的。他是有一天會不存在世上的。『熊熊燃着的煤炭』是會被熄滅了的。我問我自己：他與別人，就說是費杜爾吧，有什麼分別沒有呢？他們倆都要去殺人。他們倆都要死亡。他們倆都要被人忘記。他們的分別，不在他們的行爲上，而在他們的說話上。

我想到這里，我笑起來。

七月二十九日

愛爾娜說道：『你一點也不愛我，你已經忘了我——我現在是你的陌生了。』
我厭惡的回答道：『是的，你是我的一個陌生人。』

『佐治……』

『什麼事，愛爾娜？』

『不要說這種話。』

她今天不哭，她很平靜，所以我說道：

『這個時候，怎麼會想到你呢，愛爾娜？你不曾看見麼？我們是失敗一次，又一次了。』
她低聲說道：

『失敗一次，又一次了！』

「而你還要求愛情。現在我心裏沒有愛情。」

「你愛了別個婦人。」

「也許。」

「告訴我實在的事。」

「我久已告訴過你了。是的，我愛別個人。」

她的全身傾向着我。

她說道：「我不管。隨你愛什麼人。我活着不能沒有你。我永久的愛你。」

我望着她的憂鬱的藍眼睛。

「愛爾娜！」

「親愛的佐治……」

「愛爾娜，你最好走吧。」

她同我接吻。

「唉，佐治，我不希望什麼事，我不要求什麼事，我只要你能常常同我在一起。」
夜漸漸的深了。

七月三十一日

我說：我不願意想依梨娜，但是我全部的思想却都集在她身上。我不能忘了她的眼睛，這雙眼睛含着午晝的光明。我不能忘記她的手，她的長而瑩潔的玫瑰色的手指。眼睛和手是靈魂的反映。在美麗的身體上怎麼會有醜惡的靈魂呢？……但是她也許不是自由而驕傲的，而是一個奴隸。這有什麼關係呢？我要她，沒有一個人比她更好；沒有一個人比她更強壯更快活。我對她的愛情，給她以美與力量。

現在是夏之夜，薄霧朦朧。一陣污濁的乳白色的霧從露水沾溼的地上升起。樹枝與森林的溼的外影都沈浸在這霧的暖波中。羣星微弱的發光。空氣濃厚而潮溼，含有新割的稻草的氣息。這種夜間，正是草場的精靈跳躍於泥澤之中，念誦他的咒語之時。

我現在被迷惑了麼？爲什麼我儘管想到依梨娜，想到她的無思想的生活，想到她的做軍官的丈夫，想到她的做妻子，做母親的將來呢？然而我竟如用鐵練鎖繫在她身上似的，我沒有力量打破這鐵練，歸根結底的說來，我又何必打破他呢？

八月三日

明天是我們的時候了，還是愛爾娜，還是費杜爾，佛尼埃和亨里契。我不願意想到明天，不是我怕去想他呢？然而我是很能預知的，我相信明天。

八月五日

這是昨天的情形！

在兩點鐘時，我從愛爾娜那里取了炸彈來，我向她告別，又到大路旁去會亨里契，佛尼埃和費杜爾，費杜爾在 Crooked 巷看守，佛尼埃在郵街，亨里契在一條僻遠些的小街。

我走進一家茶室，叫了一杯茶來，坐在窗旁，空氣非常悶熱，車輪在石路上作響，屋頂散出熱氣。我等候了不久，大約有五分鐘的時間，我清清楚楚的記住：街上的清楚的喧聲，突然爲一陣沉重，奇異，而且高大的響聲所間斷。這個響聲很像有人用一把鐵鎚，在鐵板上奮力打下。接着便是玻璃破碎的聲音，然後一切都沈靜。街上的行人，擁擠喧擾的向曲（Crooked）巷奔去。一個穿破衣的童子高聲叫着。一個婦人手裏拿着一個提籃，一手握住一個人，激動的說着話。屋裏的侍役，從門內跑出來。哥薩克兵很快的走過街。有人說道：

『總督被殺了。』

我在人羣中走著，難於上前。大羣的人集在巷中，熱煙的氣味還在空氣中盤旋着。玻璃的碎片，散在路上，破碎的車輪成一黑堆。我能夠看見那輛車已被炸成碎片。一個高身材的工人，穿着藍布衫，站在我前面。他搖動他的骨瘦如柴的手臂，快而激動的說着話。我正想把他推在旁邊，更向前走近車子，突然聽見尖銳的槍聲連接的從右邊一條街上發出。我向那個方向走去。我知道是費杜爾在放槍。人羣擁得緊緊的，幾乎把我圍在核心。槍聲又響起來，但是遠了一點，後來，槍聲

漸短漸低。於是又沈靜了。那個工人的枯瘦的臉向我說道：

『我說，他不是放槍麼……』

我捉住他的手，用力把他推在一旁。但是前面的人羣，擠得更緊密。我除了頭頸，頭髮與寬闊的背膀以外，看不見別的東西。忽然我聽見有人在那里說道：

『但是總督是平安的……』

『他們捉住了沒有？』

『我不知道。』

『他們一定會捉住的……他們必須……』

『是——的……他們現在很多……這些……』

我今晚回家極遲。我所記住的祇是『總督是平安的』一句話。

八月六日

今天報紙上載著說：「當總督的車轉到 Crooked 巷時，一個少年，穿着司法部官員的制服，從旁邊行人道上，走到街上。他一隻手拿着一個匣子，用一條緞帶網着。

「當他走近馬車時，他把這個匣子用雙手捧着，拋在車輪底下。接着便發生可怕的炸裂。幸而總督沒有受傷，他站了起來，無人幫助，獨自走到最近的一家廊下，他留在那里，一直到了他的護衛來了以後才走。他們是用電話來叫的。總督的車夫頭上受傷得很利害。他到了醫院不久，便死去了。刺客擲了炸彈以後，便逃開去。守崗的警察與一個暗探追在他後面。刺客逃時，連放兩槍，把他的追者都打死了。還有一個警察想去攔阻他，但是胃部也受了重傷。刺客到了郵街，被第一警區的巡官和幾個侍役攔阻住了。他放了兩槍，殺了兩個侍役，躲在三號房宅的天井裏。這所房子便立刻被馬步警察及一隊電話招來的 N 聯隊的兵士所包圍。宅內一間一間的都搜過，犯人被人發現躲在天井的後隅，一堆木柴的後面。他對着追捕者放了好些槍，有一槍打死那個官長。以後一隊槍火便向他放去。犯人躲在木柴後邊，又放了好幾槍。他輕傷了二個兵士和一個無職任的官員。當槍聲停止時，兵士搜戮木柴後面，發現犯人的屍身；身上受有四傷，有二個傷是致命

的。這個刺客是一個二十六左右的少年，頭髮黑色，身體高大強壯，身邊搜不出什麼文件。在他褲袋裏，藏有二把白朗寧手槍和一匣子彈。

「官廳已設法搜捕刺客的同黨。」

八月七日

我躺在床上，我的頭埋在熱枕頭下面，天已亮了。

又是一回失敗！比失敗更甚——是一個大傷。我們受了大打擊。費杜爾誠然是盡他的所能做去，無論如何，他沒有放過那車子。

我並不為費杜爾悲傷，我也不因我不能跑去救他而悲傷，我也許再殺死五個侍役和警察。那是與我們的計劃差得太遠了……但是我所恨的是我不知道總督在一家廊下，離我只有幾步路。我是要尋找他的。

我們沒有離開這城。我們不會被捕。如果我們不能在街上攔殺了他，我們便要到他家裏去。

他現在已心定了。他喜歡他的勝利。他不注意，他不怕。但是我們的時候總是要來的。那時這件事便可告成了。

八月八日

亨里契對我說道：『什麼事都完了，佐治！』
我全身的血都衝到臉上來。

『閉口……』

他驚駭了，退身縮去。

『佐治，你怎麼了？』

『不要這樣無意識！什麼事也沒有完。你說這種話應該自羞。』

『但是費杜爾……』

『不要對我談到費杜爾……費杜爾已經死了。』

「唉，佐治……但是這就是……就是……」

「唔，說下去。」

「不……不過想到而已……不……但是我想……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你說「我們怎麼辦」是什麼意思？」

「他們在搜捕我們呢。」

「他們常常是如此的。」

雨聲浙瀝不止，沈鬱的天空在哭着。亨里契全身都打溼了，雨水從他的破帽上流下，他更瘦了，兩隻眼眶深陷進去。

「佐治……」

「唔？」

「相信我……我……我所要說的話就是……我們現在只有兩個人了，佛尼埃和我自己，兩個人是不夠的。」

「我們有三個人。」

「那第三個人是誰呢？」

「是我，你忘了。」

「你？」

「自然是。」

沈默了一會。

「在街上辦這事是非常困難的，佐治。」

「什麼困難？」

「我說在街上下手很困難。」

「我們到他家裏去。」

「到他家裏？」

「是的，你爲什麼這樣驚訝？」

「你還有希望麼，佐治？」

「我已決定……你應該自己害羞，亨里契。」

他拿了我的手，臉上帶着苦惱的神氣。

「請恕我，佐治。」

「是的，自然的。但是記住：現在費杜爾已死，輪到我們了。你明白了麼？」

他帶着擾亂的低聲回答道：「是的。」

但是在這個時候，我悲悼費杜爾不能再在我身旁。

八月九日

我忘了點燭。在灰明的微光中，我能夠看見愛爾娜在屋隅徘徊着。她今天偷偷的到我房裏來，也不說話。她並且不吸煙。

「佐治」她後來說道。

『什麼事，愛爾娜？』

『這是——這是我的罪過。』

『什麼是你的罪過？』

『費杜爾……』

她慢慢的說着，這一次她語音沒有帶着哭聲。

『無意識，愛爾娜，你不要自苦。』

『唉，那是我，那是我去……』

我握著她的手。

『這不是你的罪過，愛爾娜，聽我的話。』

『他也許現在還能活着，如……』

『不要，愛爾娜，你祇是惱我。』

她從椅上站起來，走了幾步，又沈重的坐了下來。我說道：

「亨利契以爲我們最好收拾起這事不做。」

「誰這樣說？」

「亨利契。」

「不做了爲什麼？」

「問他去，愛爾娜。」

「我們真要不做這事了麼，佐治？」

「你也是這樣想麼，是不是，愛爾娜？」

「我願意你頭一個這樣想。」

「呵，當然不的。我們必須再做下去。」

然後她熱心的問道：

「誰要去當那第三個人呢？」

「我，愛爾娜。」

「你」

「唔，是的。」

她低下頭，把臉靠在窗上，望着外面黑暗的天井。後來，她突然站起來，走到我這裏，熱烈的親我的嘴唇。

「親愛的佐治……我們可以死在一起麼……佐治？」

夜又沈默的降了下來。

八月十一日

我們只有兩個方法：第一個是過了幾天以後，再在街上要擊他；第二是到他家去。我知道我們正被搜捕。我們在城裏再住一個禮拜是極不容易的事。如欲照從前一樣的列定崗位，尤為不易。好吧，讓我們說，我代替費杜爾，佛尼埃回到他原來的崗位，亨里契也仍舊位置在原地。

但是警察時時刻刻在警備着街上，又佈滿暗探。他們等候着我們。他們會突然的包圍了我

們，把我們捉了去。並且，總督還會經過這幾條同樣的街道麼？他很容易再擇別的路走……但是我們如果到他家裏，又是怎麼樣？自然我並不注意誰被炸死——管他是他的家族也好，他的暗探也好，或是他的衛兵也好。但是這是很冒險的。那所屋很大，有許多間房間……我細細的反覆想了以後，我心裏非常疑惑不定。我不能決定我們是否應該到那裏去。這事真不容易解決。然而我們又必須解決。

八月十三日

佛尼埃現在是一個上等的人。他戴着軟帽，結著顏色鮮明的領帶，穿着灰色的短衫。他的頭髮鬚曲起來，和從前一樣，他的憂鬱之眼，閃閃發光。

他對我說道：「我們失了費杜爾，真是可悲。」

「實在是很可悲。」

他悲慘的微笑。

他說道：『你所失的不是費杜爾』

『你這話什麼意思，佛尼埃？』

『你是不是悲傷你失了一個同事的人是不是？』

『自然是的。』

『你自己已知道了。他是一個同事的，一個有才幹，有膽量的同事。而現在他已不再生存在世上了。你對你自己說道：我們沒有他。這事怎麼進行呢？』

『正是如此。』

『那末，你明白……你對於費杜爾本人，已經忘記了。你並沒有失掉他。』

軍樂隊在大路樹蔭下奏樂。今天是星期日。工人穿着紅衣，在路上閒遊，手裏拿着手風琴。他們一面談，一面笑。

佛尼埃說道：『聽着——我忍不住要想費杜爾。他對於我，不僅僅是一個同事，不僅僅是一個革命黨……祇要想到他躲在柴堆後邊時所感得是什麼。他一面放槍，他時時刻刻知道，他的

一滴一滴的血也都知道，他的死期近了。他看着死神的臉時，看得多久呢？

「佛尼埃，費杜爾他是不害怕的。」

「我不是這樣說，佐治。我知道他不……但你能夠切實的感覺到他的痛苦麼？你能夠想像他受傷以後怎樣的痛苦——當他的眼光漸漸模糊，他的生命正要離開他時麼？」

「沒有，佛尼埃，我沒有感到。」

「那末，你始終沒有愛過他了。」他低聲的說。

我說道：「費杜爾是死了的……你現在最好還是告訴我，是否我們應該到……那里，他的屋裏去？」

「到他的屋裏去。」

「是的。」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們是否要把他的全屋炸了。」

「屋裏的人呢？」

「什麼人？」

「他的家族，他的孩子們？」

「你所想的就是如此麼……無意識……」。

佛尼埃沈默了一會。

「佐治，」他後來說道。

「什麼？」

「我不能贊成。」

「贊成什麼？」

「到那里去。」

「無意識……爲什麼？」

「我不能……因爲小孩子們……不，佐治，」他十分擾亂的接下說道，「不要這樣辦。你怎

麼負得起這樣的責任？誰給你這個權力？誰允許你這樣做？」

我冷淡的答道：

「我自己。」

「你自己？」

「是的，我自己。」

他全身顫慄起來。

「佐治，小孩子們……」

「不管什麼小孩子們。」

「佐治，對於耶穌呢？」

「這與耶穌有什麼關係？」

「佐治，你不記住麼？我用了我父親的名字來，你們不迎接我，如果別的人用他自己的名字走來，你們便要迎接他了。」

「引經據典有什麼用處呢，佛尼埃？」
他搖搖頭。

「你的話很對；有什麼用處……」

我們沈默了好一會。我最後說道：

「很好……我們在路上要擊他吧！」

他臉上耀着微笑。後來我問他道：

「你也許以為我是因為聽了經上的話，所以變計的麼？」

「當然不的，佐治。什麼一個觀念……」

「我之決定，是因為在街上要擊，失敗的機會較少。」

「自然，少得多……並且你知道：我們會成功的。上帝聽見我們的禱告。」
我離開他，我自己厭煩起來。究竟到總督屋裏去不更好麼？

八月十五日

我又想到依梨娜了。她在什麼地方？我問我自己。她爲什麼不想尋找我？她不知道我的結果如何？怎麼能活著？那就是她不愛我之證。她已忘記了我。她的接吻是假的。但是如她一樣的眼睛決不會假。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什麼。我已見到她的愛情的快樂；我也聽到快活的說話。我要她，我要來取了她去。也許這不是愛情。也許明天她的眼睛朦朧了，她的笑聲，我向來那樣喜歡的，會反而惱我。但是今天我是愛她的，我不管什麼明天。現在，在這個時候，她站在我眼前，似乎她實在在這一樣。我能夠看見她的黑的辮髮，她的臉的平滑的外形，她的瑩潔的玫瑰色的兩頰。我叫她，我對自己反復叫她的名字。我們的時候立刻便要到了——這是最後的，必是最後的……我能見她不能呢？

八月十七日

我們明天再在街上要擊總督。如果我能夠禱告，我便要禱告了。

八月十八日

愛爾娜第三次預備炸彈。在三點鐘時，我們已各立在自己的崗位上。我兩手拿着一個匣子。我要走一步，匣裏的東西必要震動了一下。我在大街的左廊上走着。溫熱的空氣裏有秋天的氣息。在早晨時，我已經看見枝頭有幾片黃葉。烏雲在天上奔馳。雨水時時滴下幾點來。

我非常謹慎，恐怕有人要衝我……有許多隻眼睛在街角及行人道上探望着。我假裝沒有看見。

我轉彎過去。街上非常清靜。我很怕總督的車正在這個時候跑過去。我不能確定能否辨認他的車。如果我不快快的跑上便如何呢？……

我在街上走來走去，約有半點鐘。當我第三次走到方場與鐘樓的轉角時，突然看見臨近修里加夫的家宅，有一陣塵土從地上迸射起來。一條灰黃色的煙，邊緣是黑色的，漫成煙通的形式。

佈滿全街，同時我又聽見那熟悉的奇異的鐵的響聲。一個馬車的馬被這響聲一驚，前足立了起來。一個婦人戴著大黑帽，正在我前面走着，一受驚便坐在道旁了。一個警察臉色變白了，靜立了一刻，才向這響音爆發處奔去。

我向修里加夫的屋奔去，街上仍舊是碎玻璃和煙的氣息。我完全忘了我的匣子，匣裏的東西，很緊速的衝搖那匣壁。我聽見哭聲，我已知道：這一次他是死了。

* * *

一點鐘以後，記載這新聞的號外，已在街上發賣了。

我把這張新聞紙拿在手裏，我的眼睛因激動而潤溼了。

佛尼埃設法從監獄裏寄一封信給我們：

「我沒有死，這是違背我的志願的，我離車三步，把炸彈直向車窗拋去。我看見總督的臉。他看見我時，趕快把身體向後一靠，舉起雙手，保護自己。我看見那部車怎樣的炸成粉碎：煙與碎木

片飛濺在我臉上。我躺了下去。當我立起來時，我四面一看，看見衣服的碎片，看見那屍身躺在一二步外。雖然血從我臉上流下，我外衣的袖口也被燒掉，但我沒有受傷。我走過去，但是隔了一刻，有一雙強健的手從後邊把我捉住了。我不反抗，他們把我帶了走。

「我盡了我的義務了。我等候他們審判，平靜的等受死刑的執行。我想即使能設法逃走，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夠在已做這件事後再活着。我擁抱你們，我的親愛的朋友們和同伴們。我全心靈的感謝你們的愛與友誼。」

「再會，朋友們，我希望你們記住這些話：『我們因此看見上帝的愛，因為他爲我們而犧牲生命；我們也應該爲後人而犧牲我們的生命。』」

佛尼埃另外附了一封信給我。他寫道：

「你會奇怪，怎麼我一個常常講愛的人會決心去殺人，做出違反上帝與人的罪惡。」

「我沒有選擇。如果我有真信徒的純潔而天真的信仰，那就完全不同了。我知道：世界不能用刀槍來救——但須用愛，並且須用愛來統治他。但是我心裏感得我沒有力量爲愛之故而活。」

着，我明白我能夠而且應該爲愛之故而死。

「我對於我所做的事並不懺悔，但是也不快活。我的血使我痛苦，我知道僅僅是死，是不能贖罪的。但是我也知道，我就是真理，就是大道，就是生命。」人類審判我，我可憐他們，但是我必須受神的審判——我堅信着，我的罪過極大，但是耶穌的慈悲也是無限的。

「我吻你，願你快活，十分快活……」

「但是記住：「不愛的人，不知上帝；因爲上帝，就是愛。」

我讀了這些頁香烟紙，我自問道：誰知道佛尼埃是對的呢？……唉，不對；今天太陽晒得很熱，落葉沙沙……我在熟悉的路上散步，我靈魂裏映耀着極大的快樂。我採擷秋花。我呼吸他們的消散的香氣，我吻他們的灰白的花瓣。

我感得今天似乎是復活節。下面的預言，說來正像復活節的聖語：

「從天國的座上，來了一個大聲說道：「這事成功了。」

我很快活：這事成功了。

下卷

八月二十二日

我仍然躲藏在這裡，仍舊不能夠離開。警務局用了種種方法，想捕捉我們。我已經搬出旅館。第三次把我的面目更換掉。我現在不是字羅爾，西門諾夫，狄托夫，也不是英國人奧白蘭。我生活着，像一個不可得見的人。我沒有姓名，也沒有住宅。白晝，我在各街上游蕩，到了傍晚，我便去尋求今夜的住所。我能夠在什麼地方睡，便在什麼地方睡。今天在一家客棧裏，明天又睡在街頭；後來又睡在人家屋裏，這些人家，我都是絕不認識的，如商人，官吏，牧師等類的人。我有時慘笑起來：我的主人們便很猜疑的望着我，帶一種疑懼的敬意款待我。

秋氣更深了。古老的公園裏，燦耀着金光，足下落葉，沙沙作響。池面結了一層薄薄的冰，在早晨的陽光裏閃亮着。我愛這憂鬱的秋天。我喜歡坐在露天的椅上，靜聽樹林的嘯呼。我現在被一種嚴肅的和平所包圍。我似乎覺得沒有死，沒有血——祇有萬物視之爲神聖的大地和臨於頭

上的神聖的天空。

近來的事，大家已經都忘記了。祇有官廳還記着——還有我們，也還記着，這是不用說的。佛尼埃快要受審判了。照常的經過種種手續，照常的要說許多話，審判過後，便要執行了……生命又一時停止了。

八月二十三日

我寫了一封信給依梨娜，叫她來會我。她來了，我立刻感得快樂而平靜。

我感到我似乎沒有經過長日的焦慮與盼望；似乎我沒有生過一種復仇的熱望，沒有冷靜的計劃過暗殺的陰謀。這種的快樂與內部平安的情形，一個人有時在夏天的晚上，當繁星已出，花園裏充滿着溫熱而強烈的花香的時候，常常的會經歷到。

依梨娜穿着白衣；她映射出鮮妍與康健。她現在是二十歲。她的眼睛並不含微笑。她疑慮的問道：

「你這些時候都住在這個地方麼？」

「是的，自然，我都在這地方。」

「那末你……」

她低下眼來。

我極想把她抱在我臂裏，把她抱起來，如親一個孩子似的親着她。在那個時候，望着她，望着她閃亮的眼睛，我知道我愛的是她的天真的笑聲，是她生命裏的純樸的美，我狂喜的聽她說道：

「唉，上帝，你知道我是怎樣焦急着呢。」

她又低聲說道：「怎樣的難堪……」

她的面色紅了，於是突然的，如往日一樣，她柔順的溫存的把雙臂環在我的肩上。

她的呼吸灼熱我的臉上，我們的嘴唇在不可說的痛苦裏接觸着。

當我回復我的意識時，她已坐在一張靠椅上。我仍舊覺得她的唇還貼在我的唇上，她似乎離我這樣近，然而又是這樣遼遠。

「佐治，親愛的佐治，不要憂愁。」

她身體向着我，——這樣坦白而熱烈。我親親她。我親她的頭髮，親她的眼睛，親她的白色手指，親她的親愛的嘴唇。我什麼也不想。我知道我現在臂裏抱的是她的心頭忡忡的少艾身體。

太陽的亮光從窗中射進來。一線紅光在天花板上遊動。她的潔白身體躺在我手臂裏。我再也不追悔以前所流的血了。

什麼東西都不存在了。

八月二十四日

愛爾娜今天離城他去。當她來看我時，我看過去似乎覺得她臉上有些失色。她兩頰上的紅潤已經消失了，祇有她的頭髮還是依舊的不可整理的紛雜——似乎他在懇求着。我費了好多工夫同她話別。

她站在我面前——那樣的脆弱，臉上帶着那樣的愁苦。她的垂下的眼臉顫動不止。她低聲

問道：

「唔，佐治，事情已經辦好了。」

「你快活麼？」

「你呢？」

我要告訴她說，我覺得快活，而且覺得驕傲，但是在我靈魂裏，這個時候已沒有歡躍之情存在了。我慘然的守着沈默。她嘆氣。她的胸部在衣服的花邊下面激動的，低昂的起伏着。她顯然的有話要說出來，但是覺得紛亂，沒有勇氣說。我問道：

「你的車什麼時候開呢？」

她聳聳肩。

「九點鐘。」

我漠然的看看我的錶。

「你要趕不上車了，愛爾娜。」

她。

「佐治……」

她的勇氣又消失了。我知道她要說愛情，要懇求憐憫。但是我對她沒有愛情，沒有法子幫助

「佐治……必定要……麼？」

「必定要什麼？」

「我們必定要離開麼？」

「唉，愛爾娜，我們並不是此後永久不相見的。」

「是的，永久。」

我幾乎聽不到她的話，她用極低的聲說着。

我高聲回答道：

「你疲倦了，愛爾娜，你必定休息休息，把前事忘掉。」

我聽見她低語道：

「我永遠不能忘掉。」

接着，她的眼圈紅了，許多許多點的眼淚，如水似的流下她的臉部。她不快的搖着頭。她的髮髮都被眼淚所溼，不能禁止的流到她頸裏去。她嗚咽着，低聲的斷斷續續的說着，似乎她在把這些話吞下去：

「親愛的佐治，不要離開我……親愛的，不要離開我。」

八月二十八日

愛爾娜已經走了。祇有亨里契同我一起住在這裏，但是他是要跟了愛爾娜走的。我知道他愛她，他自然是相信愛情的。這似乎很可笑，而且也使我生氣。

我想起我在監獄中，等待着行刑時的情形了。在走廊裏有一種廉價的煙味和獄中的湯氣。衛兵在我窗下走來走去。常常的，從街上送進片段的生意和斷續的語聲到我耳邊來。這似乎很奇怪：在外邊是海，是太陽與生命——而在我的獄室裏呢，祇有孤寂與不可脫避的死氣……

在白晝的時候，我常常躺在我的鐵的床上，讀一本舊的文學雜誌。在黃昏的時候，燈光朦朧的照耀着，我有時偷偷的爬在桌上，望着窗外，兩手握在鐵條上。我看見黑的天空，南方的星辰，金星很光亮的耀着。我常常自己說道：我的生命還有許多天賸下；我還可以經過許多早晨，許多白晝，許多黑夜呢。我還會看見太陽，我還能聽見人的聲音。

我有些不相信死。死似乎是不必要，所以是不可能的。甚至於想到我是爲了這個原故而死時，也並不覺得快樂，驕傲。我所感到的是異樣的淡漠。我不想生，但也並不想死。我對於自己過去的生活，並不發生疑問。對於在那個黑的界線以外的情形如何，也並不發生疑問。我記住我那時所想的多半是那些繩子，是否要絞割我的頭頸，絞死到底要受怎樣的痛苦等問題。而且，常常在黃昏的時候，當點完名以後，空場上鼓聲停止時，專神的注視着燈火的黃光，立在獄室的桌上，麵包屑的中間。我問我自己道：『我害怕不害怕呢？』我的回答是：我不害怕。我沒有恐怖——我祇有淡漠。

以後，我逃走了。在第一天裏，我心裏還是同樣的死的淡漠。我機械的想出種種方法，以避這

捕。但是我爲什麼這樣辦，又爲什麼要從監獄裏逃走？——那些理由我也說不出。當我在監獄裏的時候，我常常想像世界是很美麗的，我要求呼吸外面的空氣，要求看見溫暖的日光。但是一到了已得自由時，我重又感到一種寂寞了。但有一天傍晚時我獨自一個人在街上散步，東方的天已經黑了，早星已經出來。山峯幕着一種青紫色的霧。晚風從下面河裏吹來。空中有一種青草的強烈氣味。草蟲高朗的喧叫着。空氣恬美而現乳色。

我在那個時候，突然覺到我是生活着，死神已遠遠的離開我，生命是在我的前面，我是年青，強壯，而且身體是完全康健的。——

我現在也感到這同樣的感覺。我是年青，強壯，而且身體是完全康健的。我又第二次從死中逃出。我第一百次問我自己道我和愛爾娜接吻，在我一方面是不對的麼？但是我不理她，我拒絕她，也許更是不對些。一個婦人到我這里來，帶了愛情和親密之感給我。爲什麼親密之感會創出憂愁來？爲什麼愛情不會給人以快樂，而祇給人以痛苦？愛情……愛情……佛尼埃也常常談到愛情。但是他談的是那種愛情呢？我到底知道那一種愛情呢？我不知道，不能知道，而且也不想知

道。佛尼埃知道，但他已不能再同我在一起了。

九月一日

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又來了。他費了好大的力量，纔能找到我，當我們最後竟得遇見時，他握着我的手，很久很久，帶着大大的喜悅。他的老臉上發光。他心裏快樂。他眼圈周圍的縐紋，都弛懈而變成笑容。

他說道：『我恭賀你，佐治。』

『爲什麼恭賀，安得留·彼得洛威慈？』

他扭上眼睛，帶着一種狡猾的神氣，搖搖他的光頭。

『因爲你所做的事已經奏捷了。』

他的見我，使我煩惱，我要離開他。他的話，他的愚笨的祝辭，惱怒了我。但他仍是帶着誠懇的笑容，接着說下去。

他說道：『是的，佐治，我們一切希望已經都失掉了——我告訴你實在的情形，經過這一切三連四的失敗，而且我可以告訴你，』——他停止了，在我耳邊低聲說道——『我們甚且還想把你免職了呢。』

『把我免職……你這話什麼意思？』

『這事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告訴你也不要緊。我們不相信事情能夠再做下去。費了這許多時候，而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出來……所以我們想把你免職了還不是較好些麼？事情似乎是這樣的沒有希望……我們不是老傻子麼……？』

我很驚異的望着他。他還是同樣的憂鬱衰老。他的手指上染着煙污，也同以前一樣。

『你們……你們想要把我免職麼？』

『佐治，你生氣了！』

『我沒有生氣……但是你們真以為能夠把我們免了職麼？』
他親熱的拍拍我的肩頭。

「唉，你是……不能同你開玩笑。」

然後他用一種做買賣的口氣說下去：

「是的，你現在想做什麼事呢？告訴我。」

「沒有什麼事可做，據我所能見到的。」

「沒有事麼……委員會已經議決……」

「委員會要怎麼議決都可以，但在我一方面……」

「唉，佐治……」

我笑了起來。

「呵，安得留·彼得洛威茲，你爲什麼這樣易惱？我不過說給我以時間。」

他墮入深思，連連的嚼着嘴唇，顯出老人的樣子。

他後來問道：「你還留在這個地方麼，佐治？」

「是的。」

「你最好還是走罷。」

「我還有些事情要辦。」

「還有事情？」

他看着很憂愁：我要做那一種事呢？但他也不敢問我。

「好的，佐治，那末，等你來時，我們再把各事討論討論。」

他同我握手，精神重又好起來。

安得留·彼得洛威慈的行爲，像一位審判官：他稱許，他不稱許，我並不反對他。他是這樣懇切的說着，以爲我賞讚他的稱許，可憐的老人！

九月五日

佛尼埃的刑期，定今天舉行。我躺在宿舍的牀上，我的頭埋在熱的枕頭下面。現在還是夜間。我從窗眼中可以望見天空，一串頸圈似的星，在天上褶耀着：這是大熊星。

我知道佛尼埃整天躺在他的囚牀上，時時的跑起來，走到桌邊，伏下寫字。現在，大熊星照着他，正同照着我一樣。他也同我一樣，醒在那里。

我也知道：一個穿紅衫的人明天要到他那里去，手裏拿着一根繩子，一條鞭，他要把佛尼埃的雙手反翦在背後，所縛的繩子要深陷入他的肉裏。靴距在圓屋頂下郭郭的響着；衛兵們臉現出沈笨的容色，舉着槍，獄門大開……一陣溫暖的蒸氣，曲折的從沙岸上昇上去，足陷入溼的沙上。東方的天空，帶着玫瑰紅色，一根有鈎的木柱，聳入灰紅色的天空中。那就是法律。佛尼埃登上平台。他在晨霧中看去很模糊，他的眼睛和他的頭髮是同樣顏色的。天氣很冷，他顫抖着，他把他的頸部伸入向上翹的項圈裏。然後，絞手把殮衣蓋了上去，把繩子拉起來。殮衣是白色，旁邊便站着穿紅衫的絞手。凳子突然的砰的一聲拉了開去，身體便懸掛在空中。佛尼埃已被絞了。

枕頭灼熱我的臉。床上的被，掉在地板上。我覺得十分的不舒服。我看見佛尼埃站在我前面，我看見他的忠懇的眼睛，看見他棕色的頭髮。我畏怯的問我自己：道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

九月五日

我對自己說道：沒有佛尼埃了。這句話很簡明的，然而我不能相信他。我不相信他是真死了。我似乎覺得門上叩了一下，他安靜的跑了進來，我聽見他又在說道：

『那不愛的人，他不知道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

佛尼埃信仰耶穌。我不信仰。然而其間有什麼分別呢？我說謊，我做奸細，我去殺人。佛尼埃也說謊，也做奸細，也去殺人。我們同是以欺詐與流血為生活的。難道這都是因愛之故而去做的麼？

耶穌從 *Golgotha* 起來。他不殺人。他把生命給了衆人。他不說謊。他教導大家以真實。他不欺騙什麼人——他受了他徒弟的欺騙。那末，我們必須如此，或者不如此。或者我們往耶穌路上走去，不然……不然便如佛尼埃所說的，往史美狄可夫的路上走去。在那個情況裏，我也是一個史美狄可夫。

我知道：佛尼埃心裏有聖念。他的真實便在他的痛苦裏。但是聖念與真實，我却是不能接近，不能悟會的。我也要同他一樣的死去，但是我的死是黑暗的；如在苦水裏的蟲蝕的木塊。

九月六日

依梨娜對我說道：

「我覺得這樣的替你害怕……我不敢想到你……你是……這樣的奇怪。」

我們和以前一樣的在公園裏。這裡都是秋的符號，落葉在風中飛動。天氣很冷，空中有一股泥土的氣息。

「我是怎樣的快活呀，最親愛的……」

我握住她的雙手，親她的纖指，我唇邊低語道：

「我的愛，我的愛，我的愛……」

她笑起來。

她說道：「不要憂悶，要快樂些。」

但是我回答道：

「聽我說，依梨娜，我愛你和我一起走。」

「爲什麼？」

「我愛你。」

她把她的美麗的身體緊靠着我，低聲說道：

「我也愛你，你知道麼？」

「但是你的丈夫……」

「我丈夫怎麼樣？」

「你同他住在一起。」

「呵，最親愛的……那有什麼關係？現在我是同你在一起了。」

「常常同我住在一起吧。」

她清朗的笑起來。

「我不能說，我不能說。」她回答道。

『不要笑，不要當做玩兒，依梨娜。』

『我並不在開玩笑。』

於是她又擁抱我。

『一個人的愛必須永久麼？愛情能夠永久麼？你要求我祇戀愛我一個人，不要愛別人……我不能夠……我要走了……』

『到你丈夫那里去麼？』

她不言，點點頭。

『那末，你愛他了？』

『親愛的佐治，太陽耀着，風吹拂着，綠草低語着，我們互相戀愛着，你還要求什麼呢？爲什麼要想到過去的事呢？爲什麼要想到我們將來的事呢？不要苦惱我，我不願意愁苦，讓我們快快活活的，讓我們生活着，我恨那憂愁和眼淚……』

我答道：

「你說——你是他的和我的，是不是——告訴我，是真的麼？」

「是的，是真的。」

她臉上起了一陣陰影，她的眼睛變了憂悶而黑暗，白色的衣服在漸深的暮色裏消失了。

「爲什麼？」

「唉，爲什麼？」

我彎身向着她。

「但是如果……如果你的丈夫沒有了呢？」

「我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愛情是永久的麼？不要問我，親愛的……請你不要再想到這事。」

她親熱的親着我，我沈默着，妒忌漸漸的侵入我的靈魂裏：我不願意把她分給第二個人，我不願意。

九月十日

依梨娜祕密的到我這里來，鐘點和星期如急流似的飛過去。我的全世界現在都集在我愛她的戀情。一切的回憶都封鎖住了，生命的鏡子是模糊了。我眼前所有的是依梨娜，是她的唇，是她的親愛的雙手，是她所有的青春和她的愛情。我聽見她的笑，她的快活的語聲。我戲弄她的頭髮，貪婪的親她快樂的熱情的身體。夜降臨了，她的眼睛在夜裏更顯得光亮。她的笑聲，更覺得清朗。她的接吻刺激得更尖銳。舊的影像如咒語似的又現了出來——奇幻的南方的花，血紅的仙人掌，變幻而且熱情。有她在我這里，我還管什麼恐怖主義，什麼革命，什麼絞架和死呢？

她羞怯的走進來，眼光低下，然後她的雙頰突然紅熱起來。我聽見她的清朗的笑聲。當她坐在我膝上時，她快樂的清晰的吟唱着。她唱的什麼呢？我不知道。我聽不見。我感得她的全心身都在我的身心裏活動。她的快樂在我心裏反應着，我再也沒有憂念留存着了。她親我，她低聲說道：

『我不管……你也許明天便走了，但是今天你是我的……我愛你，最親愛的。』

我不能明白她。我知道婦人們都愛那些愛她的人；我知道她們所愛的是愛情。但是她丈夫

今天，我第二天，再一天又是她丈夫的接吻……有一次，我對她說道：

「你怎麼能夠和兩個人接吻呢？」

她擡起她美麗的眼臉。

「爲什麼不能，最親愛的？」

我不知怎麼回答她，我粗聲說道：

「我不願意你和他接吻。」

她笑起來。

「而他也不願意我和你接吻。」

「依梨娜！」

「什麼事，最親愛的？」

「不要同我說這種話。」

「唉，最親愛的……我在什麼時候和誰接吻，同你有什麼關係？我知道你在親我以前會同

誰親過嘴麼？我想知道，但是在實際上我能夠麼？今天我愛你……你不快樂麼？你不喜歡麼？」

我想告訴她：你沒有羞恥，沒有愛情……但我什麼話也不說，在我自己的靈魂裏有什麼羞恥遺留着麼？

「聽我說，」依梨娜笑道：「你爲什麼這樣說呢？你爲什麼要說這是可以的，那是不可以的？鼓起勇氣去生活，去求快樂，去從生命裏找到愛情來！所有恨怨之情都是笨懶的，也不必想到死。世界是廣大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許多快樂與愛情。在快樂裏沒有罪惡，在接吻時沒有欺詐……所以接吻吧，不要思想了……」

然後她又接下去說道：

「你，最親愛的，你不知道什麼是快樂……你的全生命都集中在死上，你是鐵做的；太陽照不到你……爲什麼想到死？你最好是快樂的生活着……你不以爲我的話爲對的麼？」

我沒有回答她。

九月十二日

我又想依梨娜了，也許她所愛的並不是我，我也不是她的丈夫，我以為她祇愛愛情，她的映射的生活，僅爲她的愛情；她是爲愛情而生的，她也將爲愛情而死。當我想到這個地方時，我覺得十分滿意。依梨娜到我這里來，我親她的美麗的身體，看着她的耀着愛情的雙眼，那有什麼好處呢？……她離了我微笑的回到她丈夫那里去，可愛的分享他的生活……我一想到他——一想到那秀弱而美髮的少年，心裏便很痛苦。有時，在沈默中，我便使自己沈入深邃而祕密的慾望中。那時我似乎覺得我所想的不是他，而是一個我現在已經不恨而以前會恨過他的人。我那時覺得總督還是活着。我在荆棘之途中走着。他——她的丈夫，站在我狹路之前，阻礙着我。她愛他。我望着花園中疲倦衰老的秋氣，翠菊耀着紅色，枯葉飛墮地上，秋草壓縮在晨霜下面。在這幾天無聊之時，舊的熟悉的思想在我心裏更加明顯起來。我回憶起那幾句老話：

如果一個蟲在你衫上

譏笑你說：『你是一個蚤。』

灰色馬 下卷

那末你就出去殺吧！

九月十三日

娜。
亨利契這些時候都住這個地方。他的家庭住在河對岸的城裏。他今天離開這里去找愛爾

他看來較前強壯，較前豐滿。他的休息於他很有益。他的眼睛耀着，他的談話也不像以前那麼頹唐喪氣。這是我們幾天來的第一次會面。

我們到了一個旅館——就是佛尼埃常與我們相集會的地方。他一邊吃飯，一邊問我道：

「佐治，你有見到他們在報紙上所說的話麼？」

「說什麼？」

「什麼，就是說總督的事。」

「沒有，我不曾見到。」

他見我那樣冷淡，很是生氣，便拿出一張薄的印刷品。

「就在這里讀一讀看，佐治。」

我不願意聽他說話，也不願讀那張文字。我把那張紙拋開一旁，帶着惱怒的口氣說道：

「把他拿開吧，我不要讀他。」

「你不要讀？你怎麼能夠這樣的對待這件事？這件事是我們做出來的。」

「在報紙上做出一段新聞麼？」

「你又開玩笑了……但是那印刷品上所說的話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非常生氣，便說道：

「不要讓我們討論那個問題了。聽我說：亨里契，你愛上愛爾娜，對不對呢？」

「他把他的湯匙放在盤上，臉上漲得通紅。然後，他顫聲問道：你怎樣知道？」

「我知道的。」

他沈默不言，心裏很擾亂。

我說道：『好的，好好的看顧她吧。我希望你快樂。』

他站起來，在我們坐的那間不乾淨的小房間裏，走來走去的走了很久。後來，他低聲說道：

『佐治，我相信你告訴我實在的情形。』

『你要知道什麼情形？』

『你愛不愛愛爾娜？』

他的有二粒紅點的憂鬱的臉，使我好笑。我笑了出來。

『我——愛愛爾娜？什麼話！』

『你永沒有——沒有愛過她麼？』

我明白清晰的答道：

『沒有，我永沒有愛過她。』

他的臉上快樂的發光。他熱烈的同我握手。

『是的，我要走了。』他說道，『再見。』

他離開我，我留在這裡很久，看着醜陋的桌子，看着桌上擺的油膩的盤子，忽然的我覺得這一切事情真是十分可笑。

我愛他，愛她愛……真是一個乏味的故事！

九月十四日

我今天沒有看見依梨娜。我旁晚時到Floroli去。同平常一樣的，樂隊激刺的響彈着，演藝的人唱着，同平常一樣的，婦人們在許多桌子中間走來走去，她們的絲織衣服，沙沙作響，而我也同平常一樣——覺得很惱悶。

一個海軍的軍官，坐在旁邊的一張桌上，他喝着酒，酒在杯中發光，婦人的珠飾也熠熠的閃耀着，我聽見四面都是笑聲語聲，掛鐘的針慢慢的移動。

忽然我聽見有人對我說道：

『你好像很寂寞。』

那位軍官，步履搖搖的跑到我桌上來，伸出他的酒杯把我的杯子碰一下。他兩頰紫色，一部短髭——總督也有和他一樣的短髭。

他說道：『你不怕被我打擾麼？讓我介紹我自己：我的名字叫蒲爾格（Perré）。到我們桌上來……夫人們很喜歡要你在……』

我站起來，自己報名道：

『工程師麥林諾夫斯基（Malinovsky）』

我並不留意我坐在什麼地方，所以我便懶懶的坐在他們桌上了。大家很快樂的笑着，全都和我碰杯。凡烏林悠揚的奏着；從窗中外望，我能見灰色的朦朧的天光。

後來我聽見有人問道：

『依文諾夫在什麼地方？』

『那一個依文諾夫？』

『什麼，就是依文諾夫將軍，他怎麼樣了？』

我立刻想到依文諾夫，就是祕密警務局的局長。他們希望他來的就是他麼？我低頭向我的鄰座的人問道：

『你們說的是警務局的依文諾夫將軍麼？』

『是的，當然的——就是這個人——我的一個親愛的朋友……』

我心裏大大的起了一種誘探之意。呵，不要，我不要立刻就站起來，離開他們。我知道：那個依文諾夫一定帶有我的像片在身上。我等候着。

依文諾夫進來了。他看來像一個做買賣的人。他身體矮胖，一頭的紅髮。他很沈重的坐下來，自己拿了一杯麥酒喝。大家替我們互相介紹：

『麥林諾夫斯基。』

『依文諾夫。』

他去喝酒，我又覺得煩惱了。我大大的起了誘探之意，要走近他，向他耳邊低語道：

『我就是佐治·奧白蘭將軍。』

但是我並不這樣做。我默默的從桌上站起來。雨在外邊哭泣着，這座石頭城正在睡眠。我是孤獨着。我覺得心裏冰冷而黑暗。

九月十五日

我問我自己：我爲什麼逗留在這個地方？我能得到什麼呢？依梨娜不過是我的情婦。她終不會做我的妻子。我知道這一層，然而我不能離開。我也知道我的危險一天天增加；也知道我現在正以生命爲孤注。但我的意思却要逗留在這裏。

在凡塞里（Versailles），在公園裏邊，一進門口，便可以看見湖水。沿湖都是美麗的樹林與鮮豔的花牀，界限顯得很清楚。噴泉包在霧氣當中，鏡面似的水，毫不波動。一種倦怠之意飛翔在他們上面。

我閉了眼睛，幻想我自己已回到凡塞里。我想把依梨娜忘了，今天就想去休息。生命之川向前流去，日子來了又去，——但是我還是爲愛情所牽繫，如被鍊子鎖住的奴隸一樣。

很遠很遠的地方，山頂上有冰雪蓋着。山是青色的，頂上戴着純潔的白雪。人類很和平的住在山腳；他們生在和平中，死在和平中。日光照着他們，愛情在他們心裏溫熱着。但是他們生活着，他們不忿怒，而刀劍也不必用……我又回想起佛尼埃了，也許他是對的，但是白衫不是做給我穿的，耶穌不同我在一起。

九月十六日

依梨娜問道：『你爲什麼常常憂愁？我難道不愛你麼？看這裏呀，我要送一粒珠給你。』她從她手指上取下一個戒指，一粒大珠鑲在金戒指上，如一顆淚點似的閃耀着。

『把他保存好……他就是我的愛情。』

她堅固的抱了我。

『你因爲我不是你的妻子，所以憂愁麼？但是我知道：結婚就是愛情，已經成了一種習慣，這種沈悶的愛情，毫無一點光明。我要愛你……我要求美與愛……』

她又深思的接下去說道：

『人類爲什麼造了字母，爲什麼把字母聯成了文字，又把文字造成法律？許多圖書館中都充塞了那些法律，不要生活，不要戀愛，不要思想，什麼事情都是不要……這不是很可笑的事麼？爲什麼我一定祇能愛一個人說呀，爲什麼？』

我仍然默默的不回答她。

『是的，你沒有話回答我了，佐治，你都不知道，你能夠說在我以前，你沒有戀愛過一個人麼？』

我覺得煩擾，我實在戀愛過幾個婦人，我也永不相信法律的有用，她在背誦我自己所說的話，但是我覺得這些話不過是一種謊話，我要告訴她這一層，但我不敢。

她的沈重黑漆的髮辮，披到她的肩上，她的臉與她的黑漆的散髮映照起來，更顯出白而纖細，她的兩眼正等着我的回答。

我沈默的親她，我親她天真的手，親她強壯的少年的身體，我親她，實是一種痛苦；我心裏又

催眠似的回想到和我一樣親她，而爲她所愛的他了。於是我說道：

「不能，依梨娜，不能這樣的下去；必須是他或是我……」

她笑起來。

「你又來了，我必須做奴隸，而你做她的主人。如果我不想選擇又怎樣呢？爲什麼我要選擇？告訴我。」

雨在窗外濕濕的落下來。我在微光中，看見她的身的外形；她的大眼在夜裏黑漆的熠耀着。我一邊說着，一邊臉變白了：

「這是我所要的，依梨娜。」

她沈默不言，她的臉變了憂愁。

「選擇！」我說道。

「最親愛的，我不能……」

「我叫你選擇。」

她很快的從椅中站起來，堅定而沈靜的說道：『我愛你，佐治，你是知道的，但是我永不能做你的妻子。』

她走了，我一個人留着——祇有她的珠還在我手裏。

九月十七日

依梨娜愛她的美麗的身體，愛她的少年生活，這種戀愛，也許很自由——人人都說是的，但是我不管，讓依梨娜做奴隸，而我做主人，讓我做奴隸，而她自由……我所堅決的主張的就是，不要和別的人分享她的愛情，如果有別人親她，我便不能親她，佛尼埃求耶穌，依梨娜求自由，至於我呢，我什麼也不求，讓他是耶穌也好，是反基督也好，是 Dionysus 也好（譯者註：Dionysus，是古代的酒神）——我都不管，我立志要占有她，而我的意志就是我的權利。

紅花的思想又使我沈醉了，神祕的咒語又在工作，我像一塊沙漠中的石頭，但是我有一把尖利的鎌刀在我手裏。

九月十八日

我預想他要發生，而又暗暗的希望他不要發生的事，竟於昨天發生了。這是憂愁而羞恥的一天。我正在大街上散步。一陣乳白色的霧昇起來，融化在黑暗的波濤中。

我無目的無思想的向前走去，像一隻後邊失了舵的船。忽然有一個黑點在霧中濃濃的現出，一個朦朧的影子不定的向前走動。一個軍官急急的向我走來。他望着我，停步了。他是依梨娜的丈夫。我凝視着他的兩眼，能夠看出黑漆的腫人中的怒氣。我輕輕的取過他的手臂，說道：

「我找了你很久了。」

我們沈默的在街上走着。我們在黑霧中走了很久，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們的路。我們覺得互相親近的如兄弟似的。我們進了公園。

秋氣已進來了。樹枝已經赤裸了。——如獄中的鐵條。霧散佈着，草爲霧水沾溼。有一種腐敗與沼地的氣息。

在花園的深處，在叢林中，我選定了一條直路。我坐在枯樹的斷幹上，冷淡的說道：

『你知道我是誰麼？』

他不說話，點點頭。

『你知道我爲什麼在這里麼？』

他又點點頭。

『但是，我還必須告訴你，我不想離開這里。』

他微微的慘笑道：

『你已決定了麼？』

我已決定了麼？我不知道。誰能確定的說某人是依梨娜所愛的麼？但是我祇說道：『你呢？』

沈默了一會，然後我又說道：

『聽我說，你是要離開的，是不是決定了，你？』

他忿怒起來，臉都頰紅了，但是他冷淡的說道：

『你發狂了。』

於是我沈默的取出我的手槍。我在草地量了八步路，用溼的斷枝，做個界限。他留心的看着我，當我做完了事，他微笑的說道：

『我看你要想決鬪麼？』

『我堅執的要你離開。』

他，那個秀弱而美髮的人，凝視着我的眼睛，冷笑的反覆的說道：

『你發狂了。』

隔了一會，我問道：

『你要決鬪麼？』

他解了手槍匣，把手槍取出來，躊躇了一會之後，他說道：

『很好……我同你決鬪。』

隔了一刻，他站在指定的地方。我知道我能夠從十步遠的地方射中紙牌上的一點。這一次

我大概不會失手。

我舉起我的手槍，對定了那個黑點；他外衣上的一粒衣扣。我等候着，隔了一會，我高聲說道：

「一……」

他沈默着。

「二，三。」

他站着不動，胸部挺出來，他的手槍，向下執着。他不能把手槍舉起來——顯然的他是同我開玩笑……一塊熱而硬的東西，突然衝到我的喉嚨頭。我忿怒的叫道：

「放槍呀，我說！」

他一句話也不響。於是我忽然的快活起來，徐徐的扳了一下槍機。黃光一閃，一陣白煙衝出去……

……
我由溼草地上走過去，俯身看着屍體。他臉部朝下的躺在路中的冷的軟土上。他的手臂彎

曲着，雙腿伸張開，雨濛濛的落下，霧色瀰漫着，我轉身走入樹林深處，夜降下了，樹林底下非常黑暗，我無目的的走着，如一隻失了舵的船。

九月二十日

許多人死在沖島戰役中，夜色黑漆漆的，大海被包裹在霧中，波浪高湧着，戰艦躲藏着，如一隻巨大的受傷的野獸，黑煙筒幾乎不能看見，槍聲沈寂不聞，他們在白天打仗，在晚上，他們又要躲避一切可能的襲擊，幾百隻眼睛在黑暗中搜尋着，突然有驚叫之聲——如一隻受驚的海鷗之叫聲：『水魚艇在艦邊……』探燈亮起來，白光在黑夜裏眩閃着，後來……在甲板上的便跳入海中，在鐵甲艦裏的人便向艙口奔去，艦漸漸的沈沒下去，船頭沈入水中，在機器房裏的機器師們如袋似的沈下去，鐵鏈打擊他們，車輪把他們切斷，煙氣把他們窒息住，蒸氣燙灼他們，於是他們死了，所有的他們都死了，海濤不絕的激衝船旁……這是一種無意味無名的死。

還有別一種死法，想像到北方的海，北方的狂風，風力壓迫着船帆，把海水鞭成白浪花，一隻

漁船在灰色的波浪裏上下拋擲着。灰暗的白晝，在慘淡的夕陽光中消沈下去。燈塔的光，在遠處燿耀着——起初是紅色後來是白色，後來又是紅色。漁人們站在船頭不動，他們緊握着繩子。濤聲吼叫着，雨潺潺的落下……

後來，突然的一陣鈴聲徐徐的從虎虎的風聲中傳出，一個鈴在水中，擊着船底而鳴起來。這是浮筒。原來他們的船已撞在沙岸上了。這就是死……後來，風聲依然的，天色仍然的，波濤依然的，而那些漁人們却永遠見不到了……

還有一種死法。我曾殺過人……以前的時候，我有一種恕辭：我之殺人，是爲了一種理想的原故，是有一個原因的。那些把日本人擊沈的人，他們也與我有同樣理由：俄羅斯要他們死。但是現在，我竟爲了自己的原故而殺人。我要殺人，而我便殺了人。誰是審判者呢？誰來裁判我的罪呢？誰能以正義繩我呢？我蔑視我的裁判，蔑視他們的嚴重的判決。誰要跑到我這里來，誠懇懇的對我說道：你不要殺人。誰敢向我拋擲一塊石頭呢？沒有什麼清楚的界限，沒有什麼分別。爲什麼爲了一種理由或是爲國家之故而去殺人便是對的，而爲了自己之故而殺人便是不對的呢？誰

能回答我呢？

我向窗外望去。我能夠看見熠熠的羣星，光明的大熊星，銀色的天河，光耀搖熠的七女星（Pleiades）他們後面還有什麼……佛尼埃是有信仰的。他知道。但是我現在孤寂的立在這裏。夜間是神祕的沈默着。地球呼吸着神祕之氣，星光朦朧的照着。我已走到一條難走的路上去。什麼地方是終點呢？什麼地方是我應該休息之處呢？血所得的還是血，忿妒所生的還是忿妒……我所殺的不僅是他一個人……我要到那裏去呢？我要跑到什麼地方呢？

九月二十二日

淅瀝的秋雨，自早晨落起到現在落不止。我望着蛛網似的雨簾，煩悶之思悄悄擾着我，正如落下之雨點。

佛尼埃生了，又死了。費杜爾生了，又被殺了。總督也是生了，又死去了……人類生了，又死了。然後新的人又生出來。他們生了，又死了……天色陰鬱的，雨水如溪流似的倒注下來。

我不後悔。是的，我已殺了……我並不替依梨娜悲傷……我的謀殺的槍聲，似乎把我心裏的愛情也打死了。我對於她的悲戚，毫不動心。我不知道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她現在在做什麼事。她對於她的損失，她自己的生命也曾生悲苦之感麼？或者她已忘記了麼？他與我又想到他！我們到了現在，還是互相牽繫着。

雨點迅速的落下，在鐵的屋脊上花花作響。佛尼埃說：人沒有愛怎麼能生存呢？這是佛尼埃說的話，不是我……呵，不——我已做了流血的事業……我還要再做我的事業。我要一天，一個個煩悶的鐘點都過在看察探望之中。我要以死爲生活，有一天要大大的快活。我達到了目的——記下一次勝利帳了。這種就是我的生活，一直到了我上了絞架，一直到了我進了我的墳墓纔止。

但是別人却要稱讚我，高聲歡祝我的勝利。他們的忿怒，他們的可憐的歡樂，和我又有什麼關係？……

一陣乳白色的霧又包裹了這座城。煙突幽鬱的聳入天空，工廠裏發出一聲曼長的汽笛聲，

寒冷的黑暗已走來了。雨仍然在落着。

九月二十三日

耶穌說道：『不要殺人』而他的徒弟彼得拔了刀去殺人。耶穌說道：『人應互相親愛』而猶太賣了他。耶穌說道：『我之來，不是來裁判世間，而是來拯救世間的。』而世間的裁判卻加到他身上來。二千年以前，他浴着血，在禱告着，而他的衆徒却在熟睡。二千年以前，人民給了紫衣他穿：『把他拿去釘在十字架上。』Pilate 說道：『我能把你們的王釘在十字架上麼？』但是領袖牧師們却答道：『我們除了凱薩以外，沒有別的王。』

而現在，彼得還繼續的拔他的刀，Annas 還繼續的背了 Caiaphas 在判裁人，西蒙之子猶太還繼續的陷害着人，而我們也仍然的如古時一樣，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但是如果事實真是如此，那末，他不是葡萄，我們也不是枝杈了。那末，他的話不過是世間之言了。那末，佛尼埃是不對的了……可憐的可愛的佛尼埃……他求人生的正義，人生爲什麼要

正義呢？

Huns 跑過田野，踏踐了幼苗。灰色馬一踏在綠草上，而草便枯了。人類聽見那話——而話已被污辱了。

佛尼埃信仰的寫道：『世間的被救，不以刀而以愛——愛要統治世間。』然而佛尼埃去殺人。他『已做了反對人類與上帝的最大罪過。』如果我要有了他的信仰，我必不能去殺人。如果我去殺人，我便決不能有他那樣的思想。

至於亨里契呢，他却不爲什麼謎所苦。他所見的世間，如字母似的簡單。一邊是奴隸，一邊是主人。奴隸起來反抗主人，奴隸殺主人是對的，主人殺奴隸是不對的。總有一天，奴隸能得到勝利。於是地球上便成樂園了。一切人都平等；一切人都有衣食，一切人都得到自由。這誠然是極好的。我不相信地球上有樂園，也不相信天國裏有樂園。我不願意做一個奴隸，就是自由的奴隸也不願意做。我所有的生活都在衝突之中，沒有他，我便不能存活。但是我的衝突有什麼目的呢？我不知道。我的意志就是如此。我飲我的酒，並不滲淡他。

九月二十四日

我又住在住宅裏：我現在是工程師麥林諾夫斯基。我要怎麼生活便怎麼生活着。我現在在什麼事也不關心：讓他們找到我，讓他們把我捉了去。

現在是寒冷的黃昏，誘惑的月照在聳起的工廠煙突上。他的光明流注到各家屋脊上，黑影如在睡夢似的轉移着。全城都在睡，但我却不能睡着。

我正想到依梨娜。我現在很覺得奇怪，我愛她，我爲了愛情之故而殺人。我想把她的接吻回憶起來。但是記憶是虛偽的：他不能給快樂，也不能夠表明所有的話都疲倦似的回響着，溫順的手已衰弱了。愛情已如夕照似的消滅了，又是微光，又是沈悶。

我問我自己道：我爲什麼殺人？我從死中到底得到什麼呢？呵，是的；我相信殺人是可以的。但是我現在却憂悶着：我所殺的不僅是他，而愛情也被殺了。秋氣悽慘：枯葉正落下——我過去日子的枯葉正落下。

九月二十五日

我今天偶然拿了一張報看，見一個電報，用小字印着：「警察昨夜到大旅館裏去，奉命要捕住在旅館裏的彼得洛娃夫人。警察正敲她的房門，忽聽見槍聲響了一下。警察破門而入，找到她自殺的身體，還溫熱的躺着。他們現在訊問一切。」

住在大旅館裏的是愛爾娜，彼得洛娃夫人是她的假名。

九月二十六日

我能夠想出這件事的經過。在晚上，天色快亮時，房門上敲了一下——不是高聲的敲。房間裏黑暗而沈靜，她微微睡着，聞聲立醒刻起來。後來，門上又敲了一下——這次的敲聲較響而且較堅執。她迅快的理理頭髮，從床上爬起來。她沒有把電燈擋亮，赤着足走到右邊靠近鋼琴的大桌旁。她用手摸索着走，毫不響動的把她的手槍從一個抽屜中拿出。我認識這支手槍：是我當贈

品送給她的。後來她開始穿衣裳，——仍舊在暗中，仍舊摸索着做事。門上來了第三次敲聲——最後的敲聲。她衣服尙未完全穿好，便跑到靠近窗口的屋角。她把黑窗簾拉開，看見狹的磚砌的天井，爲雨水所溼。天上沒有星光。——只有下面的燈火的微光。警察已經進來了。她轉身向着門口，迅快的，堅決的，把手槍口壓在她的胸部內裏，正對着心口。他們找到她時，見她躺在屋角，背朝地板，手槍黑漆漆的放在地氈上。於是一切仍然是黑暗而沈靜。

現在，在這一剎裏，我能夠看見她正站在我的門口，好像她活着一樣。她的頭髮散亂着，她的藍眼矇矓着，她的衰弱的身體顫栗着，低聲的說道：

「你要到我這里來，佐治……你來不來？」

我今天在街上散步。禮拜堂上的十字架閃耀的發光。鐘聲幽鬱的響着，正在召集晚禱。街上充滿着喧嘩和忙碌之狀。一切東西似乎是這樣熟悉，而又是這樣的遠。那邊是佛尼埃殺死總督的地點。在下面的一條巷裏，是費杜爾死的地方……這是我遇見依梨娜的所在……公園裏，

愛爾娜哭泣的地方……一切都已過去了，都是一陣火光，而現在連最後的青煙也消滅了。

九月二十七日

我倦於生活了。今天同昨天一樣，昨天也同今天一樣。同樣的乳色的霧，同樣的灰色的日常生活。同樣的戀愛，同樣的死亡。生命如一條狹窄的街道，兩旁排列着低的老屋，平面的屋脊和工廠的煙突。一座石煙突的黑林。

或者人生都不過是一所傀儡店麼？幕開了，我們在劇場裏。灰白色的丑角 *Pilrotte*（意大利古喜劇中之丑角）愛上了 *Pilrotte*。他向她發永遠相愛的誓言。 *Pilrotte* 有了一個情人了。一根當玩具用的手槍響時，血便流了出來——這不過是紅莓子的汗，一個街琴響着，閉幕。然後又是第二齣演的是追逐一個人，他的帽上，插有一根雄雞毛。他是瑞士海軍的一個軍官。我們有紅外套和面具。 *Rinaldo di Rinaldini* 同我們在一起。騎兵追逐我們，但不能把我們捉住。手槍又響了，街琴奏着，閉幕。

到了第三齣，Athos, Parthos, Aramis 三個俠客在戲台上出現，他們的短褲上沾着酒污，他們手裏執着紙刀，他們飲酒，接吻，而且唱歌，他們常常殺人，Athos 的勇敢誰能超過呢？Parthos 的力量，又誰能超過呢？Aramis 的聰明，又誰能比得上呢？最後，街琴曼擊奏着勞作的進行曲。

勇敢呀！坐在走樓，坐在正廳上的客人都滿意了。演劇者已經做了他們的工作，他們被他們戴的三角帽子，插的雄雞毛，驅到舞台上，線索又混亂了。誰是 Rinaldo 將軍，誰是戀愛者 Pierrot？誰能把他首尾述出來？今天完了，到了明天又開演。

今天我同了佛尼埃，費杜爾和總督在戲台上，血流出來。明天我又要被拉着去做去，騎兵看見了，血流出來。在一星期內，仍然是那位將軍，Pierrotte, Pierrot。血流出來——這就是，紅莓子的汁。

人類在這里找得出什麼意思麼？我是在尋找鐵鍊的圈子麼？佛尼埃相信上帝麼？亨利契相信自由麼？……呵，不然，世界實在是更簡單些，乏味的事，繼續的來，人類如燈蛾似的，總要向火光

飛去。他們死在火焰中。在實際上，不都是一樣麼？

我煩悶着，日子來了又去。街琴要在佈景後邊繼續的響着。Pierrot 要設法逃走。到陳列櫃去看看吧——這是公開的，大家都可以看見。

我回想起去年秋天在海岸上一夜的情形。海濤微衰的呻吟着；波浪徐徐的撲到岸上，把岸湮沒了。四面正佈着霧。一切界線在白霧中都朦朧不辨。水與天連，岸與水接。溼的水霧包圍着我。我呼吸在含鹽的溼氣中。我聽見波濤的喧聲。天上沒有一顆星，沒有一線的光，無邊的黑暗，包圍着我。

現在的情形正與此相似。沒有明顯的界線，沒有終點，也沒有起點。是短劇呢？還是戲曲？是紅莓汁呢？還是血？是傀儡陳列室呢？還是人生？我不知道。誰知道呢？

十月一日

我離開城了。前天晚上，我到了車站，機械的坐在車裏。機聲軋軋的鬧着，彈簧彎曲着。汽笛叫

了。燈火匆匆的經過，車輪迅快的轉着。這里有秋天的泥地，晨光很幽晦。河裏的水，如鉛似的，在河對岸，霧中有一黑影。這是尖屋頂。

三點鐘時，太陽已經下去，街燈都已亮着。虎虎的風從海中吹來；河水洶湧激擊着青石做的河岸；恐怕要有泛溢之患。

我很憂悶。那邊是十字架，這邊是兵士。寺院與兵營……我等候夜的來臨。我的時間——遺忘與和平的時間——在夜裏纔到來。

十月三日

我昨天遇見安得留·彼得洛威慈。他看見我很喜歡；他的眼睛微笑着。他不叫我止步，祇是小小的跟着我。

我不想見他。我不願意同他談要做的事業。我知道他所要說的話——所有他的常識的經典。我加快速度，轉入一條小巷。他追上了我。

「你回來了，佐治？」他說道，「謝謝上帝。」

他緊握着我的手。

「我們到旅館裏去吧。」

同常日一樣，破壞的留聲機粗糙的奏着，侍役前後奔跑，烟草的烟氣，酒精，食物與皮酒的強烈氣味使我厭怒。

「我們要用你，你很急，聽我說，佐治。」

「唔？」

他神祕的低語道！

「工作又要重行組織了，我們已經議決了。」

他的灰白鬍子顫動着，他的眼睛閃閃着，如老人的常態，他等我的回答。

隔了一會，然後他說道：

「我們決定把這工作委託給你，這是很艱難的工作，但是你却是做這工作的適當的人，佐

治。」

我靜聽他說，但他所說的話，我却毫不留意。似乎是一個不認識的人說到與我無干的話。他要叫我到什麼地方去，但我不願意殺人了。爲什麼我要殺人？

我說道：「爲什麼？」

「你說什麼話，佐治？」

「爲什麼要殺人？」

他不明我說的話有什麼意思。他倒了一杯冷水。

「喝些水吧。你疲倦了。」

「我不疲倦。」

「佐治……你怎麼樣了？」

他熱切的望着我，親愛的拍着我的手，如一位父親似的。但是我知道很清楚：我是不能與他相合的，而且也不能與佛尼埃，也不能與愛爾娜。我和誰也不相合。

我拿了我的帽子。

「再見，安得留·彼得洛威慈。」

「佐治……」

「唔？」

「佐治，你病了；你必須休息休息。」

又隔了一會，我慢慢的說道：

「我不疲倦，我很健康，但我不願意再做什麼事了。再見。」

街上同樣的泥濘，河對岸的尖屋頂，同樣的可以看見天氣灰暗，潮濕，而且淒慘。

十月四日

現在我知道：我是倦於生活了。我對我的說話，我的思想，我的慾望都厭倦了——我厭倦一切人，厭倦他們的生活。他們與我之間，有一個東西間隔着。有許多神聖的界線。我的界線是血污

了的刀。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常常望着太陽。太陽盲我的眼，他的光燙熱我。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我已知道愛——我母親的溫和的愛情。我天真的愛一切人，我愛生命之樂。現在，我却誰也不愛了。我不想愛，而我也不能愛了。生命在一小時裏在我看來，變成一個可詛咒的空虛的東西；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

十月五日

我有一個願望，我把我的工作做完了。現在，這個願望已經消失了。爲什麼我要做事爲了劇場麼？爲了傀儡陳列室麼？

我想起：『不愛的人，不知道上帝；因爲上帝就是愛。』我不愛，而我也不知道上帝。佛尼埃知道。他真是知道麼？

我又想起：『祝福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人。』相信——什麼祈禱——對誰……我不願意

奴隸的新禱……假使耶穌已用他的話，使世界光明，我却不要這平靜的光明。假使愛能拯救世間，我却不要愛，我是孤獨的。我要離開這沉悶的傀儡陳列所。即使天上樂園的門爲我而開……我却仍然要說：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

今天天氣清朗而含深思。河水在日光下面閃耀着，我愛水面的莊嚴的平滑，愛那在深而平靜的水下的河床。憂鬱的夕陽已沉入海中，紅色的天空如燒着似的水聲的激拍，也帶着愁意。松林的樹頂低彎下來，有一股松香的氣息。當羣星出來，秋夜深降時，我要說我最後的話：我的手槍已在我身旁了。

跋灰色馬譯本

俞平伯

我是不贊成一部書上有好幾篇序的，頌揚式的序文尤非我所喜悅。但今天對於振鐸所譯的灰色馬却不免自破其例。這並非完全由於振鐸對我作友誼的要求，更不是要想替牠揄揚，標榜，只是以我讀這書底愛悅，願意把我讀後底印象告訴讀者們。不名爲序而名爲跋，亦正因爲這兒所說的，與其說是原書底精意，無寧說是我個人底感想。我雖自信我所說的不致大謬於原書，然而誰敢這樣斷言呢？況且，原書和譯者底引言已說得清楚極了，何勞我底詞費啊！我只發揮我心目中的灰色馬。

現在分兩部分說，先說明灰色馬中底含蘊着的意念，然後再說我讀灰色馬底感想。灰色馬是死底徵象，拿來作書名，他底意思自然是很明白的。這書實寫生活爭鬪底一場大悲劇。無論烈火一般的燒，（恐怖黨底生涯）醇酒一般的醉，（戀愛底糾紛）都是枉然的，都是徒勞的，臨了只賸了這麼一句話，「我底手槍已在我身旁了。」這便是「生」底解決，是最後的，惟一的，一了百了的總

解決。說老實一點，活着是不能解決生底問題的，要解決牠們，除非別活着，必要不活着方能解決。這「活着」底問題，這原來是不通的笑話。書中佛尼埃不說嗎？「我覺得我之出生似乎是祇爲死而來的……」如生命萬一有意義可言，其意義亦不過如此，豈非還等於沒有。是的！誰說有呢？

作者底態度，對於「生」「死」都是歧出而曖昧的。他讚美死，又呪詛牠，既視死爲惟一的解決，却又同時憎惡他。他說：

「這匹馬的四蹄無論踏在什麼地方，這個地方的綠草便要枯槁了……」

「沒有愛，沒有世界，沒有生命。所有的祇是死。死是冠——是荆棘的冠。」

他對於生前所覺到的，只有兩層，如譯者引言中所說的：(1)絕對的疑，(2)絕對的倦。他不但信一切，且不信他自己；他不但不愛一切，且不愛他自己。（其實他仍然不能絕愛的，這話在下邊講。）所以他說：

「是紅莓汗呢還是血？是傀儡陳列室呢還是人生？我不知道。誰知道呢？」

「我倦於生活了。今天同昨天一樣。同樣的乳色的霧，同樣的灰色的日常生活，同樣的戀愛，

同樣的死亡」

生命這個怪物，在他心中，不但是不可了解而已，而且是無可享樂。意義固然找不着，連趣味也絲毫沒有的。我們活着時底三大問題「什麼？」「怎樣？」「爲什麼？」他一點不能解決牠們，他且無意於解決牠們了。他堅決地說：

『即使天上樂園的門爲我而開……我却仍然要說：一切都是假說，一切都是空的。』

他絕對肯定自我，但結果是自殺，表面上看來是矛盾的，但讀灰色馬的人必定能了解他心境底歷程，不致有什麼誤會吧！像佐治式的青年底悲哀原來就是我們底悲哀嚟！

愛與憎底糾紛是近代底普遍的悲劇，灰色馬也是一例。粗略地讀，似乎這書主人翁底心境，是憎勝於愛的，但細按下去，却並不然。佐治是蔑視一切的，孤矯地一個游行者。他只肯定一個我，以外都可以用馬鞭向他們眼部打去。打死了一個人正同打死一個白兔子是一樣的，爲國家社會底緣故而殺人和爲了自己底緣故而殺人也是一樣的。他說得好：

『我要怎麼做，我便怎麼做去。』

『因為沒有一個人來保護我，所以我必須保護我自己。因為我沒有什麼上帝，所以我便要
做我自己的上帝。』

書中佛尼埃臨死時的遺書上面說：

『我就是真理，就是大道，就是生命。』

表面上看，他蔑視一切，因為不愛一切底原故。他和佛尼埃二人底問答，表示得最為明顯：

『……一個人沒有愛能夠活在世上麼？』

『自然他能夠。』

『但是他的是怎麼樣活着的？是怎麼樣的？』

『你只是蔑視世界一切就是了。』

像他這樣獨來獨往於天地之間，遇着如火一般，如酒一般的生活，而終於被無聊的厭倦所侵襲，
以至於死。我們讀完了這書，怕還不信『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這句話嗎？愉快原只有
一剎那間底充實。『都是一陣火光，而現在連最後的青烟也消滅了。』

但讀了這書而僅僅感到如上邊所說，這未免可惜了。我們對於書中人，對於作者，應當有深一層的了解。如有人以為灰色馬是讚美殘暴的，我們可以不必談了；即有人以為書主人底心境是憎勝於愛，也仍然是「皮相之論」。佐治式的青年，似對於一切只知道有憎，不知有愛。而其實他潛在的愛根比那些「婦人之仁」的先生們要強大得不知多少。我敢斷說，他底憎只是愛底變形；他名說是為憎惡世界一切而死，骨子裏是為愛世界一切而死的。佐治與佛尼埃只是描寫一個人性格底兩重而決非兩個人。這一點凡讀這書的都應當覺得罷？佛尼埃臨死時有一句最明白的話！

『我心裏感得我沒有力量為愛之故而活着，我明白我能夠而且應該為愛之故而死。』
佐治臨命時，雖拒絕了愛，但他手鎗在手底時候，恐怕愛根還燃燒着在呢？我們聽他說：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我已知道愛——我母親溫和的愛情，我天真的愛一切人，我愛生命之樂。現在我却誰也不愛了，我不想愛，而我也不能愛了。』

這是何等淒然的話！他果真已不想愛嗎？恐怕未必呢！不能愛，是真的，不想愛是假的，絕愛是假而

又假的。佐治底死正和佛尼埃底死，表面上不同，實在是從一個模子印下的。他反對佛尼埃而他自己便又是一個佛尼埃。他雖不肯承認，但我們不妨冒昧地代他承認的。

讀者們如以為這是我底偏見嗎？那麼細讀幾遍灰色馬，就可以知道了。佐治是書中底英雄人物，不應當下淚的；但他底話反處處能使我们下淚。這是什麼原故呢？他雖說殺一個人如殺一個蟲一樣，但這純然是綺語罷了。看他殺了依梨娜底丈夫以後底感想：

『我相信殺人是可以的。但是我現在却憂悶着。我所殺的不僅是他，而愛情也被殺了。』

殺一個人終久不是殺一個蟲呵！這有什麼辦法呢！在理性上說，如我們懷疑那一切包孕我們的，到了極點，人與蟲原可以等量齊觀的；但在感情上，我們又如何能呢？強不能以為能，我們也能夠辦的，但心底緊張又如何消融呢？這顯然在我們能力之外了。佐治式的現代英雄也只是硬掙而硬挺着罷。他何嘗真心崇拜恐怖的生活，他只是被推挽着，不由自主的飄流而已。他說：

『我所有的生活都在衝突之中。沒有他，我便不能存活。』

『我是用了什麼名義出去殺人呢？祇是要流血，更多的血麼？』

流血確不是他底本心。他底根本信念和佛尼埃是一樣的，就是『世間底被救，不以刀而以愛。』以愛來救世界纔算是英雄，用手槍炸彈呢，已落入第二義了。不愛自然不憎，有所愛自然有所憎，故如佐治底極端的憎，背後必有極端的愛潛伏着在。這恐怕誰也不能否認的。只看他對於他底死友——費杜爾佛尼埃愛爾娜——底悲懷悽感，何等的沈痛，便可略見一斑。我讀灰色馬到了這種地方，不禁『我底眼睛因激動而潤濕了』。如佐治讀新聞紙時底光景。這種情感底滲過，潛伏在字裏行間，不是有整段文字可以引證的，但我試節錄一段。

『我對自己說道：沒有佛尼埃了。這句很簡明的，然而我不能相信他。我不相信他是真死了，我似乎覺得門上叩了一下，他安靜的跑了進來。』

這種懷舊傷逝之念是何等的真摯呀！『永遠是血，一直到了墳臺』是讚頌，是詛呪，應該有人能分辨罷？他何能嗚嗚地啜泣，像劇場上惡劣的旦角一般？他流泉底潛流如太平洋般的廣大，那裏肯一點一滴的向人間墮墮呢！我們不崇拜英雄，只崇拜平常人。處處不違人情正足形成他底偉大。灰色馬一書瀰漫了現代的精神，故書中的人物，當於超越象氣，而又不離平凡。這種表現底技術，

安得不令人驚訝呢？至於詞句底美妙，簡直如讀了一篇散文詩，但在這裏，又比較上是不很重要的屬性了。振鐸底譯文，忠實而明快，是能推廣這書底傳布，而無損於牠底聲價的。這也是我敢確信的。

上邊的話是我說明灰色馬的，下邊的話則是我讀後底感想。像佐治這樣人，他底感情和理性兩方面激烈猛進，同時達到了牠們底最高潮，所以形成他心靈上一種極大的激擾。我們看他：

「接吻罷，不要思想了；」但他底疑問不但沒有減少，反比誰都多些。

「你不愛一個人，連你自己也不愛；」但他愛他自己，愛他底友人，甚至於聽到兔子底哀號，心裏都會覺得不自在。他是恐怖黨底執行委員；但他看一切主義底信仰，祇是可笑的，他並不知道他做事底意義；但他又非做不可。

他呢，詛流血；但他專幹流血底事體。

他積極地肯定自我；但他結果是自殺。

「我飲我底酒，並不滲淡他；」但他底酒味似乎比滲過水的還要淡薄，他自己把酒杯敲碎

了

他是一個實行家；但他底幻想沈思正如一個 Day dreamer。

一言以蔽之，我們要了解佐治底性格，第一個主要觀念就是「矛盾」。他無時無地不在這漩渦的激擾之中。依 Psycho-analysis 看來，他簡直是有兩重人格底存在。Gourmont 在他底盧森堡之一夜裏面說：「事事都是矛盾的，我也不願再講了。」這和灰色馬中所謂「接吻罷，不要思想了。」正是同一的意思。爲什麼不要想，不要講呢？因爲想不出，講不通底原故；我這樣率然的回答。但他們偏要找想不出的去想，找講不通的去講。這又是一種新的矛盾了。總之，我們張着眼睛去窺探包孕者我們的世界一切，看不見諧和，看不見系統，只看見一團一團，一片一片的糾纏着；衝突着的憧憧然的怪東西，我們有求知識的欲念，而且有求知識諧和底欲念；但終於陷入矛盾的泥中，況且，不但包孕着我們的已無諧和底可能；即我們自己也是大怪物中底一個小怪物。我們不但不知道一切而已，即最密接的「自我」所知的亦是最少。這實在不能使我們再忍耐下去！一切是謊猶有可說，連我自己也是一個謊則當然是不可堪的。矛盾即存在「我」底中間，欲免除矛盾

盾，惟有否認「我」。至於肯定自我的人，只有讓這種狀況與我們相終始的一法，絕對的不講，絕對的不想，把第一義的生活之路上貼上一張「此路不通」底條子，而勉力企圖第二義生活底充實。

我們已經大大地讓步了，而狀況底不佳依然如故。所謂第一義與第二義底區別，即是「什麼」爲什麼「與」怎樣「底區別」。從第一防線退守第二防線，在我們底損失已是極大，可是守得與否却還是問題。我前幾天做了一個夢，夢兒初醒，迷迷糊糊地想着：我們對於生活只有三個態度。如生活是順着我們的，那麼我們便享樂牠；如生活是逆着我們的，那麼我們便毀壞牠；如享樂不得，毀壞不了的時候，那麼我們便撇開牠。當時自己覺得這種見解頗是明通，但醒清楚了一想，覺得話雖好聽，總不免是夢話。天下有這般簡單的事情，有這般簡單的我嗎？對於生活，有這般單純的愛與憎麼？火燒了眉毛，你能夠撇開嗎？少艾的女郎張着臂膊，你能夠撇開嗎？既然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會有的，那麼這不是夢話是什麼呢？

我們生活底痼疾是不可救藥的了！人人都呻吟着，嫌惡他自己藥方底無效，總想搶別個病人底藥方來瞧一下，以爲中間有何等的靈丹妙劑呢。但等到藥方拿到手裏，或者竟把他藥碗搶

來喝了，方纔知道這正是一個大夫開的方子，不但藥名相同，而且分量還是一般的呢！又有一種病人，當大夫來瞧的時候，聽見他闖闖地走進來，心中有十二分的期待和一種渺茫的欣悅。他底病實在已是沒救的了，醫生那裏還給什麼藥呢，實在給的，只是一杯牛乳，但迷惘的他喝了幾口牛乳，以為這是一杯良藥，載着再生人間底希望來哩！這不是可憐而可歎嗎？莫笑！莫笑！這就是我們！這就是我！

我們要了解書中人佐治底身世，第二個主要的觀念就是「沒奈何」。我看他實在把一切的藥餌都給吃了；但結果還不免自殺。你說「肯定自我」罷，他是惟一的肯定自我的人。你說「熱烈的肉愛」罷，他抱着愛爾娜，又吻着依梨娜呢；你說「火一般的生活」罷，他是俄羅斯恐怖黨底執行委員，殺人如殺衫上一個蠅子，說「玄冥的沐浴」罷，他對於萬有一切底了解，比我們底哲學專家還要深刻得多。我們所有底藥方，在他口袋中都一張一張的疊着，可是終久無補於他；既然這樣，那裏還能有補於我們！我們平常總以為「實行」可以排除我們底煩憂，可以作飄飄然的我們底藥石，但讀了灰色馬之後，不覺廢然而返，深信佐治所謂「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這句

口號底十分痛快。他底死人以為是英雄的，我獨以為是平常的。或者在平常底心目中，把英雄平常化了嗎？這也不可。但我却覺得像他這樣革命英雄底心境，離我們底却是最近。他也是不能不死方纔去死的，並非對於死有什麼愛悅。（自然也沒有什麼畏怯）也非對於生有何等憎惡。（以愛底失却而憎，憎不是他本來的面目）對於「生死」底趣味，最好讓他自己說。他在獄中待死的時候說道：

「死似乎是不必要，所以是不可能的，甚至於想到我是爲了這個原故而死時，也並不覺得快樂，驕傲。我所感到的，是異樣的淡漠。我不想生，但也並不想死……我問我自己道：「我害怕不害怕呢？」我的回答是：我不害怕。我沒有恐怖——我祇有淡漠。」

他不信仰他底事業，所以不覺得死底榮耀；他不愛他底生命，所以不覺得死底恐怖；他對於死也是和我們一樣，知道得最少，所以也並不想死。於此可見他臨了的自殺，真是沒奈何，真是不得已而爲之的。故無論我們說他懼怯也罷，說他勇敢也罷，都未必有當於他底心。在他心中，勇和怯是沒有意義的兩個字。要活着便活着，不要活着便別活着。何所謂勇？何所謂怯呢？

現在我要綜合地說明灰色馬中間底一段人生悲劇，不能不提到我底第三個主要觀念。這便是毀滅。毀滅在這裏有兩個解釋：(1)生命底變化。(2)靈智底閉塞。讓我先唱第一段：

「生命之力是鏃鋒內向的一枝箭，深埋在嬰兒底心裏。當你最初覺到牠在那邊生長，你已黯然內傷了。當你錯認牠底生長爲你底驕傲；你底血已涓涓地開始長流了。當你忘記了驕傲而體會到偉大；那麼，你底劍已快穿了，你底血已快乾了。當你并忘了偉大，找着了那個「平凡」啊，這枝生命箭驟洞了你底心胸，黃土縻着猶沸騰的一堆血。」烈烈燒着的煤炭，一旦熄了。紅的，饑，青的煙，都已上升了，都已遠人間了。不知那一年上，偶然有一天，街燈黃的時候，有柔曼的么弦，悽咬的橫笛，無意中唱出了你。「好陌生的名字，」聽的人都怪詫異了。咳！應該被忘却的你啊！

「在生命之流中，前波是被後波跨過的。但前波有更前的波在牠底前，後波有更後的波在牠底後，所以大家都是安然地過去，認爲平常而必要的事，沒有驕傲，也沒有羞恥。這麼樣——到永遠！故超越是我們底名字，被超越也是我們底名字。在我們應當走的時候，我們定要快快的走。我們不願擠住後面兄弟們底路。大家走，大家向前走，大家向着毀滅走。這裏有生命底光輝，正照

耀在我們底前路。毀滅是永久的動，是生命底重新。我們底眼光很短，牠匆匆地跑過去，所以很像一匹灰色馬；但上面人底名字不一定叫做死。」

這兩節歪詩（或者不成爲詩）多少能把我的意思說出一點。生命不但是向着毀滅，而且也是應當向着毀滅去的。生命力愈偉大的人便離毀滅愈近。書中的佐治底結局，正可以如是解釋。我決不承認他底一生所走的是條歧路，這正是向着毀滅去的一條康莊大道。跑得快的人，便愈到的早；這是自然之理。若因他跑得太快，連影兒都看不見了；在後面的人，硬說他是摔死了，或說他是掉在溝裏去了。這種僭越的憂慮，替古人擔憂，在我們看去實未免太癡。況且，誰能停着脚步不走的？大家不是一樣嗎？所以我心中底問題，不是什麼「歸宿」（有歸宿或者沒有都不成問題）只是在路上的問題。這倒是容易解決的。讓我再唱第二段：

「我父親有把兩刃的尖刀，帶着古舊的鞘。說他是死在這上面的；這句話好久了，所以我也很少知道。」

「十二三歲了，母親讓我佩這刀，還帶着古舊的鞘，你佩着牠，記念你父親。你可千萬別學你

父親把刀拔出了鞘。要割破手呢，痛的呢！記着孩子。你千萬別把刀拔出了鞘。你父親底血流過在這上面的，你母親底淚流過在這上面的；你千萬別學我們底樣子！——可是，我知道，這把兩刃的尖刀終久要流我孩子底血，流你妻底眼淚的。咳！這運命！——去罷，孩子！好好的去！你盡你的一生佩着牠，記念你父親。他是死在這個上面的……

「嗚咽而出的話語，好似輕碎的秋風微嘯。」帶着這樣破爛的鞘，鄰家底孩子要笑話的，「他堅決地自語。從來沒見過刀有兩刃的，倒要抽牠出來瞧……刀從此出了鞘，摔蕩摔蕩，掛上孩子底腰。」

「青綠的苔痕，黃赤的銹痕（漬過血底痕罷？）光光的一把兩刃尖刀。鄰家孩子要木刀底時光，我必定高高舉起了牠，像戲台上好漢底樣子，喊道：「嚇！」在這裏，我覺得驕傲。」

「十四五歲，十七八歲了，我底血快要滿了。苔痕也盡掃銹痕也潛消，光光的一把兩刃尖刀。半新不舊，好沒樣子的！在水邊的石上，磨洗下了，這有多們好。」

「清泉白石之間，二十歲的年少自磨他底寶刀。行路的人都誇道：「好把刀！好得來活像一

汪靜止的秋水，森森地迸出青白的寒光。這怕道不好嗎？自然好。「好好！」大家都說。在這裏，我覺得驕傲。

「光光的！一把兩刃尖刀，摔摔蕩蕩上了我底腰。有人問「韜呢？」我笑笑，「向來是沒有的。」
「你小心些！」小心什麼！我從小就佩着，我要佩到老。」誰還記得當年會有過這麼一個古舊的韜！
母親嗚咽着的話語呢，更如燭一般的散了。

「少年人，你刀那裏來的？」
「父親底。」
「誰給的？」
「母親的。」
「原來做什麼用的？」
「我知道嗎？」
「現在你怎樣用呢？」
「我要見仇人底血！」
「誰？」
「那一切……」
「他們就此嚇跑了。在那裏，我覺得驕傲。」

「微霜下凝的晚秋之夜，衰草是白的，圓月也是白的。秋蟲似耳語底啾唧，秋風似女人新衣底悉窣，越覺得淒清殺的寂，越覺得黯淡極的默。大大的北方平原，小小的一個僵冷久的青年屍體，上面有燦爛的羣星，曇着眼，玄澁的碧天板着臉，心窩裏插着一把刀，血從縫裏滲出來。朦朧的

月下，却分明地看得出這是一把兩刃的尖刀。刃邊各刻着兩個字：一面是「理智」，一面是「情感」。中間更有一行密字，寫道：「撇了我罷，少年人！」

簡單地說，靈明即是人生苦難底根源，懷疑和厭倦都從此發生。在路上的我們本可以安然走着的，快快活活走着的（生物界大都如此），只因我們多有了靈明，既瞻前，又顧後，既問着，又答着；這樣，以致於生命和趣味游離，悲啼掩住了笑，一切徧染上灰色。如我們能實行灰色馬中依梨娜發的口令：「接吻罷，不要思想了！」大家如綠草般的生活着，春天生了，秋天死了，一概由他。這是何等的幸運呢！可惜，這種綺語徒勞我們底理想，我們還是宛轉呻吟以至於死。

「如你們初次在路上，你們應該高唱愚底戀歌；如你們徬徨於中道，你們應該高唱死底戀歌。」這是我讀灰色馬譯本之後，心靈中迸射出來的星火。

一九二三，七，一，俞平伯。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民國二十二年 國難後第一版

(二九三五)

文學研究會叢書 灰色馬

PALE HORSE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俄國 V. Ropsin

譯者 鄭振鐸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本書及對者見條審)

